



Booth Tarkington 原著  
大華烈士譯

十  
七  
歲



1935

No. 326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一九三四，十，五 付排  
一九三五，一，五 初版

1——2000



每册大洋一元

---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審字八一六號

87457  
8753  
24

目次

著者照像

趙家璧：前記

林語堂：序文

譯者引言

一 威廉

二 佳人不相識

三 痛苦的年齡

四 老詹和吉利

五 白鐵鍋裏的憂愁

六 野蠻行爲

七 白老先生的禮服

八 貞兒

九 小妹妹有大耳朵

十 梅老先生與戀愛

十一 眞友誼開始了

十二 病徵之進展

國家圖書館



001673909

十三 茶會饗嘉賓

廿二 預料種種

十四 光陰真如白駒過隙

廿三 爲人父者善忘

十五 統計學與戀愛

廿四 人憑衣貴

十六 淋雨

廿五 青年人與梅先生

十七 貞兒的理論

廿六 卜小姐

十八 肥大粗俗的蠢物

廿七 棄我如遺

十九 我不知道怎麼的

廿八 賀家小如娘

二十 賀敦

廿九 別忘了！

廿一 小情人

三十 將來的新娘



Booth Tarkington,  
布斯·達肯頓1869—

## 達肯頓

在美國的幽默作家中，布斯·達肯頓是主要的一員。他曾兩次得普立芝獎金，作風近似馬克吐溫，和胡威爾斯。生於一八六九年七月廿九日，在印第安那州。幼童時代，神經曾受損傷，到十歲後才逐漸復原。在學校裏念書的時光，因為有一張畫被生活週刊（Life）錄取刊出，他就決心做畫家，可是繼續投去的三十一幅畫稿，沒有一幅不退回，他便回頭改寫小說。第一部處女發表的是蒲敢爾先生（Monsiere Beaucaire），第一本書印成的是從印第安那那來的紳士（The Gentle man from Indiana）。這二部書出版後，布斯達肯頓的名譽即刻跟了每部書的問世而繼續增加。他一共寫過二十多部小說，十五六部劇本，其中阿麗思亞達（Alice Adam），是他生平最成功的作品。十七歲（Seventeen）和摩登伽女（The Flirt）同樣都是他重要的代表作。（摩登伽女已由大華烈士譯出）可惜從一九一七年以後，達肯頓的目力，忽然減退，到一九三〇年，已全部成盲。現在雖然已醫治得可以辨別色彩和形狀，醫生也說他的目光或許有恢復的一天，可是從一九三〇年以後，他豐富的創作生活，已無形結束了。達肯頓的作品，在美國，已成家傳戶誦之讀物，我們中國確沒有人翻譯過他的著作。大華烈士的譯品是值得介紹的。

## 序

大華烈士囑我爲他所譯的十七歲作序，這當然是躲不得的。因爲躲不得，故亦不推辭。達肯頓書，我通共讀過一本，就是 Young Mrs. Greeley，此外只有雜誌上偶讀其短篇小說而已。我所讀一本倒是令人不得不一氣讀完的一本中篇小說，描寫一公司職員的俗婦，偶然被邀入上流文雅家庭所鬧出的笑話，文字又尖利，又滑稽，又含有大道理，誠足爲勢利儇夫俗子及暴富家庭之婦女之戒。達肯頓的小說。總是如此的，有幽默，有結構；結構的縝密，劇情之緊張，事態之變化，乃其所長。故氏甚足代表現代美國小說家普通之技巧，此種技巧，是值得研究的，因爲他的水平線比中國小說的技巧高，猶如西洋戲劇之技巧，亦比中國戲劇之技巧高一樣。

現僅依我所知關於此作家的事實談談。他的著作，自一九〇〇至一九三〇有廿五種以上，內中有兩部曾得普立芝獎金。一部分是專描寫青年男女的生活，Penrod及『十七歲』便



是屬這類。有的是專描寫作者本省印第安那之風土民情的（Penrod亦可算在內）。有的是描寫城市實業生活，如 The Magnificent Ambersons, The Turmoil, The Midlander。通常公認為氏的傑作的是 Alice Adams。

此公很妙。他原不想做作家，而想做畫家。他曾有一張圖畫，投寄『生活』（美國幽默雜誌），發表以後，以為從此得出人頭地了。殊不知以後連投三十一張畫片，都被退還，因此他不得不棄畫就文，但在八年中，他投稿的成績，共得廿二元五角。後來到 Monsieur Beauclaire 在 McClure's 雜誌發表，才見稱於世。但他總是一直寫作，早晨工作，平均每天有一千四字，修改前日之稿還在外。下午就是遊船，晚上看電影，或打牌，電影越壞，他越覺得舒適。晚上總是一時才就寢。後來眼睛壞了，試用各種眼鏡都不行，到了一時期，全然瞎眼，後來施行手術，始略恢復，形色都可模糊看見。他的書脫稿修改之後，就不敢再看，因為他不敢看，一看又覺得那句又須修改，那段又須重寫了。他說『我看我自己新出的書，未有不頭痛者。』

他在寫過很成功的戲劇，但不自認為戲劇家。他不喜歡香豔肉感的戲。他說凡香豔肉感的戲『都帶了巴黎意味，但是法國人做來比我們細膩丰韻的多。我們的戲太板，太粗，而太

露。』他佩服的還是法國人的作風及精神。

大華烈士下願專工譯譯達氏之著作。有什麼理由？我也不問。我所知道的是他『心誠好之』，心誠好之便是最大最充分的理由，『心誠好之』是一切學問的基礎，讀書的法門，做事的寶訣，記憶力之來源，有恆心之保障，是一切成功之祕密及一切事業之報酬。就是栽花養鳥圍棋鬥草亦必樂此不疲，始有成就，何況其他。若自己无癖，人云亦云，是爲他人而譯書，非爲自己而譯書。爲自己而譯書者吉，爲他人而譯書者滅，爲自己而譯書者王，爲他人而譯書者匠。

民國廿三年十二月六日龍溪林語堂序。

林語堂序

## 引言

布斯·達肯頓，Booth Tarkington 係美國當代最著名的文學家之一。其作品小說多有描寫兒童之心理，性情，與行爲者。作風別饒一格，布局過密有趣，語意詭奇滑稽，幽默濃厚，讀之靡不令人心曠神怡，忍俊不禁。其名著多種久已風行海外，惜尙未見有介紹于吾國者，此讀者之不幸亦文壇之憾事也。

達氏佳作，余最所酷愛。「十七歲」一書，主題爲一年方十七歲的少年之愛戀史，刻畫入神，趣味特甚，尤爲余所欣賞者。適從書笥檢出此書，文興竟被引起，因順此衝動，抽暇埋頭譯之，以爲讀者諸君作一小貢獻。

然而翻譯工作已難，翻譯小說尤難，而翻譯此項幽默作品更難之又難。何則？以其充滿地方性——土話，俗語，習俗等，比別種著作爲尤多故。若必求每字每句每名辭悉照原文直

譯，則有時簡直無能下筆，即強而爲之，亦多失去原有之幽默感；如是既乏趣味而絕對不令人發笑，而且着着令讀者——尤其不識外國文字風俗習慣者——有莫名其妙之苦。吾今之作，固高懸「信，雅，達」三字爲理想的標準，而在多處乃不能不運用文筆思想稍爲改作或有增減以適應環境，庶使原文幽默神妙之點，雖不可以言傳，要亦得而意會，是故謂此爲 *Adaptation* 之作比之邊譯較爲確實也。

譯者

## 一 威廉

白威廉走到華盛街和中街交界的街角上一間賣冰點小吃的舖子面前，停住了腳，獨自沈吟了一會兒。那時，他內部發生了一條嚴重的問題，滿意先解決了那問題然後進去舖子裏。他要先行決定吃那一款東西，免至進去之後又要受那小夥計的奚落——「喂，你究竟要甚麼？立定主意說呀！」這種無禮的待遇，實在是容易接受的，尤其是當着女子和婦人的面前。雖則是白威廉從前也受過這樣的氣不少次了，不過到他現在的年紀，再也不能忍受了。所以爲先事預防計，他咬實牙根決定了要一份「巧格立和楊梅果混合的冰淇淋蘇打水」，然後挺着胸膛大踏步走到那賣冰點的櫃檯前面。咦！這一款冰凍甜香的東西，甫經吸食，確有適口充腸之功和止渴生津之妙，而尤其是有充分的刺激性。像他那時已被激動的胃口，又何必難再吃其半打！他一邊津津有味地受用之下，一邊自思自想——「反正是已經來了，又何妨多吃一杯？喂！再來一個，同樣的。」

出到街上，袋子裏不名一錢了。他回頭瞧了那冰點舖的玻璃門窗一眼，再回過臉來，看

着大街上一來一往的人衆，心裏着實感覺有無限的舒服和痛快，臉上也洋洋然現出得意有趣之色。他恍惚是站在巍峨高處俯視人寰，而却給予世界以一種神祕的笑柄，——因爲白威廉今天正是十七歲壽辰，他已經學會在外貌上怎樣表示自己是一個洞達人情世故的人，而且知得所有他不相識的人和大半曾相識者，其身份之高，衣服之美，和才識之優都比不上他自己。

他在那街角上踟躕了一會兒，從容得很，閒逸得很。其實，當這盛夏天氣，長日炎炎，真不易過，因爲他並無重要的職業和工作，除非是偶然間拿起一本幾何學來研究一下，（預備秋季復業）這也許算是重要的工作吧。但這也在可疑之列，因爲每日下午他都是躺在家裏陰涼的走廊上睡其午覺，那本幾何學却常歪插在手裏。所以在那一天，過了中午的時候，反正是沒事可做，他就懶懶散散地站在那冰點舖子門前看着那個中等村鎮——他生于斯長于斯的家鄉——之諸色人等來來往往。

過往的人，各有事情，對於他都不理會。只有一種人見了他時都注意的，就是那些黑種人。因爲白威廉是日所繫的領帶彩色斑斕，他所戴的帽子又奇光奪目；黑人顧而樂之，不勝羨慕之至。倘若他在夜間走入黑人的居住區內，真不敢保險了。他的帽子，雖然沒有人能夠

說出那顏色究竟是藍的或是青的，而帽的顏色比帽的樣子還是健全些，因為他頭上所戴着的帽子，實是不堪入目——污黑，破歪，陳舊，好像是一座火山爆烈後的小模型，——其上尖頂已去，其下灰石亂滾。他每天不過是隨隨便便的循例戴出戴入而已。其餘，他全身的服裝，款式是不新不舊——中立的，材料是質樸不奢的，大體上沒有甚麼特異之處，不過在細微的地方仍有一兩點慢不經心的缺憾。他的軟領有一角是扣在鈕子上；有一角却飛在外邊，但仍掛着一條絲線表示從前鈕子曾駐節是處。他的漆皮鞋呢，光華已去，想久已欠些擦刷工夫。至于他首如飛蓬，髮長而亂，確要去光顧理髮匠一次以資整理無疑。論及他的下頷，間中有一兩根短鬚，獨立挺生于其間，似乎兼要括括臉。他覺得已是上了年紀的人了，逆料于思于思應該出現，因之不自禁地不時把手指尖在臉上或下頷間磨擦磨擦，偶然間也發現一兩莖突起的鬚根。

如此如此，他沈醉于逸樂的冥想中，心中樂趣無窮，好像是已經忘却了那熙熙攘攘的大道。



## 二 佳人不相識

他正在出神的時候，忽然有一位素所認識的人向他招呼一聲。那人年紀，舉動，和服裝與他都差不上下。

此人走到威廉側邊喊一聲：「喂，小傻子！有甚麼新聞？」

威廉聽了，不特很不高興，而且縐眉蹙額着實覺得這人討厭。這是不爲無因的，原來他的綽號「小傻子」，是一班少小無猜的朋友們自幼兒便給他恭上的徽號。但他最不喜歡人以此不雅的綽號呼他，尤其是在公衆地方；他却頂願意人叫他做「老白」。可是這時他又不容易直接表示怨恨，因爲此人——華約翰——並不是有意侮辱，不過人云亦云隨着習慣呼他一聲罷了。

「不知道！」威廉冷貌冷聲的回答。

「這年頭兒很無聊，對不對？」華君迎頭便碰了一釘，覺得有些沮喪。「我却聽得梅寶  
釵小姐昨日回到村裏來了。」

「管她回來吧！」威廉答語仍是嚴厲難堪。

「他們說，她帶了一位女朋友回家探她呢。」約翰說話漸入于秘密告訴的聲音。「他們說她是一位很漂亮的美人兒而且……」

「管她漂亮不漂亮！」令人失意的威廉打斷了他的話頭。「對於我嗎，一點兒都不相干。」

「是嗎？不相干嗎？您真的不愛美人兒嗎？」

「是的，一點不錯！」這又是一盆冷水澆在他的背上，威廉毫無心肝地斥駁。「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可愛的姑娘。」

「真的嗎？」約翰聽了這嚴重的宣言，受了打擊，再問一聲：「真的嗎？」

「不錯，千真萬確的，任她們都死了，看我理會不！」

華約翰登時受了很深刻的印象。「真稀奇得很，我一向不曉得您對於她們是覺得這麼樣的。小傻子！我常時還以為您是……」

「不錯！我對於她們確是覺得這樣的」，白威廉說。「而且再他受了那不妥當的綽號的激氣，即轉身便走，回過頭來又說：『如果您喜歡，可以去替我告訴她們罷。』他傲然昂首直在

街上走去，空留下華約翰莫名其妙的在街角上沈吟思索這一宗向所未聞的憎惡女子的公案。

絞盡他的腦汁，他總想不出白威廉對於一般「女子」之所以說了如此兇狠的話，原是因爲不喜歡人家在公衆地方叫他做「小傻子」，却又不曉得怎樣正式抗議，故只有一聞此侵犯他的人無論提出甚麼題目來說話，即便迎面痛駁，以稍舒心頭之恨。但湊巧這一位被痛駁的華約翰却句句信以爲真話，反惹起其熱烈的興味。他不特不覺得受了侮辱，而且決定這又是一段好新聞，確值得廣事宣傳一下，尤其是在那小傻子所缺乏同情的女性當中。

其時，威廉已行到市上之「住宅區」內了。過不了一會兒，他的怨氣怒火已全消散了。此時他的舉動真是隨心所欲，行止則隨意所之；他用他的兩肩表示他遊手好閑的樣子，這正是他想過路人等看見的。因爲在這時期他對於一般路人的心理是變態的，尤其是對於異性者。

那時適有一位女郎才于行人路上，離他的家約有百碼。他遠遠就望見了。時，街上樹蔭幢幢，人影寂寂，路上行人除了他倆之外，再沒有第三者。他倆又同在一邊的行人路上走，因此不得不碰頭，打個照面。這是兩人頭一次的相見。在遠遠的地方。他早已知道自己並不認識她，因爲在全村中穿得如此漂亮衣服的姑娘們，他沒有一個不認識的。愈走愈接近了，他眼見這位女郎真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在他所認識的女郎中竟沒有一

位可比得上她的消魂蕩魄的美。除了這神祕的感覺之外，他眼前所見的形像真是萬分活潑而嫵媚，好像是一個小孩子見了一隻純白的小貓一般，因為那女郎在外觀上，雖然裝着些穩重自持的假面具，而其風流瀟灑的體態，仍然表示一種天真爛漫酷好嬉戲的氣概。這時兩人更為相近了，她却低頭看着抱在她右腋下的一件東西——一隻小狗，其毛如綿，頸繫紅帶。那畜生舒舒服服地臥在她的手上，如醉如癡，並不知自己的豔福。牠正在半醒半睡之間。

威廉還未看見那小狗，因為一見了那美貌如仙的佳人，他的心——他的血和肉構成的心——即時開始加工動作了。如果年長的人，在平時覺得心房有此狀態，非即請醫生來診視不可。這是很明顯的解剖學的真理！不特此也，他臉上的顏色又忽然變了——乍紅乍熱。他的呼吸忽然短促欲斷，而肚中的隔膜好像是受了特殊的壓迫。

過一會，他不能說出佳人左手上所攜着的小傘子是甚麼顏色的，但當相距更近之際，忽然覺得紅霞飛散，籠罩着四圍屋宇，一剎那間全世界似乎變成嬌豔絕倫的粉紅色。在這濃豔的紅光之下，佳人低垂雙眸，若有所思，雖然兩人相隔僅有數碼，而伊對於威廉却顯出毫不理會的樣子。但是威廉心裏明知她定必舉頭看看，兩人四道眼光定必交射一次的。他于是急忙努力預備一下——把頭頸奇奇怪怪地縮了一縮，向軟頰四圍磨擦一下；這樣他即時自然而

然地覺得舒服了好些，外貌更顯出一種漠然不理的大丈夫氣概。然而他覺自己的努力終歸失敗；他的不安甯的狀態是不能自己的，不可支持的，只可遠觀而不能近觀的。迨至危機一到，當佳人的黑色睫毛慢慢向上之際，便覺得一種「烟士披里純」有如靈光忽然閃發出來。他的口似乎是半張半閉，及至果然四目交投，兩相矚視，他把三隻指放在唇邊。在這樣打呵欠之中，他喉裏發出微聲，所以證明她確已惹起他的驚訝。

「哦，哼！」他喉管發聲。

一剎那間，她眼睛的深藍光，愈爲明亮——如同藍色的美玉所製而性極溫柔的箭，枝枝攢透了他的心房——然後她的兩泓秋水乃舍此默然無語的會面而他顧。登在粉白鞋上的兩隻小腳兒繼續帶她前行——離開了他，而威廉一雙毫無光彩的鞋也自趨着相反的方向遊行去了。他在慘痛的躊躇中終不得不隨着走。但適當兩人傍身而過之際，她的面並不向着他，而她的口却發聲——喁喁細語，如怨如訴；威廉字字得聞。

「飛立，你醒過來吧！」她的聲喃喃然，宛似慈母對嬰兒說話牙牙學語一樣。「這麼樣不理不睬我！」

威廉的雙脚和呼吸，霎時之間，像患了癱瘓病一般，都停止了。那時，他以爲佳人是對

着他說話，然而再看真一些，他方纔看見長毛的狗頭在她的臂下無精打彩的擺動，與她行路的動作，搖搖拽拽，同其節拍。他然後恍然明白佳人剛才對着說話的温温君子，却原來是小狗飛立而並非白威廉也。然而——然而她意中究竟是暗指他本人而言嗎？

他的呼吸回過來了，——雖然仍未能即時照常工作。他立定了，在她後面瞪目監視着。那紅豔奪目的小傘子漸漸走過樹影幢幢的街上；太陽的光綫不時穿過楓樹枝葉而射在傘上；而那毛白如綿的小狗頭仍隱約可觀，在薄袖之一搖一擺，若合音節。佳人意中究竟是暗指威廉之不理不睬她嗎？她究竟是對着他說話嗎？

他在後面跟着芳踪走了兩步兒，忽然覺得一陣悶死人似地害臊起來，這一念之差竟阻止他前進。他恐怕佳人回頭一顧便看出他的舉動，即連羞帶怯的回身大踏步走到自己宅前，方敢回頭一看。及至舉目遠矚之時，則佳人形影已逸，分明是轉過街角去了。然而那時街上並不似十分空洞；餘香尚在，熱度猶高，竊竊紅光還隱約留存于空氣中。威廉把一肘放在宅前草地的木門柱上，以手托腮，注視那不認識的佳人所走的方向。他的靈魂兒正在那裏戰戰兢兢的顫動。她勾魂攝魄的本領真大啊！

「不理不睬我！」他喃喃自語，仿效佳人的說話，也覺得受了自己的柔聲之感動。「不

理不睬我！」哼，這正是他所要她感着的——卽感覺到他的白威廉，乃是一個冷情感而無心肝且漠不關心不理不睬的男子漢。這也是他所要一切女郎感覺着的。不特此也，兼且「謔而又虐」哩！這句話不是沒來歷的。原來有一天，梅寶釵小姐偶然對威廉說左布烈那斷冷語諷刺真是「謔而又虐」啊。他聽了，妒心頓起。就在那一點鐘工夫之內，他用盡千方百計欲令梅寶釵覺得他比左布烈「謔而又虐」得更厲害，但這大努力的結果終歸失敗，因為威廉完全不懂得這不過是梅寶釵的一條小計——借威廉的耳朵及口舌以傳那句話給布烈聽而已。這本來是女性所慣用的計策，並非罕見。她希望威廉聽了這句評語，行將搬弄是非傳述與布烈；布烈聽了，自然心覺不安且感奇異，定必回到她那裏叩問其意義——他一來，便中計了。

「這麼樣不理不睬我！」威廉連續自言自語，斜身靠在門柱，如在夢中。「不理不睬我！」他柔聲細氣地極力模仿，想揣摩着那不相識的佳人那種啾啾細語的神氣。「不理不睬我！」那甜密迷魂的話，若有意若無意，似有情似無情；他學了又學，說了又說，頓覺昏昏迷迷如醉如癡。腦海中朦朦朧朧之間，突然湧出許多很美的幻像。像中最不模糊的就是他自己——身騎駿馬馳騁于大道上，突見有汽車飛馳而過，險些將佳人的白毛小狗輾斃于車輪底下。他卽策馬上前救回一條狗命。既將那小畜生安然送回佳人之後，他自己却仍高據鞍上，

泰然漠然；而那久經訓練純熟的駿馬，前蹄飛起空中，預備走路。佳人即高聲叫道：「但是，我可以再會您，那時再爲正式多謝嗎？」他高仰下頷五嶽朝天的回答道：「改天吧——也許。」

于是馬蹄得得，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佳人空留塵土間！



### 三 痛苦的年齡

「威——兒啊！」

這尖銳的聲，醜厲刺耳，大異于剛才路上所聞之喃喃柔聲，忽然把他的幻像打斷了，衝散了。貞兒——他的十歲大的小妹妹——站在前門的廊子上，大門在她身後開着。她手上拿着一塊黃油麵包，上面滿塗蘋果醬和白糖粉。這美味的點心還留下一些標本在她的小頰上，這醜態真令她的哥哥厭惡之極。

「威——兒啊！」她又在高聲大叫了。「看啊！真好東西！」爲注重那「好」字起見她還做出一個很粗俗的姿勢，把手掌在身前——她以爲是肚子所在之處——拍了兩下。「有一塊麵包是給你的，擱在餐室桌子上哩。」她歡歡喜喜地告訴哥哥這好消息。

生氣了，他對小妹妹一言不發。走進屋裏，直入餐室，取了她剛才所說的那塊麵包在手，但在貞兒面前他却負氣不肯吃。那時，那時，他的神氣正達到巍峨高傲不可一世之慨，雖然他的身或心並沒有甚麼拒絕任何食品的條件，而此時的貞兒却是一個討厭不堪的東西。

他把那塊點心一直拿到自己臥室裏，關上了門，坐在椅子上，細細咀嚼。一邊吃，剛才迷迷糊糊的癡態又發作，而且愈來愈緊張。

「哦，那眼睛兒啊！」他潛聲自語，自在冷靜的孤獨中與塵世隔絕了。「哦，那藍色的秋波啊！」

梳粧檯上的鏡子正反射他自己的眼兒——也是藍色的。他注視鏡裏藍色的眼兒和自己全身的形象，一邊仍津津有味地領略那黃油麵包和蘋果醬和白糖粉的滋味。他看着自己吃東西，對着鏡子繼續作癡迷態直至那黃油麵包和蘋果醬和白糖粉全部消滅了。食畢，站起來，他移步到粧檯前，因得更大的機會對着鏡子仔細研究一翻自己的容貌。

他極力表現一種抵抗的形態，同時又做出高傲華貴之姿勢，以示拒絕一切不歡迎的注意。他那時正在扮演一齣「不理不睬」的小劇無疑。其他表情的劇尙層出不窮哩。但劇情殊乏倫次；若有人焉，竊窺其側，想必必要費盡心思以推考各劇之意義和綫索了。然而其中有一齣却是很容易明白的。於時，他的容貌忽然表現一種愛惜而悔恨的樣子。轉過身來背着鏡子，他緩步挨到一張椅子之前，伸出右臂成一特殊形狀，在椅背上約十吋之空氣中用右手輕輕撫摩，口裏喁喁柔聲說：「小姑娘啊！我一向還不領會您是有心的。」

這劇至此忽然閉了幕，他復回到鏡子之前又下了一翻考究工夫，嚴嚴肅肅地點點頭，唇邊吐出這一句：「真傢伙！真的傢伙居然光臨了。」他的意中是指——戀愛，真的愛情，經過了無數冒牌者之妄撞，居然光臨到他的心中了。一邊轉過身來，他一邊又喃喃自語，「哈，甚至連她的芳名也不識得。」

這分明是一個嚴重的思想繼續佔據他的腦府，因為他在斗室之中踱來踱去，眉顰額蹙。良久良久，忽然之間，他眉飛色舞，眼放喜光。他走到窗子下的書案前端坐了，即忙開始從事于發表他的人格之工作——雖然費了不少的工力——卒之製成一首自己毫不懷疑其是詩的詩。

他費了三刻鐘的工夫才完成那工作，連「重抄，和推敲，和潤飾」在內。他嚴嚴肅肅地呻一口氣，然後三翻五次的吟哦起來，不禁自覺天才之突現為可驚可異。他一向的確未曾夢想過自己會作得這樣的詩：

我的愛人

她的芳名我未識！

雖不相識又何妨？

玫瑰開于黃昏後；

百靈天際任翱翔；（百靈鳥名）

美樂之音塞蒼冥；

宇宙無情實有情。

我遇佳人未認識。

難呼小字或卿卿；

權以「愛人」相稱呼；

常是「我的愛人」兮，

管他石爛與海枯！

白威廉 七，一四，于家中。

他讀了又讀，實難計其次數，每讀一回便更覺得自己這種新發現的天才之可驚。如果此時貞兒醜惡不堪的呼聲再不打斷他的吟興，更不知他翻復吟咏到幾次哩。

「威——兒！」

威廉適在高傲而孤寂的心景中，這刺耳的呼聲真令他發抖，而每一想起貞兒，大概仍記

着她的小臉上蘋果醬和白糖粉的標本，便覺得穢濁作嘔。他很兇狠地用他口頭禪般的咒語——這是從一本他所愛讀的小說中的英雄那裏學來的，——「天啊！」即忙把新詩藏在書案的抽屜裏，因為貞兒的脚步聲漸近快到室門了。

「威——兒！媽媽叫你哩。」她想開門。

「去罷！」他說。

「威兒，」貞兒揮拳擊門。「威——兒！」

「幹嗎？」他大喝。

貞兒解釋，忽斷忽續，大約她半片芳心仍注意到另一塊黃油麵包和蘋果醬和白糖粉。

「威——兒！媽媽叫你，叫你幫忙老詹去拿洗衣盆回家，又有白鐵洗衣鍋，都是從舊料舖買的。」（老詹是白家的黑種僕人）

「甚麼？」

貞兒把那令人發怒的使命又述了一遍，再加上，「媽媽叫你快走！我來告訴你知，我又得了一塊黃油麵包和蘋果醬和白糖粉了。」

對於這件差事，威廉的態度立刻明白表示拒絕，毫不含糊。他的拒絕是直接而憤怒的，

但正當他斤斤到辭駁覆之際，忽又聞叩門之聲，——其聲堅而響，而敲門之處却高于貞兒所能攀到的地方。原來他的母親到了，在門外打斷他的話柄，「安靜些，威兒！開門！」

他在惱怒中開了門，白太太走進臥室，面帶懇求之容。貞兒隨入。貞兒十分注意這差事，只瞪目看着，直至全段談話完結，一塊黃油麵包和蘋果醬和白糖粉仍是在她手中，好像是停在車站未送到目的地——口裏——一般。

那不幸的威廉暴躁如雷地大叫：「這真是好差事，要我去辦。天啊！您想想左布烈的母親敢……」

「好孩子，等我說罷！」白太太和聲和氣的懇求。「讓我解釋給你聽吧！」

「解釋甚麼？天啊！」

「威兒！等等！」她說，「我要給你解釋爲甚麼你必得要同老詹去取那……」

「我不去，」他大叫，「絕不去！您要我在大街上同着那頂憐的老黑鬼……」

「老詹不算老啊，」她要插口分辯，「他……」

但是她的蠻橫的兒子不理她。「舊洗衣盆！」他大聲叫喊，「又有白鐵洗衣鍋！那就是您要您的大兒子拿着在白天在大街上走的了！天啊！」

「但是沒有辦法呀，又沒有別人可去，」她說。「不要這麼樣胡言亂說吧。威兒，不要多說『天啊，』那真是不雅之極了。好孩子，去吧！不要緊，我想一定沒有人注意的」。

「沒有人注意嗎！好傢伙！」他憤憤而言，「沒有人的，不過哄動全村罷。幹嗎，在這家裏每有甚麼丟臉的事，幹嗎都是要我去辦的？幹嗎老詹一個人不能去取那些舊東西回來？幹嗎那舊料舖不能送貨到家裏來？幹嗎……」

「這正是我要告訴你的，」她快快插口說。其時，那位青年高舉兩手作絕望之姿勢，復投身椅上，悲痛萬分。但她終得了發言權。「舊舖本來是不送貨的，」她說，「我是由拍賣場買得那些東西，因為那舖子要關門歇業了。那些傢伙必定要在今天下午四點半鐘之前拿走。老詹的腳踏車又不能帶這些笨傢伙，因為他說車子剛壞了。他又說他一個人不能拿兩件東西，而他又不能分兩次取，因為那路程有四五里之遠。無論如何我也不想他走兩次這麼多路；而且又費時間太多，因為他要立刻趕回來在怨爸爸回家之前割完了前園的草。爸爸說他必得要割完的！我本來不想差你去的，真是沒有別的法子可想了。但這究竟是小小事體，何必生氣呢？你跟老詹可以靜悄悄地溜到那裏，把那……」

「溜，溜，溜，」威廉悻悻然說，「靜悄悄地溜到那裏！天啊！」

「老詹在後廊子等着了，」她說，「這真是不值得大驚小叫，惹起這些麻煩的啊！」  
「不值得嗎，」他駁她，語含諷刺。「沒有事的，好傢伙，一點事都沒有！」  
「如果我有工夫，」她急說，「我不怕親自走一輪。你要是真不肯去，那嗎，我只有自己去吧！」

「天啊！」他的頭夾在兩手掌當中，（一聞母親自己要去）。他完全打敗了，因為他明知大難臨頭，勢不得不去。「天啊！」

當他氣憤憤地大步踏出室門之時，他悲憤如焚的眼睛瞧了貞兒一瞧，而發出最後的悲痛聲，「你會不會洗臉的？」他叫。



## 四 老詹和吉利

老詹和他的狗正在廚房門外候着。天下衆生物中大約這兩位是白威廉所最不願在公衆地方一塊兒出現的。老詹是個跑腿做工的人，不事修飾；他所穿的那套連衫帶褲的衣服——工人服——更顯出他是一個不修邊幅的漢子，因爲在這衣服底下，黑肉袒露，臂絡畢現，別無餘物，就是老詹本身了。不錯，他貼身還有一件無領無袖陳舊灰色的小背心，把他上身由腰至頸稍爲遮着，但這斷不能被誤會作一件絨毛緊身。在他脚上却穿着兩件東西，經過仔細研究當可斷定爲上等漆皮跳舞鞋，不過是已經死了許久而且埋葬過幾回的。在他頭上，壓着他那雙似囚犯般的耳，却有一頂從前曾是禮帽的圓頂帽，其色與老詹本身皮色差不上下，但無其光彩而已。他的右手一指上戴了一隻五金製的大戒指；其質甚奇，但戒指上的寶石不知那裏去了。他的口角裏啣着半截雪茄烟——俗稱烟屁股；察其形狀，此烟之所以能隸屬於現在的主人者，蓋由其已被他人遺棄而經該主人救濟而來者也。

而老詹的狗，蹲在主人脚下抓癢，天造地設正好與老詹成雙成對。論這狗，年紀雖輕，

且成爲老詹的所有物也不久，但無論走到那裏令人一見即可知其爲黑種人所豢養的狗。這不是特種的狗——雖然似乎有些獵狗的樣子——只是一隻狗而已。牠的姿態和神氣是很感激主人大恩而却有非常焦急的樣子。牠前胸奇禿無毛，其餘全身的毛，作白色和棕色兩相參雜。牠的面孔是鬼祟的和瘦削的，但却缺乏看着人眼睛的能力。

當那怒氣冲天的威廉走出廚房的時候，那狗即起來了，準備着矢忠矢誠地跟隨主人上街。及至威廉偕着老詹走到街上，即察覺此狗常在他倆的脚跟。威廉立刻停步。

「叫那狗回去罷」，他很堅決地說。「無論如何，我決不和這樣的狗在大街上一塊兒走的。」

老詹咯咯而笑。「牠不回去的，」他說。「世界上也沒有一個人能夠令牠回去。我得了牠不上兩個禮拜工夫，但是我相信即使美國大總統也不能令牠回去！您看哪。」忽然之間，他轉過身來，作兇猛的聲勢驅逐他的走狗，大叫：「狗，回去。」

那走狗果然轉身便跑，但不上幾走，停止，又復跟上了。那時老詹假作以石擲之之勢，那狗去了復回，如是者數次。最後一次威廉幫助老詹真個拾起石子來擲牠，但牠躲避之術甚工，威廉也莫奈之何。

「等我把些厲害給牠看看，」威廉氣憤憤地說，「叫牠知道不能跟着我走。」他對着那狗迎頭衝鋒，大聲呼喝。這辦法似乎很有成效，因為那狗子被逐，登時把尾巴墜下，向巷裏飛遁，迅即不見踪跡了。「看罷，」威廉得意洋洋地說。「我想我已把厲害給牠看夠了。」

「我不給您打賭的！」老詹一邊說，一邊同着威廉走路。「自始至今，牠沒有離開我半步的。我以爲牠是天下第一條的好走狗。牠名叫吉利。」

「但是牠不能跟隨我！」那盛氣的威廉說；他的心目中却縈念着一隻頸繫紅絲頭毛如綿，在薄薄的翠袖上搖搖擺擺的精緻小狗。「無論他叫甚麼名字，這畜生在一里之內不許近着我的。」

「吉利是我替她新起的名字，」老詹滿胸善意的說。「我把一個月琴換得牠來的，那月琴的柄上有點裂了。反正那月琴也是拾得來的，我又不曾玩它，所以把它與人換得這條狗，真是一宗好生意經。我一向都很喜歡一隻狗子。起初我沒有名字給牠；同我交換月琴的那老鮑也沒有名字叫牠。他說他一向不知道狗子也要名的。有一天晚上，我去探訪一位女朋友，芬姐——從前就是莊太太的女廚子，後來也給您的媽做過工的。我問芬姐怎辦。芬姐說，『叫牠做吉利罷。大吉大利多麼好意頭！』所以我就叫牠做吉利。這真是頂好的一個名

字。一叫牠的名，牠就走來了。」

威廉對於這一段吉利得名的詳史若充耳不聞。他很高傲地走路，但走得很快，常常稍爲在他的絮絮滔滔的伴侶之前頭。老詹向未受過跟班或侍役的訓練，不然則斷不至不會跟着小主人走路而不知應當距離的步武了。威廉一雙受苦的眼兒高瞻遠矚；他的嘴唇或張或合，不時微動，有如一個中古時代的殉道者，口裏發出微不可聞的聖語。「愛人，哦，我的愛人啊！」

如是他倆已走過了三個街口——那充分平民主義化的老詹仍在滔滔不絕的說話，而那威廉却如啞吧子吃黃蓮般苦不可言。忽然間老詹大笑起來。

「我早告訴您，對不對？」他大叫，用手指着前頭。「看前面吧！不行的，即使美國大總統本人也不能叫那狗子留在家裏的！」

「在他們前面的街角上，吉利已等候着。很滑稽地躺在溝渠內泥潭裏。原來他被逐回之時，却轉身走到另一條與這條平行的路直跑，先到此處候着。如此鬼祟狡猾的行動真令那苦命的威廉沒法可避開這兩個伴侶。他再沒辦法可想，惟有忍氣罷手而已。于是乎三位繼續前行，其中獨有威廉不能決定老詹或吉利兩者誰是令人討厭多一點。在他的思想中，他是一個

可怕的「大巡行」之一分子；每遇路人注目到他身子，他便閃縮不安，可憐啊！人人似乎都注視他——簡直眼不轉睛。他覺得夕陽未下之前，他的大羞大恥要傳遍了全世界。

他想，沒有人看見他同着這些人物一塊兒走路而能相信他是全村最老而最優的世家之一位公子哥兒。更沒有人明白他和老詹同行不是因為樂于得此老黑的伴侶——若待拿了洗澡盆或洗衣鍋之後，他的社交地位將更墮落了。他忽然又不寒而慄地積極相信沒有人能見得吉利不是他的狗。那時吉利跟着，很謙卑地離開稍遠，但是旁觀的人，怎能分辨這是老詹的而非威廉的狗呢？

不特此也，這不如意事不遲不早剛剛發生于今日——這正是他的靈魂兒被「我的愛人」似藍玉造成的箭桿般的眼波所穿破的日子，這正是他剛知道那「真的傢伙」居然光臨的日子。多麼慘痛啊！

「愛人！哦，我的愛人啊！」

一個人當在十餘歲之時，以其年齡論雖或成了，但以經驗言則殊未長成。在這樣的年紀中，不少的悲劇自會發生。人生至此最苦痛不可忍者乃是自覺在外觀上事事物物均似未得完善；在世上的地位則卑卑不足道，或在財政上不能綽綽裕如，在家庭中平平無足奇，而在社

會公衆地方中，則姿態也，儀注也，格局也，言談舉止在在貽笑大雅。他身體雖屈成了丁之年，但心裏猶是小孩子，而且毫無外交手段的外人也仍然以爲他是個小孩子，因此苦痛隨生了。是故在衣服方面，他不能忍受別人批評他不是時髦裝束，至于如何打理衣服却是另一回事。而且在他的胃口方面，他隨時隨地甚麼東西都可以大吃一頓，但他的仍然未除的稚氣導引他——常在半秘密中——跑到糖菓店和冰點舖裏自買東西大嚼大吃。他仍舊嗜吃青蘋果和酷好尋求危險的不可吃的東西。然而這些童性的遺蹟，並不令他覺得痛苦；惟有最傷損他的感覺的就是人們對他的態度——特別是他的父母，而且常是他的叔伯和嬸姆——只是當他仍然是個小孩子。簡而言之，他的靈魂所要求者是其本身的權；不獨對於不相識的人，而且在自己家中他要求人待他猶如一位小公爵來到他自己的府上一樣。因此之故，威廉常覺苦痛悲傷了。

然而他的母親今日下午派他去辦的苦差，去時還不算太難，完全的恥辱之降臨尙有待于回來時。他與老詹二人由舊貨舖子槓着兩個洗衣盆，一個絞衣器，（這是白太太匆忙中忘記說的，和一個白鐵洗衣鍋——更有那卑賤的吉利一路跟隨着。

## 五 白鐵鍋裏的憂愁

他們的行動真是有點像「大巡行」的樣子。那光閃閃的白鐵洗衣鍋，攔在上頭，把光線射出街上。兩個洗衣盆是舊式的，木造的。兩盆寬度不適，不能套在一起；所以威廉用右手，老詹用左手，二人合力槓了一個。老詹又用右手拿着那笨重的絞衣機，却另以一根小繩子穿着那一個木盆把它掛在肩背後上。只剩下一個白鐵洗衣鍋，較爲輕些，這責任便落在威廉身上了。

那鍋蓋真費事！他本來是左手執着鍋耳，但不移時鍋蓋便掉下地來；他左變右變，變換了多種花樣也拿不成功。沒奈何，他只得用左臂把鍋蓋挾了，却將白鐵鍋端在頭頂把半個頭藏在鍋內。那鍋稍爲斜傾，鍋邊卽落在肩膀上；如是行路十分穩妥——不過頭上好似戴了一頂古怪和尚帽或鐵盔一般罷了。這辦法也有一點好處，卽是把他的面都差不多遮蔽了，不過遮了太久，他要看看前途光景如何，偶然昂首向後一動，那白鐵鍋在頂上便停不住卽時墜在街上——砰磅一聲，把過路人都嚇了一大驚，幾乎惹起大恐慌。其時適有一電車走過，車內

乘客均探首注視，大笑不已。威廉在路上成爲衆人注意的目標，成爲笑柄，通臉都紅了，氣憤填胸又不能發洩。路仍要走的，他不得不收拾起來，繼續前進；自有了一次傾跌的經驗，威廉便很有安置辦法，以後鐵鍋再不下墜了。

從後邊看來，威廉殊不可認識，但形狀奇怪有趣。他的樣子就是一個走動的洗衣鍋，左邊挾持着一個盾，右邊藉一個木盆的聯絡而與一個邊幅不修的黑人發生關繫。這個小團體的奇形怪狀，實是令人可笑。其時適有三位青年男女由一個街角剛轉灣過來在他們後邊，一觀此怪現象即時欲已而不能已地嘻哈大笑。三人中，梅賓釵小姐和華約翰先生却不認得那白鐵洗衣鍋子底下的兩條腿是屬於一位老朋友所有的。至對於這小組中之第三者，梅小姐的閨友，則那兩條跑路的脚更是毫無意義了。

「哦，看那兩個奇怪的洗衣工人啊！」她叫。對着那隻頭毛如綿在她臂上搖曳多姿的小狗頭說話。「甜蜜的飛立也得要看的！飛立，看那奇怪的洗衣工人啊！」

「低聲一點吧！」梅小姐喃喃對她說，但她自己已笑不可仰。「他也許聽見你嘲笑的話。」真的，他也許，因爲他們在他後頭距離不過五碼，而她那副柔媚悅耳的聲調確是清脆而放恣的。可憐那躲在那白鐵鍋裏面陰涼處的五官忽然之間俱受了大打擊而發生大恐怖。「飛



立！」

老詹左手和威廉共抽着的木盆忽然緊縮起來，拉扯他，這却惹起他的注意。木盆好像是急急催促他，要他快走。上邊有細聲從白鐵鍋內發出，老詹留心却聽得那微音：

「快走罷！你必得要快一點走！」

那介於兩人中間的木盆雖爲至情所動不斷的緊扯，但其效力對於那位從容不迫的老詹却等於零；拉扯的努力完全白費了。

「不忙！不忙！我儘夠時候在你爸爸回家之前割完了草。忙甚麼？」他說。「這個木盆掛在我背後的真是笨重得很，差不多把我腰子碰壞了。」

說完了這抗議之後，他仍舊一步一步從從容容的走路，但那介乎其間的木盆仍舊往前拉扯着却幫助他前進，因爲那方面用力多了，這方面便減輕了一點擔負，他倒覺得樂了。白鐵鍋內再沒有發出第二次聲音了，原因是鍋內人苦不可言也。如是那兩小組繼續而行，一前一後距離約有十五呎。

那在後面樂不可支的小組，因笑得夠了，樂的壓了，三人談話又轉過別的題目。「飛立必得要走走路吧。」飛立的女主人說，即把那小狗放在地下。「我正要至親愛的飛立和我們

全體都出來散散步，不要常坐在那陰涼的廊子上。看我的小寶貝啊！寶姊姊，牠不是真可愛嗎！牠不是真可愛嗎，華君？」

華君的靈魂即時犯了一次小小罪過——隨口撒了一個謊——「是的。」面貌上又表示很讚賞飛立的美的樣子。

飛立落在地上之後，形像很似一件由耶穌聖誕樹掉下來的東西一般——滿身茸茸白毛有如雪花蓋身，立刻自動地運用四條短小似蟲的腿在地上爬着走動，跟隨着女主人。牠本來不是勇進冒險的，也不事好奇探險的，只是在女主人裙下蠕蠕然走動而已。牠所能看見最高的地方就是女主人的裙腳花邊，而牠也不大願意走路，很想再上到主人臂上安臥。牠本來是在半睡半醒精神恍惚之狀態中；現在牠却想復回原狀。牠在地上走動是無意識的，但以牠的體格論總算走得不慢的了。

「好傢伙！」老詹回頭一望見了小狗即失聲呼喊。「那小東西好像是要去一處地方的樣子啦！」那時兩人中間的木盆又往前亂抽亂扯，他即說，「你今天像是很有力氣的樣子啊。可是我卻不能再走快一點了。」他又回頭看看面帶笑容的說：「那小畜生頂好不和我們的吉利混鬧幹起來啊！」

那時，吉利剛走到可以望見之處，因為牠剛才轉灣時見有人在街上搬運一套法王路易十六御用過的舊傢私正在遷入空房，牠好奇的心便把他停留在此處一會兒。湊巧有一捲毛髮粘在他身上腰部，牠也要停着把毛髮脫除。那時牠一眼正看見飛立，吉利即時決定讓那捲頭髮暫留身上不理，蓋不欲錯過這個的絕好機會以幹一宗大事也。

牠一步一跳，愈跑愈近，焦急萬狀。

迨至幾乎到目的物時，牠突然約束自己，慢步斜行，與飛立並肩同走。牠們沿着平行線走不上數步，吉利舉動徬徨恍惚，皺面蹙額，爲狀至爲煩惱而迷惑。飛立的體格差不多等於吉利的頭。雖然吉利確知飛立也是一種生物，可是未能決定究竟是甚麼東西。

飛立對於吉利一些也不注意。狗的自重心，猶之乎人類一般無異，正與自己體格之大小成一反比例。如果能夠把飛立的自重心取出來裝插在一隻大象的身內，那隻象真可以橫行天下，踏平世界了。

飛立對於吉利繼續其傲慢態度絕不注意。

霎時間吉利的意態驟變爲無賴的，浮浪的。牠把鼻子在地上嗅着，舒發一點快活的神氣，然後突然伸出一隻大而粗的掌，在飛立神經敏銳的臉上輕輕一撥，便將飛立全身翻過來

恍惚翻一筋斗。飛立登時也發出怒聲，氣喘喘地呼號。

牠的女主人聞聲急忙回頭一看，即應聲，「噯啣！該死，多麼可怕啊！」隨手把粉紅的小傘子向吉利亂揮。「走，骯髒的狗！滾開！」說也奇怪，她似乎一望而知這狗與前頭走着的木盆和白鐵鍋有密切關繫的，因為她續說，「不要臉的洗衣工人養這些惡狗！」

當下，華君大逞威風顯出英雄手段的機會來了。你看他，大吼一聲，睜圓怒目直向吉利衝上去，手裏還假拿着石子。「你這討厭的畜生！」他大叫。「你敢嗎？」

吉利顯然吃了一大驚，忙低垂兩耳，把尾巴掉下捲在身底下，急向後退逃，不敢停留半步，也不敢回頭瞻望，一直跑到剛才轉灣過來的街角去了。「你看！」華君自表其功勞。「那畜生再也不敢來給我們搗亂了。」

有些人是無論說甚麼話總不怕人從旁竊聽的：如那位「我的愛人」就是其中之一分子。「我們真算幸運了，」她說，「我們有這樣的英雄來保護我們，是不是呢，飛立？」她又以為必要再說一遍剛才所說過的一句。

「不要臉的洗衣工人！」

「我想我已經令那小雜種夠受了，」華君很自滿地說。「牠大概要一直走開一里路哩！」

老詹被那緊扯的木盆半拖半拽，兩肩不由得搖擺。他由已往的經驗而深知吉利堅毅的程度既高且大；他心裏很快樂地想那狗子必定走的不遠。果然此時吉利的頭又在那轉灣的街角一條門柱之旁伸出來了。牠在後邊看得全景清清楚楚，確保無虞，全身即時復現。牠坐下，把頭側着，仔細思量。在第二個街角上，那有腳的白鐵鍋，和那洗衣盆，和老詹一步步的往前走，跟着他們後頭有三個人爲吉利所不大相熟者，只是模模糊糊地認得而已。所喜者衆人均背着牠走，可保安全。衆人之後又見那小動物——那惹起牠極大興趣的動物——仍在徐徐走路。

牠站立起來，緩步前進，不作一聲。

過了八九秒鐘，當牠再次走到飛立身旁之際，雖然飛立仍然絕不理會牠，牠覺得這回的相會比上次更爲心往神迷。吉利仍未能確知飛立是不是一隻狗，但牠覺得這正是牠的任務——牠要查查察察。天知地知，這時的吉利完全沒有絲毫惡意在心裏的，但牠只覺得這是對於自己職責所在——如果飛立確不是一隻狗——牠就要審查明白牠究竟是甚麼東西。或者這是可吃的東西哩。

是故吉利如前在飛立身旁徐徐步斜行，（其時衆人仍向前行，殊不知覺後方的情形已屆焦

點。牠的嗅覺之敏銳過于視覺，即時想探出飛立究竟是否屬於獸類的。牠把鼻子在飛立的頭上嗅着——雖然牠仍未十分知道那是一個頭——忽然覺得頭腦迷亂心緒不甯。

原來飛立全身並沒有有一些狗味，只有紫羅蘭的郁郁香氣而已。

## 六 野蠻行動

吉利嗅了不一會兒，不覺把那些香粉吸入鼻子裏，登時縐眉蹙額，連打噴嚏。牠忽然嚴厲起來，不豫不悅的感覺油然而生；這事件竟令牠心思迷惑，頭腦顛倒。可是牠的良心却仍然迫着牠務要繼續努力以解決這奇祕，牠又憶起自己應當規規矩矩的以禮待人，無論人家怎樣相待總要「先禮後兵」。所以牠便將自己的鼻子挨到飛立的鼻子那裏兩相接觸，因為牠已得見這怪物之前面有一突出的東西——或者是一個鼻子。

飛立却避免接觸。牠覺得忍受這龐然大物的騷擾也差不多夠了，毀滅這物的時候也差不多到了。牠並無任何戰鬥的經驗，所有者只是與臥房裏的睡鞋和裙帶手巾之類拚過命而已。飛立對於自己的戰鬥力並無絲毫的疑心。牠被夜郎自大的心理騙了，竟全不知道自己身裁之渺小。平常的時候牠所看見的世界只是從窗裏或汽車中外望，或臥在牠主人的臂上環視而已。牠瞧不起一切的狗輩，以爲牠們都是下流兇暴之徒，鄙夷牠們，尤爲奇異而真確不過者則牠不特不知自己之纖小，而且並不知道自己也是一隻狗。牠自視不是如此。

由這種種愚妄無知之見遂發生一種驚人的令人難信的勇氣。吉利的頭那時仍是俯垂着與飛立接近，忽見有些東西在那白色茸毛之下向牠睇視——那些白毛帶着紫羅蘭香氣甚似是飛立面部之上部。睇視牠的東西正是飛立的眼——是一隻有紅邊的眼兒，帶有腫傷的。那兩隻眼兇光直射，吉利大吃一驚，急欲退縮不前——但已太遲了。當下飛立發了一聲可怕的咒語，一躍而起，直取惶恐震驚的吉利之上唇。

穀蘇驚惶者當然敵不過那憤恨填胸者；及至梅小姐和她的女友回頭一看失聲呼號之時，吉利自持自主之力已一概冰消瓦解了。

梅小姐突受一驚，幾乎暈過去，即忙挨凭着路旁的籬笆；而她的女友却繼續驚叫。至是華君又大演英雄身手，想一脚把吉利踢開，但是又怕誤傷飛立，登時顯出爲難的樣子。

雙方既啓釁，飛立自始卽是一個不帶甲胃赤身肉搏的戰士，而最奇者則是究不知牠從那裏學得的「狗的咒罵」雖然是大衛和哥利亞大小相懸過甚，（舊約故事：哥利亞是個碩人，與大衛戰反爲所敗）但平心而論，這場狗戰算是頗有可觀。戰場上殺氣騰騰，直引得當時在場目擊的一位鬪狗專家——老詹——從旁觀戰，不禁神怡心曠。那時的老詹，已把背負的洗衣盆除了下來，那一隻手所負的一半責任亦已放鬆了，只是全神看兩狗大戰：他一張嘴，卽如



他兩隻眼，同時大大張開，表現十二分單純的樂趣。

然而他福氣很薄，樂趣竟不能享盡。有一位狂怒的青年人忽然舉起一柄粉紅的傘子向着他迎頭一擊——這一下突如其來，兇暴至甚，幸而仍不致傷致痛。

「你還不制止他們嗎？」她高叫，「快叫那兇很可怕的狗停止啊，再不然我就要把你捉到官裏去了。」

老詹不由得趕快上前。

「吉利！吉利！」他大喝兩聲。

一聞主人之喝聲，吉利登時化作一道白色和棕色交雜的光即沿着籬笆旁邊飛遁去了。不到一會兒他又向街角轉灣而去，而那時的飛立仍在噙噙然咒罵，卒被牠的女主人一手提起仍舊抱在臂下。

然而她仍未滿意。「那一個頭頂着白鐵東西的洗衣工人往那裏去呢？」她要追究。「他竟然養了這些狗，應當把他捉到官裏去。那是他的狗，是嗎？他往那兒？」

老詹回頭四望，甚覺奇怪。原來白威廉和那個白鐵洗衣鍋都已失蹤了。

「如果那條兇狗是他的，」飛立的女主人仍是怒氣沖沖的聲音，「我必要把他捉到官裏

去。他在那兒？那一個洗衣工人那裏去了？」

「哼，——」老詹慢慢的說，「他不是一個洗衣工人……」他欲續欲斷的停止不說了。因為他覺得如果她順着女性敏銳的知覺隨意武斷那狗是威廉的，而又誤以威廉是一個洗衣工人，他——老詹在自己的地位不必要向她解釋明白。他心裏自想，「哼，看她大模大樣居然要隨便把人捉到官裏去，又何必告訴她一切之一切？」他明知威廉必定蠕行如蟲爬到籬笆之那一邊而蜷伏在地，躲藏起來，但這一款老詹也覺得不是他的職務，又不是他心里所要宣布出來的。

「這個洗衣工人，」老詹訥訥於口的續說，「這個洗衣工人大約已經跳上剛才走過的電車，遠遠去了。」

「無論如何，應該要把他捉住！」她一邊說，一邊把粉紅的香頰偎着飛立的面部，她說話的音調已改變了。「可憐的飛立啊！心肝兒仍在亂跳哩！不要緊，我疼你，小寶貝！」

那時，梅小姐早已復原，把手臂抱着女友的腰，加意安慰她。此時的華君被一般無頭的愛絲牽住比初見她時約在三點鐘之前尤為厲害。卒之，他們三位（連同飛立）在洗衣盆中間經過，向大街上去走。直到一行人形影俱杳，威廉才敢從籬笆下伸首復爬出來。

「噫嘻！」老詹且笑且說，「好厲害的姑娘！如果她可以從心所欲，她要捉住那狗的主人送到官裏去哩。」

但是威廉不作一聲。

於是，他倆再次提起那些傢伙，或負在背後或戴在頭上，或挾在腋下，或提在手中，悄然無聲地走路回家。吉利已在前頭街角上等候着了。

## 七 白老先生的禮服

那天晚上，約在七點半鐘的時候，晚膳用完，白老先生和白太太（威廉的父母）坐在家裏書房中。白太太說：

「我以爲這時候你應該換衣服去赴那俱樂部的大會吧，爸爸如果你真是要去的話。」

「我要穿上禮服去嗎？」白老先生轉問，其聲也哀，（因穿禮服是頂麻煩的，男子都視爲苦事也）。

「大約所有男子漢都穿吧，是不是呢？」白太太極力主張。

「但是我是上了年紀的人了，大可以不必如此拘執吧；媽媽，您說對不對？」他仍哀聲呼籲，「一個人到了我這年紀——」

「胡說！」她面斥不雅。「您的體格正同威廉的一般無異。人老不全在他的體格顯出來，您的老態還未出現哩。去吧，像一個好孩子一般去了回來吧！」

當下，白先生無話可答，慢慢地站起來，走上樓去，謹遵閹令。但是過了十五分鐘或廿

分鐘之後（在這期間他的步聲在全家各處都可以聞得）他在樓梯欄杆叫道：

「我找不到啊。」

「找不到甚麼？」

「我的晚禮服呢？家裏處處都不見。」

「您上一次穿完之後放在那兒呢？」她叫問。

「我不知道。自從春天到現在都沒有穿過了。」

「好吧，讓我來瞧瞧，」她一邊說，一邊把做活的傢伙擱在棹子上即起來。「男子漢找東西，總是找不到的，」她一邊上樓梯，一邊自言自語，「尤其是自己的東西！」

不過在這一回，後來她自己也要承認，婦人的效能比笨鈍的男子漢並不見得高些優些。東找，西找，白先生一套晚禮服全無踪跡。「也許威廉可以找得到吧，」白太太說，——這是她最後承認失敗了。

但是全家處處也找不到威廉的形影，即如失掉的禮服一樣。其實，威廉起先還在樓下後屋，後來聽得樓上人的說話，即忙打廚房後門一溜烟似的飛跑了。再費了多些無效的努力，白老先生沒奈何只得穿了常服前去俱樂部赴會。

他慢慢的走路，盡地欣賞那團圓月亮的景色，月光從路旁大樹中間射出來有如銀河瀉影。經過梅宅門前，他隱約見有一個男子的形影，在前廊上被月光照着，前胸發白，其光炫目（穿上禮服也）。又有一個體態苗條的白美人坐在其旁。此外還有一件小小的白東西在那裏，不過其形大小，白老先生全沒有看見。那是一隻小狗，牠正蜷伏在那胸發白光的男子的黑膝上。

白老先生聽得一種柔脆悅耳的聲音，自梅宅的前廊上發出來。

「他是不理不睬的，是不是呀，親愛的飛立？這是華君今天很鄭重地告訴我的。他說您是對於女性最漠不關心的男子。他說任一個女子或生或死了，都不管。他真是一個可惡可惡的壞小子啊，是不是呢，小寶貝飛立？」

那男子的答語不可得聞，白老先生且自走路，也沒有認得他自己的東西。

「這些青年人大概沒有甚麼麻煩便找到他們的禮服吧，」他一邊走路，一邊喃喃自語。

……如此如此，威廉經過了痛苦的一天，得到愛情的大門，卒之，如奏凱歌般直入那月光四照的門牆裏。霎時間，他那套光耀奪目的晚禮服即毫無困難地將他的身分抬高起來高出

華約翰及其他一切與其競爭的諸少年之上。然而如果他早知道他的妙計將來會怎樣暴露的，大約白老先生那天晚上赴俱樂部的大會當可穿上晚禮服去了。

## 八 貞兒

威廉具有特殊感覺的時期就是從那天晚上開始，而貞兒特別令他焦急萬分。其實，他現在覺得貞兒是一個贅疣；如果他的父母把她割去，對於他們全家或全世界並沒有甚麼損失。他覺得父母對於貞兒寵愛過甚，矯縱過甚。威廉五中痛苦的信心乃是：貞兒是女孩子中之最乏家教，最沒禮儀的。

即以一件事而論，貞兒之愛吃滿塗蘋果醬和白糖粉的黃油麵包已成爲嚴重的事件。本來威廉自己也未必爲戀愛所變易而至完全不酷好這甜美的點心，然而所異者則威廉之吃此物恆在屋內無外人看見之私室中，而貞兒却成了習慣好在大庭廣衆大吃特吃——如在前面園子上或在路旁。最難堪者則是無論在那一天那一時如有親友伴着貴客走到他們宅門附近，他不能不要承認這一個瘦削骯髒的女孩子是他素所認識或是有親屬的人，因爲如果她不是津津有味

的正吃着黃油麵包和蘋果醬和白糖粉，就是令人一眼望見她兩頰和嘴唇的遺迹便知其方才吃過黃油麵包和蘋果醬和白糖粉了。這樣的妹妹，試問丟臉不丟臉？不特此也，有時貞兒臉上



還塗上比蘋果醬更髒一點的東西。威廉真受不了，所以特對母親作長篇大論的控告，其語言之熱烈尤甚於七月中天遍晒大地的太陽。

那時，白太太正在房子後陰涼的小園中手持澆水的罐子，逍遙自在怡然自得地灌溉小花圃。貞兒浪遊各馬路已畢，此時興盡歸家，站在母親之旁做一個參觀者。她手上還持着迄未食完的點心，她的下頷則一上一下如蜻蜓點水，適與口齒之咀嚼及咽喉之吞食種種動作似乎盡合節拍。在這溫靜的景狀之下，威廉來了，由房屋拐角處突然衝出，其爲狀則怒氣騰騰而却合有哀求之苦衷。

「您必得要想法子治一治那孩子！」他開言說。「我實在不能再忍受了。」

貞兒睜着小眼睛望着他，不作一聲，但是並不停止吃點心的工作。白老太太呢，真有思想，照樣提罐澆花。

「威兒，你去了整個上半天了，」她說。「我以爲你父親要你每天溫習算學四個鐘頭哩，但是……」

「那真是問東答西，全不到題兒，」威廉由焦灼而至氣憤。「我只要對您說，如果您不管束教訓貞兒，我就要自己拿來辦了。您看看她哪！看哪，我請您！這就是她在半點鐘前的

樣子，在大門外站在大街上，湊巧我同潘小姐走過那裏。那是真好看，是不是呢？伴着一位女朋友同行而碰着我家裏的人鬧成那個樣子！哦，好看啊！」

在這憤怒填胸追述慘狀之下，他的聲音差不多已是嘶了；雖然還未有眼淚湧出，但他的狀態已替他哭了。現在他要述最爲可哀可痛的一段了。「那還未算了，她高聲叫我！她高叫『威——兒啊！』」在這兒他便盡力學效貞兒的尖銳俏皮的聲音，繼續下去一五一十的宣布貞兒的罪狀，嚇得那小姑娘暫停吃點心幾分鐘而肅立莊嚴起來。「她對着我大叫『威——兒啊。』」人人聽了必定以爲我是一個六歲大的小娃娃了。她一邊高叫，一邊把手搓她的肚子，同時臉上滿塗蘋果醬；她嘴裏塞滿麵包，但不停的叫『威——兒啊，看哪！好東西！黃油麵包和蘋果醬和白糖粉哩！我猜猜你也想吃一點哩，威——兒！』」

「那一天，你不是真個吃過嗎？」貞兒有機會插嘴進來了。「你吃了不少啊。你一有機會就大吃一頓了。」

「你少說話罷！」他大喝一聲，再回過來訴述。「她不停步的跟着我們走！她一邊跟着，一邊高叫『威——兒』，差不多把我們的耳都震聾了！您看看她呀！我不明白您怎麼樣能夠忍受得住，讓她弄成這個醜樣子出門四處奔跑，而人人却知道她是您的女孩！看哪，她

就是穿衣服也穿得不夠！羞家不羞家？丟臉不丟臉？」

白太太發笑，說，「在這麼熱的天氣，我以爲人家那裏注意或怪責這……」

「不注意嗎？」他竟號勸起來。「我想潘小姐必定看見了！無論天氣熱到怎麼厲害，也不能任自己女孩子『裸體巡行』的。看哪，她全身的衣服差不多有一半已經脫了。看那褲子不是快要全部掉下來嗎？又看她的背後啊！我敦請您看看她的背啊！她脊骨已經露出來了。」（貞兒穿西服從背後扣鈕子，故有此狀也。）

「好孩子，不要吵鬧，隔壁鄰人聽得不好意思哩！」

「您還顧着不好意思嗎？無論大人小孩子出門都不當袒露身體脊骨的。更不該令人看見耳上搽了蘋果醬的。」

「耳上那裏有？」貞兒立刻厲聲抗議。在抗議之時，耳上本來很爲乾淨，她的抗辯確是對的。不幸她還未說完即自自然然地伸手摸摸被人攻擊的耳，弄得真個黏上蘋果醬，那不幸的結果當令威廉益發振振有辭了。

「看哪！」他大叫。「我只請您看一看！試想想：這就是今天我和潘小姐同行所遇見的眞象了。她問我這是誰。我很願您當時可以看見她的臉色。她問，『這個醜怪的女孩子是誰

呀？」我很願意您可以聽得她怎樣問的。我迫得要當面告訴她這是我的妹妹！」

「威兒，潘小姐是誰？」白太太問，很溫和地。「我好像沒有聽過……」

貞兒此時已恢復一種可稱讚的鎮靜態度，但是她挑選了這不次的機會插嘴上來，打斷她母親的說話和自己的吃點心工作，她說話却用毫不打緊和毫無表示的聲調。

「威兒被她迷了，」她順口插進一句。「她頭上兩鬢是裝上假的鬚髮的。那假髮差不多要掉下來了。」

聽了這不可言狀的褻瀆侮辱，威廉的容貌瞬息間即沈重變色，恍惚似是禮拜堂內講壇上年高德劭的老牧師一般。

「她是來這兒探梅小姐的，」那不識好歹致人死命的貞兒又添上一句。「但是梅家的人沒有一個不厭惡她。他們都想她快點兒回家走，可是不好意思對她說。」

這些侮辱一串一串的從他所視爲下流丟臉的小妹妹之口一一傳入威廉的耳鼓裏。這些誣捏，誹謗，污蔑，中傷的譏言，真是兇惡酷虐，殘暴到無以復加，然而竟然可以充塞天地間的空氣中，真是不可思議。

這時他冷靜如冰。

「如果您不懲罰她呢，」過了半晌，他才想得出這話來說，「大概是因爲您已失了爲母者之職責了。」

說完了這句忤逆難堪的話，他登時轉過身來大踏步向屋裏走。他的母親叫他回過來：

「等等，威兒，慢走一步。貞兒不是立意傷你的感情的——」

「我的感情嗎？」他幾乎要哭出來了，他冷靜如冰的態度在此時熱烈的情感忽然爆發之下已經消去了。「您站在那裏，却任由她胡說霸道信口開河的把一位——一位——」忽然間，威廉覺得無從措辭，因爲，在事實上，想把自己心裏最愛如仙子下凡的美人一時之間對母親說知真是不容易開口，更不容易把她詳詳細細的描畫出來，尤其是有一專門與自己作對而又少不更事的第三者在場。「把一位——一位——最華貴——一位最華貴的——」

「他又停住了。」

「貞兒真是並無惡意的，」白太太續言。「如果你真個覺得潘小姐是這樣好，改日我請梅小姐約她同來我們家裏茶會，好嗎？若是天氣大熱呢，我們就用冰凍的茶。如果你喜歡，不妨邀華約翰同來啊。好孩子，不要生氣，攪得一塌糊塗。」

「『一場糊塗！』」他響應這四字，似乎是對着蒼天呼籲反對此言的樣子。「『」

場糊塗！」他又來一聲，隨即走進屋子裏去，形容難看。

威廉形影既去，白太太爲好奇心所驅使，轉問貞兒道，「你爲甚麼要那樣說呢？這些話你打那兒聽得的？」

「我在他們家裏，」貞兒柔聲細氣的答，同時不忘記吃點心。威廉可以來，威廉可以去，但是貞兒的消化器官全部照常辦公，從不歇業。

「你在那裏？」

「在梅宅家裏。」

「哦，我明白了。」

「昨兒下半年，」貞兒續說，「梅小姐請我們禮拜日聖經班的學生到她家裏喝檸檬水和餅乾。」

「是你親耳聽得梅小姐所說的嗎？」

「不是，」貞兒答，「我吃的餅乾過多了，或者是。我的肚子有點兒痛，所以梅小姐叫我躺下一會兒。我就在他們圖書室的梳化椅上躺下。誰想梅老伯和梅太太走進去那裏坐下。那時，屋子裏很黑暗，他們大概沒有看見我在那裏，也許他們以爲我睡着了。他們說話，並

不高聲。梅老伯悻悻作聲，舉止粗暴，好像怨恨誰的樣子。他說不知道什麼時候再可以有一個家庭哩，現在鬧到真不成家了。梅太太隨說，寶釵必得要請聖經班的學生到家裏來一次的，但是他說他不是指學生們。他說自從潘小姐到來探他們之後，他在家裏便沒有地方可去，因為白威廉，華約翰，左布烈等等，這些小子無日無夜的窩在他的家裏，攪到他肚子痛了。他說頂好有什麼法子可以令他知道潘小姐幾時要走，因為他整天聽着他們講亂哀……

「戀愛，貞兒，」母親糾正她。

「他們整天講戀愛——戀愛。他說威兒，和華約翰，和左布烈，和潘小姐，天天在那裏辯駁戀愛——戀愛問題。他說其中以威兒尤為最討厭。媽媽啊！他還說他們個個都是壞蛋，但是如果威兒不在那兒呢，他還可以忍受下去。他又說他們個個都愛上了潘小姐，因為她會講卑卑話（Baby-talk 嬰兒語）媽媽，她有一條頂可愛的白色小狗，但是梅老伯不喜歡牠。也還說他無論走到那裏不是踐踏着那白狗，就是或者踐着威兒。他說他不能再到前廊坐了；他說他又不能在圖書室裏坐下；無論到那裏都聽得那種卑卑話和白威廉或是左布烈或是別一個辯駁戀愛——戀愛問題。媽媽！他又說——那時，貞兒愈說愈高興，愈為感動人心——

「媽媽，他說聖經班學生們到他家裏他很不在意，但是他再也不能忍受那些王八羔子——」

「貞兒！」白太太登時喝止她。「不要說這些話。」

「媽媽，不是我說的，是梅老伯說的；他說他不能忍受那些王——」

「貞兒！無論他說什麼，你不該學他重說——」

「但是我不是學他。不過我說梅老伯說不能忍受那些王——」

當下白太太急忙伸手以一掌使勁兒掩住貞兒的嘴，即打斷她的辯辭。貞兒迫得暫時忍氣吞聲，挨到恢復言論自由之時，她又來開口：

「但是，媽媽！我怎樣能夠告訴您他說的是甚麼——如果我照樣說——」

「夠了，夠了，別再說！」白太太發出威嚴的命令。「從今以後我不許你再說那一句壞

話。記得嗎？」

「媽媽，我不說了，」貞兒很柔順地答。她忽覺靈機一觸。「哦，我知道了！我就用

『壞話』兩字做替代，好不好呢，媽媽？」

「那總是好一點兒吧。」

「那末，梅伯伯說他再也不能忍受那些壞話子了。這樣說好聽一點麼，媽媽？」

白太太當下沈吟了一會兒，但是她有意聽完了這一篇梅家夫妻談話的報告，因為看來是



與威廉有關的；她又知道貞兒講話或報告，總有她獨出心裁的格式，所以不再吹毛求疵的干涉她，否則再沒有新聞聽了。

「那——那總好一點兒吧，」白太太卒要答她。

「那末，梅伯伯和梅太太兩口子一直說下去，」貞兒心裏不勝高興之至，便似開了自來水管門一般盡地傾瀉其耳所聞心所藏的消息出來。「梅伯伯又說當他年輕的時候一輩子沒有像這班壞話子那樣傻頭傻腦。他還說自出娘胎直至現在都沒有看見過一個小壞話子像威廉這樣傻的。」

白威廉的母親聽到這裏臉上不由得不稍爲紅起來。「梅先生真是不公道，他的話也太過火了，」她很莊重的說。

「媽媽，不是不公道啊！」貞兒立刻抗辯。「就是梅太太也以爲他所說的是言之有理哩。」  
「她真個以爲是對嗎？」

「一點兒不冤枉她，不過她沒有說壞話子或其他像這一類的話罷了，」貞兒又解釋。「她又說因爲那潘小姐甚麼巧言冶容故意引誘他們，致令威廉愛上了她；梅伯伯就說他不管誰誘誰，不管是誰之過，總之，威廉是一個由頭傻到腳跟的壞話子，其餘都是同類的東西，梅伯



極不過是喊破喉嚨公開宣布其所聞所見者而已，但有時也可得而避免，因為小孩不知廉潔，一在賄賂苞苴之手中他便溶化如蠟了。惟有小妹妹呢，她本性好把所聞所見的消息一一收藏起來，等到遇着特殊機會生死關頭之時，她然後一一搬出來；而且無論受了多少賄，她總要把耳聽聞目所見的一切盡地告訴她母親知道的。是故一個青年的愛人，如有可能，應當安排做年老的父母之獨生子；如其不然則他的母親和小妹妹定必知道他的私事多過他以為她們所知道的。

職是之故，在那一天的午膳中，貞兒的眼睛就令威廉覺得週身不安樂。她寂靜無聲的吃，盡量充分的吃，但是自始至終他總覺得她兩眸炯炯不停的注射着他的身上，這樣的凝視真是不可思議而嚴重難受；而且她又一言不發，更是莫測高深。這一來她簡直令威廉自己愈為焦灼不甯而對於她更為厭惡，尤其是此時威廉用「無聲的鄙屑」的態度對待她，因為這「無聲的鄙屑」的態度最叫人難過，在別的抵抗方法不行或失效之際，只好用這最後的表示了。而在貞兒那方面，她沉潛莫測的態度對於她自己並無任何不安的地方。其實，沉潛莫測的態度，乃是最安樂的表示，不過事實上貞兒那時並不是真的不可測度的。

他不過眼睛望着威廉，而心裏却想着梅伯伯——出了神而已。

## 九 小妹妹有大耳朵

母女二人是日下午的祕密談話並非那一天最後的一回事。晚上——在八句鐘時——貞兒就寢。當其跪在床前禱告上帝之際，母親在旁站立，等候小閨女禱告完了即熄滅電燈。（註：睡前跪禱是基督徒家庭對於兒童之宗教訓練）

「求天父祝福媽媽，祝福爸爸，祝福，祝福——」貞兒訥訥然不能完其說。停了一會兒，然後勉強再發聲，「祝福威兒。」

「親愛的，快說，」她母親催她。「你還沒有完哩。」

「我曉得了，媽媽，」貞兒睜眼舉頭對母親說。「我剛才不過是想了一想，想起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訴您的。」

「先禱告完了再說別的事兒罷。」

貞兒遵命，禱告遂草草了事。須知這是爲勢所迫，不得已而爲之，並非有意不敬虔也。說完了一聲「亞門」，她即一躍而起，再躍而臥。而一宗大祕密遂開始暴露矣。

「媽媽，我要告訴您的事就是關於爸爸的衣服。」

「爸爸的甚麼衣服呢？您說甚麼？」白太太即時轉問她，心中着實覺得詫異。

「哪！就是您們都找不到的衣服哪。就是您們天天翻來翻去也找不到的衣服哪。」

「是爸爸的晚禮服嗎？」

「一點兒不錯，」貞兒答。「威兒現在正穿在他身上哩。」

「甚麼！」

「是的，他穿上了，」貞兒重復伸述以堅其信。「我敢打賭自從那潘小姐來了梅宅之後他天天晚上都穿上那禮服去看她哩。無論如何，他在此時正穿上了，因為我親眼看見他的。」

白太太聽了，微咬嘴唇，蹙額再問，「貞兒，真的嗎？你說話不含糊嗎？」

「一點兒不含糊，千真萬確的。我親眼看見他穿上的。」

「怎麼樣看見呢？」

「這樣：剛才我換了睡衣之後，——在您上樓之前——光着腳兒——在樓上廊子走走——」

「貞兒，你不該光着腳兒亂走啊！」

「是呀。當時我聽到威廉自言自語，恍惚似演說一般。他獨自在他的臥房內，但是房門

並不是完全關閉的。他起先出門了，但又轉身進去，好像忘却了一些東西。媽媽我以為——我以為應該看個清清楚楚。所以我就在門外罅隙偷看裏面——」

「但是你不應該這樣幹呀，」白太太含着笑而說。「那究竟是不名譽的行爲呀。」

「是呀，媽媽。你試猜猜他幹甚麼呢？」（言時貞兒聲音和眼睛均表現興奮刺激之狀。）

「他穿上了爸爸的禮服，站在鏡子之前，起初他把頭擺到左邊，隨後又擺到右邊，隨後他便吠起來了。」

「他——甚麼？」

「媽媽，他低聲吠起來，好像一隻小狗一樣呢？」

「甚麼？」白太太失聲而叫。

「一點不錯，媽媽，」貞兒強有力地複述。「他連續吠了四五聲。起初他把頭擺在左肩上——好像這樣！（表演）後來他又擺在右肩上。（表演）每擺一回，他便吠一聲。『咆哮！』他這樣叫，不過沒有我現在這麼高聲。他叫『咆哮！咆哮！』您一聽得就知道是他學狗吠的聲音了，但他叫的不大好啊。媽媽，您以為他幹甚麼呢？」

「誰知道啊？」她驚異的母親喃喃的答。

「忽然間，」貞兒續說，「他不再吠了，也不把頭兩邊擺了，他忽然正經起來，嚴肅得很，好像自己對自己說密話的樣子。我揣度他一定是裝着對潘小姐說話，或者是在一個交際會中間。他便高聲說——也不是太高聲，不過我可以聽得他說甚麼。媽媽，他說『哦，我的會說卑卑話的美人啊！』媽媽聽聽，他就是這樣說：『哦，我的會說卑卑話的美人啊！』」

貞兒的聲音，在這表演當中，真是溫柔而震蕩，殊足以令白太太感覺得那發聲的本人——往情深之戀慕。『哦，——我的會說卑卑話的美人——啊！』那令人可怕的貞兒之聲，如怨如慕，如鴿子之求偶。

「可憐啊！」白太太失聲叫起來。「或者真不能怪梅先生——」她突然住口不說下去，轉問，「貞兒，後來他又幹甚麼呢？」

「後來，」貞兒說，「他便熄滅了電燈，那時我便離開房門，輕步挨身在牆壁，幸而他沒有看見我。他便從後樓梯用腳趾尖一步一步的走下去了。我猜他是偷偷的由廚房後門溜出去的，因為他穿上了爸爸的禮服的緣故哩。」

白太太住了聲，伸手準備熄滅電燈，却隨便答，「我想不錯。我以為這也許——」她想了一會兒，微笑說，「貞兒，我想頂好把這事算做我們娘兒兩人的祕蜜暫時不要讓爸爸或別

人知道，您說好嗎？我以為威廉必不至于糟撻了那禮服的。我想他一定是要借此出出風頭，要比別家的孩子們都穿得漂亮些，反正是爸爸也很少穿禮服的；而且爸爸又長得怪胖了，那禮服本來已是不大合適的了。好罷，我們就算這是我們倆的祕密罷。明兒我們再想個好法子。」

「媽媽，是呀。」

白太太當下熄滅了電燈，隨在黑暗中來和貞兒接了一吻，說聲，「睡罷。」

貞兒忙回答一聲，「媽媽晚安。」白太太正要出去，貞兒忽又發聲，「媽媽！」

「小閨女，要甚麼？」白太太忙停了步。

「媽媽，」貞兒慢慢地說，「我以為——我以為梅伯伯真是一個好人。」

「是呀！」

「媽媽，您猜猜威廉對着鏡子學着狗吠究竟爲甚麼呢？」

「我真是莫名其妙了，」白太太答。「貞兒，年輕的男女和小孩子們所做的事多有奇奇怪怪的。及至他們上了年紀——到了中年的時候，他們又忘却了他們在少年時所做的奇怪事了，而且他們又不明白那些後輩的新少年——像你和威兒——幹着奇怪事有甚麼意思了。」



「媽媽，是呀。我想我明白威兒爲什麼要吠了。」

「爲甚麼呢？」

「我以爲他一定是在練習哩。我想他是練習怎樣對梅伯伯吠哩。」

「不對，不對！」白太太忍俊不禁了。「小閨女啊，除了你之外，還有誰這樣想法呢——好女兒，快睡罷，忘了那事兒罷！不要再胡說了。」

雖然，貞兒幾乎生了一雙「通天眼」，慧目所視，迥非平凡。她那乖謬絕倫的思想在實際上差不多確與事實相符。原來此時此際威廉正在吠着。不錯，他雖不是直接對着梅先生吠，但却是離他不遠，吠聲可直入他的耳中。

## 十 梅先生與戀愛

梅先生亦可謂人中之最不幸的了！他由自己家庭的前廊被逐入內，遂進圖書室，意欲披讀一本世界名人傳。然而圖書室與外廊只隔一牆，因天氣炎熱，窗戶洞開，廊外之聲音，其眼簾雖可逃躲，但其耳鼓却不可避開。他的房子本來規模不大，裏面房間亦甚小；客廳，圖書室，餐廳，均各與前廊相連。梅先生簡直找不得逃難的地方去，除非走入臥房或廚房而已，但因他常患失眠，而家裏的廚子又有客來在廚房坐談，他真是陷于絕望困境了。尤其不幸者，他看書的燈——全家只有這一盞——又適裝置在外窗之旁，而潘小姐和威廉是時不遠不近剛坐在此窗外前廊上，兩小無猜似的正沈迷于甜蜜的無意識中，而梅小姐此時則正忙着在廊子的那一頭招待那多餘的分子——華約翰先生。如此的環境逼迫梅老先生使他不能不聽得清清楚楚窗外前廊兩人的談話——雖然後來按梅先生的表示，他之所聞去「談話」甚遠。過不了一會兒，他再不能靜坐在那交椅上。他兩邊搖擺轉動，歷時愈久身心愈不安甯；他有時喘哮起來，有時又嘆一口氣，有時則更呻吟幾聲怨語——氣憤憤地。

「哦！我的小乖乖呀！」潘小姐的聲音來了，其聲嬌滴滴，脆嚙嚙，似銀一樣。她正在夏天月亮高照着的廊上，其色光白也似銀一樣。「親愛的飛立，看呀！白家小孩子又學你叫了。看呀！白家小孩子把頭兒往左邊擺又往右邊擺，正似飛立一般哩。看哪！擺過了頭，他又吠，真像飛立一般啊！在座男女來賓諸君！現在請注意白家小孩子和親愛的飛立表演雙簧啊！」（她仿效開遊藝會時主席宣布節目）

「咆哮！咆哮！」白威廉的狗聲發出了。

這時，梅宅圖書室的一本「世界名人傳」不住的顫動，同時梅先生的嘴唇左扭右歪一開一合的在那裏工作——微聲自語，以怨以艾。

「再來一個！」潘小姐且叫且鼓掌。「白家小孩子，再來一個吧！」

「咆哮！咆哮！」

「壞話子！」書房的梅先生細細聲呢一句。

潘小姐的聲音這時又轉了調兒了——充實驚訝的甜蜜。「他怎樣能夠學親愛的飛立學得這麼樣肖啊？他應該要現身大大的戲院子做一個真的戲劇家哩，對不對呢，飛立？他隨便可以賺一百萬元一年哩，可不是嗎，飛立？」

威廉很謙遜的笑了一笑，隨口答道，「我常常喜歡學效飛禽走獸的叫聲的；不過我却不大願意選擇演戲作我一生的職業哩。您——願意我做戲嗎，——潘小姐？（當他講出『潘小姐』三字之時其聲特別震顫，含有無限的不可說的深意。）」

潘小姐忽然緊張地嚴重起來。「那是我的夢想啊！」她說。

威廉那時正坐着他腳下一張小櫬上，聞其言即仰望她那個被月亮照着光耀如神聖而顏色似琥珀的頭。她剛才那一句話似藏烈火，把他由頂至踵全身燒着，爲他有生以來未嘗經歷過的震動。他知道她向他表示她自己心裏隱藏的祕密——這是留下只爲幾個特別選擇的知心才肯盡情揭露的。他登時覺得一種靜默的銷魂的大樂——喜透心中。他覺得這時這刻實含着一種神聖在內。他搜索枯腸要想出一句說話來，希望可以匹配佳人的說話。忽然間，好像烟土披里純突然光臨，他憶起是日剛看過的一句話而私定爲美不可言，妙不可言的話。那是在一本雜誌中一幅插圖底下的說明，此時他隨口說出，似受本能衝動。

「您這樣對我說，我真感激萬分了。」他說：「我有生之日，永矢弗諼。」

「那是我的夢想啊！」潘小姐一再宣言，其熱誠不亞前次所說。「那是我的夢想啊！」  
「您當然可以成爲一個戲劇大明星啊！」威廉說。

這時，她的神氣又變了。她笑了一笑，有如一個小小的女孩子的笑（不是真兒的）。她坐在搖椅上前後大搖大動起來，把那雪白的小狗兒緊緊的偎抱着。「白家的小孩子說話真會討人歡喜啊！小滑頭真會巴結我們啊，飛立！」

「真的，真的！」威廉急于申辯。「隻隻字都從我心裏滾出來的。但是——但是——」

「但是甚麼？」

「但是您以為男戲子和女戲子在戲台上調情究竟怎麼樣呢？是不是他們真有戀愛的感覺呢？抑或他們只是假裝的呢？」

「那不一定，」潘小姐鄭重地說，「有時這樣，有時那樣。」

威廉更加嚴重地說，「但是他們怎麼能夠假裝成這樣呢？您以為戀愛是不是神聖的呢，露蘭表姐？」

這種杜撰的「露水的」姊妹啊，兄弟啊，老表啊，皆是「進行」和「活動」（或「蜜運」）的妙法，而凡十七歲的青年甚或年紀較長的都無不洞悉而運用的。在他倆初次會晤的那一天晚上——那真是神奇之夜，威廉和潘小姐兩人即很方便和很舒服地私下訂約以後不再隨俗稱呼，而一則呼為「白家小孩子」，一則呼為「露蘭表姊」。（如是如是他們竟然打破

了開首二十分鐘的客套和應酬的儀式了。」

「您以爲戀愛是神聖的嗎？」他一再追問，極其喉管之能事以發出最深刻的最嚴重的聲音。

「是呀，」潘小姐答。

「我也以爲是的，」威廉很有力地說。「我相信戀愛是天下間最神聖不過的東西。那假的戀愛不算，我意是說真正的愛情。您看好些愛人啊！我相信他們連戀愛是有甚麼意義他們也不曉得。也許他們天天高談雄論，但總是不懂得戀愛。戀愛是一種東西沒有人能懂得的，除非是親自感覺着，但是——如果他們不懂得，他們也不會感覺着的。您以爲對不對？」

「是呀。」

「戀愛，」威廉續發議論其聲悠揚震蕩幾達焦點——「戀愛在人之一生只發現一次，如果人不于此時發生愛情，或者將來終身一輩子永遠不再感覺着了。如果一個男子真真正正戀愛一個女子，他便甘心願意順從她——她要他幹甚麼，他便幹甚麼，您看對不對？」

「對呀，一點不錯呀！」那嬌滴滴似銀的聲音又來了。

「如果不順從，便是不戀愛，」威廉強有力地說。「但是如果他真愛她，他一定幹

的。有這樣的男子，真愛上一個女子，無論女子叫他幹甚麼，他必定拚命的幹。比方，女子要他愛她比以前更爲強烈些——或要他幹這一類的事——比方女子開口求他這樣，他非幹不可——如果他們真是互相戀愛。」

他暫停一息，隨即改用喁喁細語問，「我以為真正的戀愛是神聖的，對不對？」

「是呀。」

「我也是這樣想，」威廉熱烈地說。「我很喜歡您也覺得這樣，因為真正的戀愛在人生只有一次而已，但如不是真正的戀愛，那末，那末，——」他停住了，似乎要想出幾隻妥當的字眼來表示他的意思。「好些人並沒有真正的戀愛的，因為如果男子真心戀愛女子而女子也真心戀愛男子，如果他們真有戀愛，那末，這種戀愛常是神聖的。您以為戀愛是神聖嗎，——如果那是真正的？」

「是呀，」潘小姐隨口答。「再來一個狗叫！再做飛立罷！」

「咆哮！咆哮！——咆哮！」

那圖書室之內却有一位苦難未完災劫臨身的老頭兒在那裏切齒椎心低聲謾罵：「壞話子

！壞話子！壞話子！——」

這粗暴的咒語幾乎連續不斷。

……然而在那外邊月亮光照的廊子上一對青年男女的囁囁情話忽然停了。但是在那裏並不是完全靜默；一種美妙的樂聲却隱約飄浮于空氣中而爲老年人所不聞，所忘却者。那煩惱怨恨的梅先生，在此情況之下，自然覺得那些青年男女彼此長談那些話而爲甚麼可以不死去，因爲他早已忘却且再也不能聽聞青年人血管中音韻悠揚的美樂了。話雖是這樣說，無論他的記憶力強與不強，吾人對於這五十歲的老頭兒確不能不略表同情啊。

威廉先開口打破那片時的靜默。「在我——」他說，其聲震動，「在我——在我離開您的時候，您怎樣想着我呢？」

「很好，」潘小姐順口答。「飛立和我也都很惦念您呢。」

「不是這樣，」我想知道在您想念我之時，您用甚麼名字來叫我？」

潘小姐覺得詫異，不知怎樣置答，只順口發出驚訝之聲而已。

「我的意思是這樣，」威廉自行解釋。「比方，我初次見了您之後，我便叫您做『未相識的佳人』——那就是我那首詩裏的稱呼。」

「是呀！多麼美麗的名字呀！」



「但是現在呢，我不再用這名字了；當我獨坐思念您的時候，我另有一新名字來想您。今日下午，我在家裏閒坐着，我一心只想着您。忽然間，我口裏喊出這名字來。那真是至奇怪的事爲我有生以來所未會親歷過的。您說奇怪不奇怪？」

「真奇怪啊，」她答。「究竟是什麼新名字呀？」

「我叫您，」威廉莊言正色，字字着力，恭恭敬敬地說，「我叫您做『我的講卑卑話的美人。』」

澎！

他倆忽被書室內一種怪聲驚起；那似乎是由于一件很重的東西跌在地上（或是從遠處被擲在牆上）而生的。威廉跳起來忙走到窗門處窺入書室內，但見有一卷很厚的書歪歪斜斜的躺在近那讀書的燈下靠牆根之處。室內却杳然無一人；因爲梅老先生再也忍不住，憤憤然擲書于地，跑上樓上臥房去，而加增智識的希望和努力遂宣告失敗了。

他氣憤憤的跑進臥室，梅太太已覺詫異，入室後更用大力關上室門，澎然一聲更驚動全家人等以及隣宅。

樓下廊外的威廉，凝視了那卷「世界名人傳」一會兒，卽解釋云，「那一定是有人在室

內把那本書飛擲一隻蒼蠅啊。」話剛說完，樓上的「澎」聲比前更爲厲害，震動全座房屋。

「噯唷！」潘小姐驚叫一聲，跳起來。

威廉笑了一笑，故作鎮靜。「那不過是風吹樓上門兒罷，」他說。「我們再坐下卽如剛才一樣罷。」

不幸得很！左布烈適于此時出現于廊子的那一頭。論那左布烈君，年紀雖比白華兩人尙少一歲，而搗亂之能幹和專擅之才具却過之無不及。不特此也，對於潘小姐愛慕之忱他尤不在二人之下，而却無華約翰的溫柔性。他決心不走梅小姐所故意讓他走的岔路，因梅小姐看上了他，要留爲自己所有，所以老早就答應了白威廉的懇求讓威廉獨自霸佔了潘小姐；如是，左布烈當然要翻然來歸了。然而主見很強的左布烈那管三七二十一，一到廊上卽走到威廉和他的『講卑卑話的美人』之前。他卽得了美人的歡迎。威廉驚訝之餘，一股醋味勃然而起，攻上心頭，酸中帶苦。

「歡迎呀，」潘小姐很高興的叫。「左大哥來了！」他卽高抱小狗使牠的頭挨近布烈的臉，用手指導飛立的前腿向他的臉擦上去。「摩摩左大哥的粉紅臉兒罷，親愛的飛立！」

（布烈的小白臉上登時着了小狗的指模。）「真好！多摩一摩呀，小寶貝！我們再請他給我

們唱歌，好像昨夜一樣。」

她回頭對威廉說，「請他唱啊！我真喜歡他的聲了，您也喜歡嗎？」

威廉當時勉強制止自己的無明火，隨即冷笑一聲，以傲慢之語說，「他會唱嗎？他也曾在這裏唱過曲嗎？爲什麼這家裏的人不叫警察來干涉呢？」

強硬的布烈橫受此突擊，怎肯放鬆而不與計較？他立刻迎頭反攻，「他們即要叫警察來了，——如果你要在此獨唱。」回過頭來對着潘小姐，大笑起來，笑中含刺。「你有時應該聽聽那小傻子唱唱啊，如果您想臥在床上苦病兩日。」（無怪梅寶釵說他『諠而且虐』了。）

口角已起，彼此唇槍舌劍愈來愈猛，幾至發生野蠻舉動。威廉的怒火已被激起，而左布烈自從潘小姐來後天天晚上獨被威廉包圍已不能忍。加以威廉每晚均穿上禮服，相形見絀，更爲難堪，（華約翰亦同具此感）何況此時確是由威廉先行挑釁，左大哥再不能耐，即舉足向着敵人進前一步，一腔怨氣由鼻子噴出來直冲霄漢——其聲可聞。

「我們一塊兒合唱罷，」在這戰機危急一觸即發之情勢下，那聰明的女「智多星」急忙提議。「來呀，寶姊妹，『跳起來約翰』（這是一個名辭——綽號）」她叫梅小姐和華約翰。

「男女學生齊聲唱，學校銅鐘響了當，……」

這小小計策，果奏奇效——，立化干戈爲玉帛，弭內戰而致和平，女英雄之功豈淺鮮哉？梅小姐和華約翰二人當下欣然遵命前來，由是廊上五位青年男女合爲一夥，共坐在廊前石級上，皆大歡喜，喊破喉嚨大唱特唱那年夏季最盛行的一隻小曲，歌韻悠揚，昇入雲際——而且直入梅老先生的臥室內。

潘小姐唱一音。威廉有時也唱兩句一音，有時只是有聲無辭的追隨着音調。梅小姐「唱二音」。左布烈「唱四音」（低音），而華約翰則唱三音」（高音）——卽是他的聲有那麼高便嘶喊到那麼高，高出衆人之上。這小曲的音調很不錯，歌辭也有意味，不過在諸音樂家當中只有梅小姐一人懂得其意義，而白左二人暗鬥甚烈，各逞豪強，不肯相下，潘小姐介于兩大之間，只隨聲附和而唱而已，但心裏究竟不知所唱是甚麼也。

華君之聲，高則高矣，然以響亮洪壯論，尙不及威廉的，所以梅老先生在樓上隻隻字聽得清清楚楚沒有絲毫困難。

「我愛吾愛于清晨，

我愛吾愛于黃昏，

我愛吾愛于黎明，  
依稀猶見天上星。

有人愛上日光光，

有人愛上露滴滴，

有人愛上雨淋漓，

我獨愛你愛無極。

我指天星立盟誓，

之死靡他惟愛你——

之死靡他惟愛你。

他們一共唱了四次；然後左君獨唱一曲，威廉繼後又獨唱一曲；完了，五人再合唱「我愛吾愛于清晨」一次。

當他們高唱愛曲之時，梅老先生獨臥床上展轉反側，隨着歌韻的節拍而轉動不息——與樓下的音樂家只隔十八呎的斜線而已。充實他耳的是愛，貫盈他腦的是愛，因此他自己口裏也不住的喊愛——愛——，——雖然他獨臥在屋子裏。一邊悻悻的喊愛，他一邊又氣憤憤的

喊壞話子和其他句語——大約自盤古開闢以來從未有人拿來與愛情聯合在一起說出的話。

他的思想和呪語不斷地發出直至更闌人散之後仍未停止，甚至全家以及隣家上下老幼都已歇息，他仍然在床上獨自喃喃不休。卒之，他憇然入夢了——但適當他睡着之時，離他遠遠有一位年輕女子睡醒了，正想着他。

## 十一 眞友誼開始了

這女子不是別人，卽白貞兒小姐是也。天亮了，她睜開了眼睛，她第一個思想卽惦念着梅老先生。這卽是，她一醒了梅老先生已在她的心裏；原因是當她在梅宅家裏書室害肚子痛時竊聽他倆夫妻的講話，入了她的腦，印象非常深刻，大約她也曾夢見他。況且貞兒與梅老先生有一種共同關繫——這雖然梅老先生還未曉得。自從威廉複述潘小姐的問話：「這個醜怪的女孩子是誰呀？」入了貞兒耳裏，少不了發生相當的效果。貞兒一向保持她漠然不相干的態度，但是那問話却留藏在她心裏，因爲她陰沈多智，心計甚工，聽了人家說話卽留在心裏在靜默中思索忖度，不肯放過。

直至早餐時候，她腦中只想着梅老先生一人；食後，在整個上半天，她又不時想着他。及至下午，有一串與威廉的熱情無關的事情陸續發生，這更令她想念梅老先生比前更爲殷切。與母親再有一次的祕密談話也不能使她分心轉想別的題目。那末，誰說這不是天意呢

那天下午大約在五點鐘的時候她和梅老先生竟然在大街上面對面的會着了？由種種情形

看來，我們迫得要相信她是故意在此時此地碰見他的。

梅老先生正由辦公處走路回家，他是好整以暇的慢慢行。但是每一念及黃昏後家內種種必來的光景，不禁心悶要嘔吐了。論他的貴體本來已不是屬於粗壯頑健那一類的，自從這十幾日以來身子更受糟蹋了。每多經一晚，他便覺得愈軟弱一點。有時他可憐可悲地未嘗不想着暫行離開環境以避煩擾。他本來無意要到一所特別地方去；但是如今呢，說也奇怪，他所極想去的地方不是花香鳥語風景自然的村鄉；而最令他念念不忘的却是投入老人院裏找一間屋子暫住片時——但必要院中老人年齡最低限度過了八十歲的方爲合適。

愈走愈慢的脚步卒之把他帶回到他從前以爲是家的家之附近。忽然間，他見着一個身穿方格布衣服的小姑娘走近他面前。其時，那女孩子右手拿着一枝小棍，在街上追擊着一個把桶的鐵箍爲戲。她的步伐狀態完全視乎那鐵箍怎樣轉動。如鐵箍轉得規規矩矩的一直往前，她便跑得快一點；但如鐵箍似喝醉酒一樣歪歪曲曲的轉動，她便不能不跟着走「之」字形的路，進行很慢了。然而無論那鐵箍怎樣走法，她總是慢慢地和不斷地吃東西（用左手拿着）——那不消說，仍是一塊滿塗蘋果醬和白糖粉的黃油麵包。

梅老先生瞧了她一瞧，身上不禁微微的戰慄起來，似乎是受寒一樣；因爲他認識這小姑娘



娘不是別人，正是白威廉的小妹妹。

還不知道她已經引起了梅老先生那種的情感，她捉住了鐵箍，走近他的面前，竟停下了步。

「您好呀，梅伯伯？」她禮貌週全，很鄭重地說。

「好，不壞。」他沒精打彩的答。

貞兒仰望着他，似乎很有信心而且具有一種怪異而不自覺的愛心。「您是回家去嗎，梅伯伯？」她且問且轉過身來在他身邊同走。那時，她已把鐵箍掛在左臂上而將滿塗蘋果醬和白糖粉的黃油麵包移交到右手，因此一口一口的送到嘴裏比前更爲方便了。

「大概是吧！」他喃喃的回答。

「我的哥哥威兒今天整個的下半天都在您家裏呢，」她說。

他照樣的答，「大概是吧，」然而其聲甚悲哀，其調則甚痛苦，兩者相合便化作切齒仇恨之有聲的象徵。

「他剛才回家去了，」貞兒續說。「我也是剛由您宅子前面走過大街那邊哩，大概他沒有看見我。他常常回頭看您的房子。潘小姐還是在前廊啊。」

「大概是吧」，這一回乃是嘆一口氣的呻吟聲。

貞兒繼續報告他一點好消息。「我的哥哥威兒今天晚上不再到您家裏來了，但是他自己還不曉得呢。」

「甚麼！」梅老先生驚叫一聲。

「威兒以後每天晚上永遠不再到您的家裏了」，貞兒很有思想的說。「他不再去了，不過他此時還不曉得哩。」

梅老先生目不轉睛的睇視此奇女子，忽似有一道陽光閃閃爍爍照射在他久經憂患歷受災劫的苦臉上。「您真個知道他不再來嗎？」他問了再問，「你怎知道呢？」

「我知道他一定不」，莊嚴端淑的貞兒回答，「因為我告訴了媽媽一些事情。」

這時，這時，一種溫和的煖氣漸漸傳遞梅老先生整個的身心。復有一種新的情感在他的胸中發起萌芽；他對於貞兒覺得親熱得很。她分明是值得疼愛，應受感激的小姑娘；尤其是她剛才自述的行爲——報告消息——亟宜鼓勵的。他願左布烈和華約翰各人家裏也有一位像貞兒這樣的小姑娘。無論如何，如果她所報告關於威廉不再來的話是真的，心里已覺如釋重負，大有所得，一條老命究竟可以活下去吧。

「他大概是改在晚半天到您家里」，貞兒又說，「那時候您大概是不在家吧，梅伯伯；也許您偶然間回來早一點——即如那一天我們聖經班學生到您那里茶會。就是因爲那天您所說的話，我都告訴媽媽了。」

「告訴媽媽甚麼話呀？」

「就是您所說的。」

梅老先生還是迷迷糊糊的不明白。「說甚麼呢？」

「哪，就是說威兒的話，您記得嗎？」貞兒滿懷善意的說。

「不，我真不記得。」

「那一天我剛在您的書室里躺着，」貞兒據實報告。「您和梅伯母說話，說威兒，說潘小姐，說了好些東西哩。還不記得嗎？」

「噯唷！老天爺啊！」梅老先生忽然記憶起來了，把那時的情狀加上貞兒在一塊兒。

「我們的說話你全都聽得嗎？」

「是呀，」貞兒點頭。「我全都告訴媽媽，一字不漏哩。」

「該死！該死！」

貞兒又說，「我以爲我做得真好，因爲，看吧，這就是媽媽想出法子令他晚上不能來，只可白天來的原因了。她不願意威兒的行爲令恁生氣至要恁說那些話罵他；所以她今天想出一條好法子；以後威兒不再來和潘小姐講哀亂——愛戀，致令恁要去瘋狂院裏去了。但是他自己現在還不曉得哩。」

「曉得什麼？」梅老先生發此奇問，此時對於貞兒愈爲疼愛了。

「他還未曉得他今天晚上不能再到恁家里；明天也不能；後天也不能；再後天……」

「那是你媽媽叫他不要來嗎？」

「不是啊，梅伯伯。媽媽說他年紀也不小了，再不能叫他這樣，叫他那樣了，反正媽媽也不願意這樣做的。不過她想出一條好法子。」

「什麼呢？什麼法子呢？」

「呀，這是一點秘密，」貞兒津津有味地說。「但是我可以告訴恁前一部——即是那秘密之前部。」

「說罷，好孩子，」梅先生宛轉央求。

「好罷，那是關於威兒身上所穿的，」貞兒開始發表，且走且接近他身旁。「我不能告

訴恁他穿的甚麼，因為那是秘密——但是他每天晚上來看潘小姐之時都穿上的，可是那是爸爸的東西，但是爸爸一點兒也不知道。有一天，爸爸要穿上那東西，因為他是有權穿的，梅伯伯，但是威兒卻沒有權穿的，但是媽媽那天却找不着，以後天天搜查全房子，差不多翻人家了，都找不出來；直至昨天晚上我才看見威兒穿上那東西。他剛要出門到恁家里去看潘小姐。後來我都告訴媽媽知道，她說我們必得要保守秘密，所以我不能告訴恁那是什麼東西了。後來，到了今日下半年，我跟媽媽在一塊兒；她說因為我告訴了她秘密，她說我可以同她走進威兒的臥房，因為我猜媽媽是要進去找尋那東西的，梅伯伯——

「是呀，」梅老先生說，臉上現出讚美的顏色。「是呀。」

「果然那東西藏着威兒臥房裏邊窗門下的椅子底下；但是媽媽那時不知怎好，因為她很不願意威兒的行爲令恁和梅伯母那樣討厭他。所以她說，那東西，那秘密，本來是爸爸的，不是威兒的；她說，那秘密已經是太窄，爸爸不合適了，但是威兒穿上又太寬一點，所以她就那那秘密包好；後來我跟着她一塊兒到裁縫那里；她叫裁縫放寬了些，使爸爸再穿上之時身材合適哩，梅伯伯。她說必得要放闊好些，好些。所以我看如果威兒再穿上之時必定很不好看了。但是，梅伯伯，反正那裁縫要兩個禮拜才改好那東西，到那時潘小姐也許走了吧。」

就在這兒，兩人已走到了梅家的宅前；梅老先生停住了步兒，很親愛的俯視貞兒——當她真是他的知心人。「你真的相信他不再來嗎？」他再問一句。

「梅伯伯，」貞兒回答，「反正媽媽說，威兒以後在晚上當您在在家之時他必定不再來的了。梅伯伯，因為他每天晚上都穿上那祕密，忽然間不見了那祕密，必定不好意思在晚上再來的了。媽媽說，她以為必定是這樣因為他現在剛剛十七歲。她也不告訴他這祕密哩，梅伯伯。她說這是頂好的法子。」

貞兒的新朋友連續點頭，表示同意。「這大概是你剛才所說他今天晚上不再來的原因吧。」

「是呀，梅伯伯。」

他把一隻臂肘放在門柱上，注目俯視，愈覺此奇女子之可欽可佩。「我曉得你姓什麼」，他說，「但是你的名我却忘了啊。」

「我叫貞兒。」

「貞兒，」梅老先生續說，「我想送給你一點小小禮物呢。」

貞兒低了頭，雙眸也垂下（真是謙讓可風），隨即把那塊滿塗蘋果醬和白糖粉而沿途做

他倆伴侶的黃油麵包之最後的一口送進嘴裏。原來她的服務是義務的，並不是受傭的；他並不是要取酬償的（又是俠義可風）。

「我，我必得要回家去了，」她說。舉頭望了他一眼，含羞帶澀地笑了一笑——貞兒絕無僅有的一笑——她發足飛跑，三步兩跳，煞那間，縱迹俱杳。

雖然貞兒義俠可風不受酬償，但是那天晚餐後威廉之戚戚不安的態度却令她感到興味。食事既畢，他即跑到樓上自己臥房裏去，但約過了廿分鐘，他即跑下來到圖書室。在這室里，貞兒正和爸爸媽媽一塊兒坐着，（她的權利可坐至七時半）。威廉睜眼由父親望到母親，嘴里似乎要說話，但又說不出。不一會兒，他又退出，直跑上樓，樓下各人即時聞得樓上有翻箱倒篋之聲；最後復有較小的聲音由假三層樓降下，那也是搬運箱子之聲。

隨後，他又跑下來再走入圖書室里，一再想張口說話，但也如前說不出。他又跑上樓去，未幾又跑下來。在他一上一落之程序當中，貞兒就寢的時候到了，她即上樓入自己臥房安排睡覺。她母親來聽她禱告畢即關閉電燈。白太太走出來到樓上走廊之時，貞兒却聽聞她對威廉說話。這時的威廉正在自己臥室里好似考古團員大舉發掘古物一般的忙。

「威兒，也許我沒有告訴你，但是——你記得嗎？爸爸的禮服不見了，我找尋了好幾

天。」

「是——呀」，威廉勉強發出繼續似破似澀的聲。

「哈，今天我找着了！你猜猜我放在那里呢？我在你窗子下邊的椅子底下找出來的。你瞧我多麼沒記性呢——自己放在那里又忘了？我拿了到裁縫那里去，讓他放闊。太窄了，爸爸穿上不合適，改了之後送回就很合了。」

這時威廉所受的打擊真是難以筆述，直至次日晚餐，心里不特不大舒服，而且情狀奇怪，其妙難明。

次日，餐桌上不見貞兒入席。「可憐的小閨女，她病了躺在床上，」白太太對丈夫解釋。「今天下午我出門去了；她自己一個人吃了一盒五磅重的巧克力糖菓。」

威廉和他父親兩人同時驚異不勝。「她怎能夠得有一盒五磅重的糖菓呢？」白老先生追問來歷。

「恐怕貞兒年紀雖小，也開始講戀愛了」，白太太微笑說。「有一位男界送給她的。」  
「什麼男界呀？」威廉急急質問。

他母親的炯炯雙眸，慢慢轉注着他的眼睛，他忽然感覺到一種不可思議，莫測高深的玄



妙，神祕，令他想起前日貞兒閃爍注射的眼光一般無異。

「是梅老先生」，白老太太很溫柔地答。

## 十一 病徵之進展

白老太太小小的外交策略，果奏奇效；她確是一個具有真知灼見的婦人。她的兒子是晚果然留在家裏，不出戶門半步。她十分滿意了，不過他在家庭中並不加增甚麼生趣，因為他狀態奇異，神不守舍，而且輕于發怒。自茲以後，每天晚上，都是如此——他獨自一人，呆坐于家中前廊，形似發夢，心甚痛苦。但是一到下午呢，他便活動起來。

是這樣：

有一天下午，他在臥室中反扃室門以防免母親或貞兒之侵入。他坐在書桌前，從抽屜裏取出一個紙盒；開了盒，把盒裏所藏的東西都搬出來，一一擱在桌子上。盒裏的東西，表列如次：

計開

凋殘的玫瑰花成朵

其他凋殘的玫瑰花數朵（均已瓣瓣碎了的）

枯萎的花葉三片

猶帶有紫羅蘭香粉味的白絲帶成條

小小銀鞋扣成個

大假珠的衣扣成隻

小假珠的衣扣成隻

玳帽髮釵成枝

女裝小睡鞋之後部半截

殘餘的野花小半串

乾枯的蒲公英四五朵

其他乾枯的植物尚有多種，一一不可辨別

威廉注目睇視這紀念品；旋由其外衣裏面的小袋掏出一掬亦香亦煖半殘半碎的紅花——

花雖未全死了，但經過三小時的嚴密監禁，憔悴困苦痛不欲生的情狀已見諸顏色。斯時威廉之細膩溫柔，真是自從他五歲生日那一天想修補那打破的土偶人之後，園府人等都未曾再見過。他輕輕把殘花片片裝置在紙盒子當中與其他植物礦物等等古董一視同仁的收藏起來。

他的目光射出萬種深情，諸紀念品對於他一生的價值由此可見，然而這些殘花敗葉等等居然發生如許價值真是怪事，因其來源距其家不過一里之遙，而且滋生繁茂，供給不斷。此時潘小姐到梅宅住了約有一月光景了。但是她仍未有表示何時要走，大概她總想住到暑假滿吧。凡有一花一葉或零星什物偶與潘小姐接觸過，或潘小姐與其接觸過的，皆是威廉博物院所適合收藏陳列的寶貝。所可惜者，其所藏品，縱愈聚愈多，然皆大同小異；恐屆秋間，盈箱滿篋無非三幾種東西，衡以「物罕爲奇」，「異樣爲貴」之玩古董原則，則其博物院之價值未免不高耳。

威廉的書桌是放在一個外窗之前，空中種種雀鳥飛聲鳴聲均自此窗奔入，但對於威廉此時的情態大爲不合。伸首下視，他一眼看見三隻低等動物在草地上蠢動。其一是老詹；他正在那裏割草。其次是吉利；牠是採取一個臨時的姿勢，全身成一三角形藉以施用後爪抓牠的耳朵，同時牠目不轉睛的注視着那第三隻動物。

那第三隻低等動物，不是別的，卽貞兒是也。她一手拿着一塊滿敷糖粉的餅乾（今日口味變換了），慢慢地但是堅毅地咀嚼，全不覺得其身旁目瞪口呆以恨以妒直至悲憤欲絕之吉利也。是日貞兒穿上一身整齊潔白的衣服，腰間束上一條藍色帶子，果然漂亮。她站在草地

上。似有味似無味的看着老詹割草。

從一個無上光榮無上高貴的地方，這位紙盒博物院主人俯視這三條平平無足奇的生命。貞兒，和老詹，和吉利三者的狀態，他愈看愈覺其可憐還可笑，尤其是她，他，牠三者都不自覺。她，他，牠所吸的空氣，怎比擬得威廉所吸的那麼清高華貴，擇斗攀星呢？但是她，他，牠管甚麼？這三位被輕視的弱小階級甚至不自知其本身對於潘小姐沒有一點意義哩！

吉利感覺得牠的耳朵太癢了，後爪盡力的抓也得不到充分的舒服，可是牠並不覺得失望。本來牠的希望不大，所以失望自然不大，而況此時牠的思想正在別處。立起來，牠讓牠的鼻子隨着牠被誘惑的眼睛；結果，鼻端竟嗅到貞兒外部所有最後一塊的餅乾。

這景狀竟至今高高在上歷歷親親的威廉焦灼起來。「好傢伙！」他在窗門內大叫。「那畜牲的臉兒接觸過的餅乾你還要吃嗎？」

貞兒鎮靜如恆。神色不變，斥駁一句，「那不是牠的臉兒。」

「如果不是牠的臉兒，我想知道那是什麼——」

「那不是牠的臉，」貞兒斤斤置辯。「那是牠的鼻子。也不是牠整個的鼻子，不過牠的鼻尖兒，輕輕的嗅了一嗅罷。」

「無論如何，我問你還是要吃那塊餅乾不？」

當時，貞兒用手指把餅乾邊皮一點擲下來，讓吉利吃了，其餘全塊仍留爲自己受用，慢慢吞了，同時繼續看着老詹割草，而並不覺得窗門上一對焦灼萬分的眼睛仍舊注視着。

「我一生都沒有見過這麼可憎可惡的事啊！」威廉大聲宣佈。「我真不相信，如果有人告訴我的妹妹竟然吃那狗吃——」

「我沒有，」貞兒急辯。「反正我很愛吉利的。」

「天啊！」她的哥哥大叫。「你以爲你愛那畜牲就好一點嗎？呀，我又來問你了，」他繼續說，其聲更爲嚴厲，「我想知道你的餅乾是那裏來的呢。你究竟打那兒取來的？」

「是從備餐室取來的。」貞兒轉身向房屋走動。「我又要去多取幾塊了。」

威廉失聲叫；原來這些小餅乾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的母親，爲好奇之心所催迫，亟欲見見一位久聞素仰鼎鼎大名常在其腦海盤旋的潘小姐，因之特邀梅小姐請其于是日下午同到家裏來喝茶，冰凍的茶；此外還請了幾位年紀相若感情融洽的青年同來。這茶會是特爲其兒子而開的，而貞兒吃了一塊又一塊——兼用以喂狗——的小餅乾就是預備在茶會用以饗客的。此時，威廉不知怎樣停止她的侵略，同時又深恐潘小姐到家里茶會時，所有餅乾都給她

吃個精光了。

威廉把那紙盒子（博物院）放回抽屜那裏——恭恭敬敬匆匆忙忙的；然後加增其匆匆忙忙而減縮其恭恭敬敬，一直跑到樓下備餐室那裏。他的腿比貞兒的長得長些所以佔了便宜先到同一目的地。不數秒鐘工夫，只見他與一盒小餅乾同時出現于他母親之前，其時他母親正在客廳佈置桌子上的鮮花。

威廉走入客廳時之形像，宛似古畫的希臘人——頭頂上用雙手緊持着一個小白鐵盒子，內載各式大小餅乾，此卽是貞兒靜默無聲地，而繼續不斷地，且很有系統地，所侵略之目的物也。在這佔了下風的形勢之下，她仍然表示冷靜而鎮定——這種神色自若的態度正是她的特性。

若威廉則大不然；他，兩臉通紅，雙眸出火，騰騰怒氣，振振有辭。「您看哪，這孩子幹的甚麼？」他質問。「您讓她破壞一切事情嗎？」

「破壞？」白太太「心不在焉」的複說，將桌子上一盆鮮花換水。「破壞？」

「是的，破壞！」威廉斯時怒氣填胸，不可自抑。「如果您再不想法子制止她，那嗎，恐怕潘……，恐怕客人們未來，都被她破壞了。」

白太太笑了。「威兒，把餅乾盒放下來吧。」

「放下來？」他如響斯應，滿腹疑惑。「有那孩子在這屋子裏，亂偷亂搶好像……」  
「來吧！」白太太親自把那小白鐵盒子接過來，順手放在一張椅上，十分鎮靜地挑選了五塊小餅乾給與貞兒。「我早先答應過再給她五塊的。你知嗎，醫生說她的消化力很好，他常誤會了她是不好的呢。這少少點心並不至令她害病的啊，威兒。」

白太太這種說話分明有意誤解他的動機，真令威廉難于啓齒回答。「您以為」他很暴躁而粗鹵地開口，「你以為……」

「不要緊，那餅乾是這麼小塊，」白太太再說。「就是整盒都吃了，她也不至生病的。」  
「唉，天啊！」他狂叫。「您還以為我顧慮着……」他憤氣塞咽喉，不能自完其說，只是表現幾種懊惱悲痛的姿勢。俄傾，聲音復原，又大聲疾呼，對母親質問：「您曉得嗎，潘小姐不上半點鐘就要到這裏來了？您想想，她對於這全村的人將要引起甚麼的意見呢——被人家請來茶會，但到會時看見三分二的餅乾都已吃光了，其餘剩的又被些賤格的孩子亂攪亂爬統統糟蹋過？」在這兒，威廉如大演說家之侃侃陳辭，無如效力絕鮮，蓋貞兒眼睛動也不動若充耳不聞，而白太太仍自照樣從容不迫的佈置那桌子上的陳設。其實，在這一齣



相罵的短劇中，女性方面不特佔了人數居多的便宜而且還得了情感上的勝利。潘小姐之蓮駕親臨對於她們之意義分明大異于對於威廉。「我告訴您吧，」威廉又宣言；這種事情不必發生太多便足令潘小姐見得這村的人是沒有教育的，是野蠻未開花的。」他立刻自行更正，「未開化的了。最不幸的就是要潘小姐來到我自己家裏親眼看見這種……」

「威兒，」白太太柔聲細氣說，「趁着你的朋友未到之先你到樓上去梳梳頭髮罷。千萬不要太焦急啊。」

「焦急！」他又大叫。「你以為我是焦急嗎？唉唷，天啊！」

他霎時兩掌相合，在悲痛其母知識低下之際，將身拋在椅上，在差不多完全坐下之前其母和貞兒猝然同時大聲呼喊趕上來把他拉住。

「不要坐在餅乾上啊！」她倆同時叫喊。他立刻運用全身天賦技能「懸崖勒馬」，始將其自身及一盒小餅乾拯救了。噓！險啊！出了險之後，他決意仍然站立不坐了，口裏還是斤斤置辯。「我再顧那餅乾甚麼？」他又質問，仍怒氣沖沖，兩脚却在廳內踱來踱去。「這是關於原則上的問題！您以為潘小姐到來這裏探視朋友，我們應該令本村得有一個不好的名：

……」

「威兒！」他母親瞧了他一瞧，似乎絕了望的。「去梳梳罷。你去照照鏡子，你把頭髮都爬得像茅草一樣的亂了。」

他也定睛看了她一眼，立刻飛奔上樓。

貞兒很恬靜的望着他，口裏却喃喃有辭，「他說話真古怪啊！」

「是呀，小閨女，」白太太答。她搖搖頭，再說一句意義模糊，似謎非謎的話，「他們都是這樣的。」

「媽媽，我是說威兒啊，」貞兒說。「大凡是什麼事稍爲與潘小姐有些關繫的，他說話總是古古怪怪的。您以爲他是不是古怪呢，媽媽？」

「是呀，但是……」

「媽媽，但是甚麼？」他母親停了口却被她盤問。

「少年人到了他的年紀，大概有這樣情形的吧，貞兒。」

「人人都有嗎？」

「不，我想未必人人都是如此。不過有些吧。」

貞兒的興趣忽被引起，又問，「那些人的行爲都是像威兒一樣的嗎，媽媽？」

「不，」白太太答，「這就是個問題了；你不知道將來鬧到怎樣呀。」

貞兒點頭。「我大概知道吧，」她說。「您是指威兒嗎，媽媽？」

威廉本人打斷她的話頭。他突然重現色相于廳門上——其色也躁暴粗豪，其相則仍是首如飛蓬。他兀立在那裏，莊言厲色的問：「那孩子穿上這樣漂亮的衣服，幹嗎？」

「威兒！」白太太驚叫。「去梳梳頭髮吧！」

「我要知道爲甚麼那孩子今日特別打扮起來？」他堅問。

「爲着你的體面的。你不要她在你的茶會裏穿得光光鮮鮮呢？」

「我早料中了！」他大叫。這時他的憤怒和恐懼的合併作用都在他亂草般的頭髮上發洩。「我早料中這一着了，但是我還不十分相信！您讓這孩子……讓這孩子……」這時他的熱情又影響到喉部，聲音竟至模糊不辨，欲斷欲續，零星落索的，東一句，西一句：「……邀請我的朋友——小孩子的茶會——天啊！——以爲潘小姐喜歡玩土偶人……」

「貞兒一定規規矩矩的，」他的母親安慰他。「不讓她在場，行嗎？威兒，不要替你的朋友擔憂；他們必定很喜歡見她的。他們都認識她，或者只有潘小姐，但是……」白太太低了口；不一會兒又說——很無心地：「聽說那位潘小姐很喜歡假充做一個女孩子呢，對不

對？」

「甚麼？」

「是的，」白太太仍是從容鎮靜的說，「我的確聽聞她很喜歡講卑卑話的哩。」

一聞此語，威廉身上立刻抖震起來，正如冷水澆背。抖過了，他變爲嚴肅強硬態度。「您敦請一位女客到您家裏來，」他開始抗議，「但是還沒有會面，就先批評這位至華貴的女子。好傢伙！」

「唉唷！我沒有『批評』誰呀！如果她真的愛『講卑卑話』，我以爲一定講得很好聽，我一定不反對的呀。但是如果那是真的，爲什麼我一提起來，你便這樣憤怒呢？」

「您那樣的說法！」他很冷靜的申辯。

「唉唷，我不過隨意說罷了。」白太太微笑；此時大概已是忍不住了吧，翻過來向她兒子開玩笑——這種頑皮，或俏皮的性質，雖在老婦人也不免偶爾爆發。「威兒，如果潘小姐要假充一個聰明伶俐的小姑娘，也不妨讓貞兒學學她，豈不是很有益處嗎？」

威廉更受這一激，高叫起來；他明知受了打擊，但不知怎樣和那裏着了道兒。可憐他此時頭腦頓成空洞，竟至不知所答。「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他只有飛跑回樓上臥房裏。

跑到大門內穿堂之際，近兩扇洞開的大門處，他眼有所見，忽停了足。仍在廳內的白太太和貞兒遙聞他呼喝勤勞的老詹：

「喂！你到後園割草罷。快把你的狗帶走！」

「後園的草早已割完了，」老詹最友善的答聲，同時割草機的軋軋聲暫停。「今天早上割過的。」

「那末，你現在別割前園的草了。無論如何，往後園裏去罷。帶了那狗去！」

「別管後園的事罷。吉利不攪擾人家的。」

「你聽到我說嗎？」威廉厲聲大喝。「我說什麼，你得幹甚麼！快走！」

老詹很快樂地大笑，「哈哈！我得要在這兒割草呀！」

「你敢違抗我的命令嗎？」威廉愈爲嚴厲，大逞威風。

「是呀！誰給我工錢的呢？那就是我的東家。你的媽早上吩咐過，『老詹，你在日落之前都把園裏的草割完了。』走了不成的，先生。不要亂叫罷！」

又碰了這釘，威廉當即轉身到母親和貞兒那裏。「我請您到大門那裏看看園子外邊

啊！」

「我看了那前園十多年，什麼東西都看到爛熟了，威兒。」白太太回答，着實有些麻煩了。

「我是請您看看老詹啊。」

「他的面孔我也看慣了，」她說。「你爲甚麼要干涉他割草呀？」

威廉埋怨。「今日貴客光臨，您真個要人家看見我們家裏雇用這些僕人嗎？天啊！」

「什麼話！老詹是這隣近地方的散工；他給這裏十家八家做工的。這裏人人都熟識他。」

「是呀，但是一位外來的女客不認識他呀。天啊！您猜猜她見了這黑鬼，將要起了甚麼感想呢？您知道他穿的是什麼？」

「威兒，那大概是一件沒袖子的襯衫吧。」

「不是，您一定知道那不是一件襯衫，」威廉苦楚不堪。「您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但是您讓他在園外做工，令一位——一位最華貴——令我的朋友都看見他的怪狀醜態。他們必定以爲那條狗是我們家裏的。當有知識的人來到一家，看見牠在門前坐着，必定以爲那就是那家的狗了，是不是呀？」威廉當時的狀態，愈出軌道了，他在廳內踱來踱去，而心裏的痛

苦竟達至焦點。「天啊！您想想，潘小姐對於本村的人將發生什麼的感想呢——她被邀請到此和我幾個朋友會面，第一便見了一個醜怪黑鬼穿了一件破爛汗衫在前園？她又有什麼感想呢，——入門便見茶會的餅乾已被一個醜怪女孩子吃了一半，而家裏的人又要解釋那雜種狗不是本宅的，乃是那黑鬼的？——」他呻一口氣自己打斷話頭。「大概她也不相信吧。人人都會說那不是自己的狗！那就是您想她看見的了，她還未有走進屋子裏來哩。我們不讓她看見有一個正式的園丁花匠，穿上正當當規規矩矩的做工衣服，又不讓她看見一隻老虎狗，或德國狼狗，或其他好看的狗，但是反令一般外來的有知識的貴客先先瞧見一個醜怪黑鬼，和一條醜怪雜種狗隨地爬着虱子，虱子還可以飛到人家衣服上。我問您羞家不差家？丟臉不丟臉？好傢伙！……」

「威兒！」

白太太設法令他傾耳而聽。「如果您好好的到樓上去梳梳頭，我就叫老詹和吉利停工半天，到別處去吧。而且如果您靜默的坐下，不要恁焦急，慢慢等候您的朋友們到來，我就……」

「靜默？」他回聲，搖搖頭，似怪其言之神祕。「在家裏只有我一人是最靜默的。開茶

會招待賓客，如果我不從容鎮靜，那真是好看了！」

「好吧，去呀！」她柔聲再叫他。「去梳梳頭髮再來吧。還把領子換換罷——都變殘了。我立刻叫老詹走。」

他的眼睛又被一團疑雲遮蔽着，不知怎好。「領子！」他喃喃自語。「領子！」

「去換罷。殘敵得難看呀！」

他不敢再留，飛跑到樓上去。

再過穿堂上，他瞥眼見壁上挨近大門處掛了一幅鑲了玻璃木架的陳舊圖畫——吉城大戰，即觸起他不同意的感想。無可否認的，這美術品之裝璜確不雅觀；真確無疑地，這東西不值得潘小姐美目之一盼即如老詹和貞兒和吉利一般無異——威廉這思想是對的。他覺得不能讓她瞧見——尤其是因為那畫架已裂了又破了一角。他立刻用雙手把畫架托起，用力扯了兩扯，掛畫的繩子即斷了。他把畫架放在地上，忙從衣袋抽出一條手帕急忙忙在壁上畫架的原位擦了幾擦——去了壁上的塵和畫架的留痕。再順手把手帕揩抹額上的汗時，他忽憶起有人批評過他的領子和頭髮，立即半跳半跑的上樓梯——一步兩級——衝入臥室，對着鏡子瞧瞧自己的尊容。



## 十三 茶會饗嘉賓

洗過頭後，威廉的濕髮頓現彈性，用梳撥了兩撥即很容易把全部長髮倒撥腦後——沒有這樣的髮似乎是不足以稱爲男子漢（禿子當然是例外）。過此，他即到了一個急躁而活動時期，其原因蓋在一粒歪折的領鈕扣子。在這危急時機當中，這東西竟然宣佈罷工，可謂兇頑無理，抑是野蠻之尤！那日的天氣已是熱得厲害，而威廉斯時的身體比天氣尤熱；全身已爲臭汗濕透。制止鈕扣子罷工的勝利尙未慶祝，而第二次風潮又掀起了——這回却是那新的白領因剛才久受鈕扣子罷工的影響而至中段陷成一凹形。太不雅觀！他即行棄去而另換其他。此外，不幸他忘却了另換一件新東西：那即是剛才在樓梯下用以抹壁上塵埃的手巾仍然躲在他衣袋中。

樓下人聲，規規矩矩的笑，警告他有些賓客已到臨了。他續換了第三條白領之後，忽有一種消魂蕩魄的嬌聲從洞開的窗戶透入而直擊威廉的耳鼓。斯時也，斯時也，他的呼吸器官突呈變態，而他全身登時發抖。是何聲歟？蓋潘小姐之聲也。

他在窗戶傾心一望，只見她全身穿了間白間紅的衣裳，慢步走近自己大門前。她那白毛如綿的小狗，頸上繫了一條紅絲帶，正把小狗頭狼傍在她的藕臂。另有一柄紅綢傘子遮着她，使不受愛情甚熱的日光。不幸的威廉啊！

有兩位青年與威廉同其心境的伴着這個嬌嬌美人，不離左右，而梅小姐則反在後頭跟隨着——這正是邀請太豔麗的好友回家的居停主人之責罰了。這也許不算不公道吧！

潘小姐嬌滴滴的聲音傳入威廉熱而且紅的耳朵里宛似細小金鐘丁鏜丁鏜之聲，因為她一邊行，一邊效着嬰兒呀呀學語之聲，滔滔絮絮，纏纏綿綿，對着小狗說話。

「親愛的飛立呀，」她說，「醒過來吧！您跟着一班大人來茶會哩。小寶貝，醒來呀！」

威廉霎時魂飛魄散，氣塞心蕩，即把臉兒轉過來，舉步飛奔下樓。不一息間忽然有玻璃破裂之聲和着一個重量物體跌在地板上之聲——平零崩冷——隆——震動全房。

白太太突然吃了一驚，先向圍坐桌旁的四五位客人說聲「對不住」，即離開那設茶點的桌子，急忙跑出來穿堂，貞兒緊隨着。大門外，她看見潘小姐，梅小姐，左布烈君，和華約翰君一行四衆正在太陽曬着的路上蹣跚而行，嘻笑聲與談話聲相和，猶未知白宅此時之大禍

忽臨也。在樓梯脚下不遠處，威廉坐在地板上之「吉城大戰圖」之上。

「它滑了，」他很粗豪地說。「我早把它拿到樓上去的」——他自己相信自己——「不知道誰又把它拿下來，平放在樓梯脚第一級，故意來絆跌我！我一脚踏在它上面，滑跌了。」他是在大震動的狀態中；此時他必得要令他母親相信那畫架子因掛得不牢而跌下致令他滑跌了。「我滑跌了，」他申說一句。

「起來吧，威兒！」白太太叫他，氣還未有喘定。他收拾還未全震散的心神，勉強掙扎，慢慢起來。他母親定睛一看只見所破爛的東西並不只是那幅圖畫。她辛辛苦苦的叫一聲，「威兒，那玻璃割傷了你嗎？」

他自己仍有感覺，答一聲，「沒有呀！」

「但是割破了你的褲子了！你必得要換過呀！快點！」

威廉回頭一望幾部分的知覺登時復回常態；左股上破爛的痕跡顯然可見。有一條撕破的淺藍布掛了出來，內現白色的底褲。

「快快呀！」白太太再說。她急急忙忙檢起幾塊碎玻璃，放在畫上，一並棄置一隅，即上前去歡迎潘小姐和她的「隨從副官」們。

至于威廉呢，他等不及閉了口，即半跑半跳飛奔上樓，到了樓上，呼吸差不多停止了。在樓上他聽見母親在門內款待嘉賓之聲，恍如夢境。全體來賓忽爾駐足于穿堂上，蓋潘小姐發現貞兒在屋內故爾停足，而隨從人等均連帶不行也。

「啊唔，這個漂亮的小姑娘啊！」他得聞嬌滴滴勾魂奪魄的聲音（仍是卑卑話）。「真好看的藍帶子呀！」

「這帶子是花了一塊錢零八毛九分買來的哩，」貞兒起了勁兒答。「剛才威廉坐在餅乾上啊。」

「不是，不對，」白太太急辯。「並沒有完全坐下啊。」

「他必得要跑到樓上去了，」貞兒繼續報告。斯時樓上的聽者縐眉蹙額，伸手搥了自己胸膛一下，而樓下的情報員又很鎮靜的說，「他的褲子穿了一個大窟窿啊。」

這不過是大綱要領而已！她正準備把始末情形一五一十的照常詳細報告，然而白太太已領導諸位貴客直到客廳裏去了。穿堂內已無一人，只有一團呢喃說話聲與嘻哈大笑聲並作，逐逐傳入威廉耳內。貞兒所欲申說而未說的話竟無由聽得。甯非幸事？

然而所聞的幾句也就令他夠受了。試想，一個年方十七歲的青年親耳聽得一個無知小孩

子告訴一位最華貴的美人說，恣坐在餅乾上，而且恣的褲子穿了一個大窟窿！世間苦惱事，孰有逾此者？

威廉斜靠在樓梯欄杆一支柱子，腦中突起種種幻想以對付貞兒。他的思想集中在貞兒一人者逾數秒鐘。這時他又受了樓下他的情敵高聲言笑及自己心裏酸苦之刺激，（就在自己家內他們仍壟斷了那位最華貴的美人，如此刺激不由其不酸不苦也），他急走到臥室整理自己的缺憾。

他把身體背着鏡子，回頭看看褲子的真象，目光一到，冷汗重新標出。他即把手巾向額上抹去，結果又即在鏡前顯現。（其「蒙塵」矣夫！）

浴室中一陣陣似狂似暴的人聲，自來水管急流聲，洗臉聲，使空氣頓呈張緊。不移時，威廉似野馬般狂奔回臥室。既把褲子脫下，即將掛在衣櫥內的衣服一一檢閱。櫥內有兩條出身原是白色的薄絨褲，但非經過大洗特熨之後殊不能恢復舊觀，威廉一望即斷定此時縱在絕望之中仍不能用之。此外，架上尚掛了「去年的夏季衣服」一套，其色淺灰。

在狂熱之下，他迫得將其拿出來，旋把身上的外衫除下，隨後——在鏡前又發現了一新缺點——再換了一條新領子。為趕快工作起見，他決定把那歪折的領鈕子弄直了。他一手拿

了一個鞋拔子，作爲修整鈕扣的工具如同起重機一般，果然「馬到成功」，即將那鈕扣弄直了。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幸用力稍爲過猛，那鈕扣的小帽或頭受了過重的彈力竟自離開扣子的小條而飛入空間——真是有意作祟，居心不良。這簡直是災難臨身！且夫天下間最無用的東西孰有過于斷頭的——或可稱爲落帽的——鈕扣子？而威廉又並無候補的一粒。是日，他早就檢點過這是最後的一粒；他又在他父親的梳頭桌子上面，裏面，或四面，搜索過都沒有另一粒。最後，在他自己和他父親的全部產業中，並未有一件襯衫是連衫帶領而不用扣子的。

原夫鈕扣子之爲物，素具幽默性，由來非一日矣。其爲害于世間者甚烈；幾許上流人士，高貴家庭，每當開盛筵，設盛會之夜，其命運乃敗在一粒領鈕子之乘時罷工。或有些領鈕爲人最後的希望所寄託者，到時竟逃匿無踪——失手掉在地上再也不可尋覓。是日，威廉的領鈕實爲全家獨一存在的東西——在樓下男客領上服務的當然除外。

其始，他猶未感覺到這不幸事件之影響之重大。他又如何能有此感覺呢？我們平常都以爲大凡命運降臨人生其打擊必非常重大。殊不知我們的期望多半是華而不實，虛幻假設的。我們滿心以爲人生悲劇真如戲台上出演的一般，有情有節，可歌可泣。而其實，時時日日，

就在我們的眼前，命運工作不息，而其所運用的工具即是人所不重視，人所不注意，纖小極微的東西——一言以蔽之，領鈕子。

威廉自然在他自己和他父親的梳頭桌子上一再搜索——雖然前此已遍尋不獲。第二步，他又把他母親甚至貞兒的藏物器——如首飾箱，髮針盒，手巾袋，梳粧檯等——一一翻過，甚至藏針線做活的小筐子也不能逃此劫。卒之，他才深信婦人們不特永不用領鈕，而且每見有領鈕在地上亦永不檢拾起來放在她們自己的東西之中。這一翻搜查工作究竟費去多少時間，不能計算清楚；家裏絕對沒有一粒領鈕，真是甚難入信啊。

威廉的心理究竟如何，頗費忖度。是時，貞兒上樓來到他已關起來的房門外，懷有特殊使命，但即被門內一種沈思而醜厲的聲喝其離去。

「媽媽說，『幹嗎？』」貞兒對門內人說。「她細聲對我說『去看看威兒幹嗎不下來呀。究竟是不是玻璃割傷了他呢？』你究竟幹嗎不下去呀，威兒？」

「你滾開吧，」室內奇怪的聲說。「快滾吧！」

「究竟玻璃割傷了你嗎？」

「沒有！少說話吧！快走！」

「究竟你要到你自己的茶會嗎？」

「爲什麼不？我就來了！去吧！」

貞兒順從，果然走了。威廉卒之完成了他的工作。蓋從憂苦絕望之中，天才竟爾暴露出來。「需要」又做了「發明」的母親一次！威廉的領子居然登了大位。真是急人有急計，原來他用一根小繩子在領帶之下輕輕把領子細綁起來。

他雖然不計時間，但未嘗不知時間之經過；每念及每分每秒寶貴的鐘點皆無無謂的消磨于樓上，一任左布烈與華約翰二人在樓下盡情調笑取樂，便覺苦從內起，中心如燒。更有令其焦灼萬分者則白太太之舉動或未必足以滿足彼最華貴的女賓之所預期其爲威廉之母親者，而況貞兒之言行形容在在足以引起大恐怖。時間經過當中，威廉身上不禁常常發抖，正所謂「不寒而慄」是已。

赴交際盛會（特別是自己的）而穿上「去年的舊衣服」真是無可奈何，萬不得已的慘事；他快手快脚的把衫褲一一穿上，向鏡子上一照，他覺得還可以將就過得去。經過長期的痛苦，總算有一點安慰——但不過兩三秒鐘工夫。蓋他一轉過身來，照照後背，不看猶可，目光一到，無異受了雷打電燒，大禍又作。



霎時間，他倒在椅上呻吟啼號之聲不絕于口。

## 十四 光陰真如白駒過隙

威廉現在醒悟了，他剛才在匆遽間尙未記得。原來他在上一個星期日曾穿這套衣服一次，係與潘小姐並肩出遊，贏得滿面春風以歸；大概是身歸魂未歸吧，到家時即出了一件不幸事足使今日下午坐在餅乾上之事不得專美于後者。此不幸事，簡略述之，即是：一個青年在十七歲時期是坐不擇位，隨時隨地隨處隨物都可以坐下去的。那一天，威廉回家後即似夢非夢的迷迷糊糊隨意坐在書室內一張小椅上，而並未注意及貞兒曾放了一個打開的顏色盒子其上。貞兒剛繪過一幅落日圖；各小方格的顏色自然還是沾濕的。威廉一坐，影響及于其淺灰色的褲子誠深而且大，莫可隱藏。領鈕啊，小孩子的顏色盒啊，都是潛伏着害人的傢伙！

那一套弄髒的衣服原本預備送到洗衣店而卒未送去的。如今在蒙蒙迷迷的時期中，威廉只得立志自行洗刷那褲子——正是可憐的努力。他先把它脫下來，再取清水，毛巾，肥皂，及洗澡用的膠刷，都搬到窗門亮光之前；他買起勇氣，本着毅力，力圖把褲上的五彩顏色洗刷淨盡。努力的結果，他只創作了一幅「春雲」和「大海」的合併圖；若在一個後期印象派

的藝術家見之，容或引起興味，獨在褲子上出現此畫，無乃不倫不類，失去地利耳。

此時，找尋他，呼喊他的聲音續來；未忘關上的門又有敲擊之聲。

「威兒，」門外嚴厲的聲說，「媽媽要知道究竟你幹嗎還不下去哩——她問你知道這是什麼時候不！她想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客人們怎思想哩！她說……」

「滾開吧！」

「她要我看看你究竟在這裡幹什麼呢，威兒。」

「你告訴她吧，」他很暴戾的叫，「我在這兒玩骨牌哩！她以為我幹什麼呀？」

「我以為——」貞兒停了聲，分明是吞下一點東西，「我以為她以為你變了一個瘋子

哩。我不喜歡那潘小姐，可是她讓我同她的小狗玩呀。牠的名叫飛立。」

「你快走開不要攪我吧，」威廉央求。「我的心已是苦得夠受了。」

「媽媽瞧了潘小姐幾瞧，」貞兒申說。「潘小姐把餅乾親手送進那左先生的口裏，也放

在華約翰的口裏。她真不識羞！」

至是，威廉明白表示甚不喜歡聽得關於茶會的這些報告。他喝，「你若是再不滾蛋，我

就……」

貞兒本來很願意再說下去，但再想一想，不若回到樓下盛陳果點的桌子之爲妙。她跑到她母親身傍，利用她理想之所謂「耳語」對她報告剛才在樓上之經過，在座諸賓客均得聞其言，無不以爲很有趣，而十分奇怪的事，但衆皆彬彬有禮之君子君女也，咸傾耳而僞作聽不到的神態。

「我告訴他了，」貞兒耳語，如此這般，「但是他說，『你若再不滾蛋，我就要做些東西了』……他沒有說這句，媽媽。他說，『你以爲我幹甚麼？我正玩骨牌哩。』他的意思不是說真是玩骨牌的。不過說是這樣說罷了。我以爲他正在那裏又照鏡子哩。」

白太太覺得太不好意思了。她心里決定一有機會即親自上樓到威廉的臥室；但是起先她良心覺得身爲主人招待有責，暫時未便離席而去；迨至可以抽身之時，湊着潘小姐又很滑稽地央求她糾正左華兩人的行爲。因爲兩人都不肯自吃其餅，除非由那最華貴的美人的纖纖玉指親自送進他們嘴裏去，那潘小姐又乘勢撒起嬌來——半嗔半怒的苦訴說她自己要吃一兩塊這樣好的餅乾而不能整天饑着男人呀。潘小姐更有一種本領——她可以同年紀較長的人開玩笑如與自己同輩的一樣。當下，她故意擴大那場假口角，令一般眼耳撩亂的同席者都信了她，最後還要堅請主人家「白媽媽」當裁判員正式解決這件官司口舌。既已隻手掀起偌大風

潮之後，潘小姐的風頭還未出得十足，仍要佔據着全體注意的集中點；她自己又陳出一個調解辦法：她照樣繼續餵左華二人以「隔一塊餅乾」——即是，每人須要願意「完全自己」吃一塊，然後由她饒一塊。如此如此這滑稽劇繼續演下來，直至舉座大笑。左華兩君，受寵若驚，滋味無窮，心中大喜大樂，無怪他們拜倒石榴裙下，兼願老死溫柔鄉裏矣。獨是座中最難堪者，主人白太太耳；她表面上客氣的微笑已變成苦痛的象徵，因為一向所戴的都是假面具也。如果威廉知道此時她對於這最華貴的美人的感想，他定必以為那都是一般女性之無根的成見，尤其男人之母親們和姊妹們的。

邇時，有一黑種傭婦入室，手托銅盆。既把盆上盛着的糖果端在客人當中之後，她細聲對白太太說話。

「請太太到屋子後面一息間，可以嗎？」

白太太勉強離席，在哈哈笑聲之中關了客廳的門，快問：「阿帶姐，什麼事？你見過大少爺嗎？你知道他為什麼不下來嗎？」

「知道呀，太太，」阿帶姐答。「他差不多瘋了。」

「甚麼？」

「他剛才三步兩跳的打後樓梯跑下來，身上穿着洗澡袍子。他又跑上去了。他沒有褲子穿哩。」

「沒有什麼？」

阿帶姐說，「是呀，一條褲子都沒得穿呀。」

這種報告，無論在那一環境都是駭人聽聞的，特別是關於一個爲其特設茶會的人。所以白太太一聞其言，差不多呼吸也停止了——這也是很入理入情的。

「但是，怎麼能夠沒有？」她氣喘喘的說。一他是有的，有好幾條哩。」

「一條都沒有啊，太太，」阿帶姐再堅她的信心。「他已把所有的褲子都拿下來到廚房那裏。有一條灰色的，他問我可以立刻洗刷熨好不。但是，唉唷！那一條真好看。前些日子二小姐打開顏色盒子繪落日圖，但是有一個「落日」跑到那灰褲子那裏。他自己剛才用水刷過，攪得更加一塌糊塗。太太，我想這褲子是再沒用的了，就是送到洗衣舖裏去也是洗不淨的了。當下我說，『立刻洗熨嗎！就是耶穌復活也洗不淨了，慢說熨哩。』他又拿出那條藍色的來。唉唷，前面又萎又髒，後面又割了一大幅。一攤開來那廚上大師傅一見了就大笑起來了，縫也縫不了。後來他又拿出兩條絨褲，但是，太太，那簡直難看，我想連老詹也不

肯穿上哩。我對他說，『現在似乎只有一條路可走，你爲甚麼不穿上去年冬天那套黑絨的衣服呢？』

「對呀，對呀，」白太太叫。「我得要走一躺，去看看——」

「不用去喇，太太，」亞帶姐說。「他現在假三樓翻那些衣箱呢。我彷彿記起您從前把那套黑絨衣服放在那大箱子壓在那些厚氈子底下，加上鎖。請您告訴我鎖匙在那兒，讓我拿去給他吧。」

「放在堆房櫃子裏，」白太太答。「快去吧！」

阿帶姐真個快去。過了十五分鐘，威廉全身裝扮起來，站在鏡前作最後的一照。他的臉上仍然留着是日下午努力工作的憔悴遺迹；而他所穿上的黑絨衣服又無異一幅地理圖——凸凹似山陵起伏，摺痕似百川朝海；尤難堪者在那麼熱的天氣籠罩之下，全身皮膚更受了那麼厚的絨衣服蓋上，威廉不特汗流浹背，簡直變了一個「汗淋院暑吉士。」然而，卒之，他穿上衣服了。

他把衣上的袋個個翻了，將其中好些個白小圓球——好像是小孩子的玩意兒——都傾了出來。走到室門前，他覺得小圓球的餘香——實是餘臭——尙熾；他再將衣袋逐個逐個翻出

來看過，雖然「囊空如洗」而「臭丸子」（治蟲用的）之臭味實是令人辟易。他即轉到他母親臥室，將一瓶紫羅蘭香水拚命的照胸膛和肩膀上亂灑亂淋。他本來不喜歡這些香水味的，然而臭丸子的異味實在難堪，「兩害相權取其輕」，不得不借重香水一下。正要出門，他又瞥見桌上有香粉一盒，他即倒了好些在手轉放在領子之內，香粉依着「地心吸力」沿沿而下直到流汗濕透之一帶區域。

諸君請看啊！威廉現在一切準備妥當，施施然赴其茶會了！經過多少折磨，週身濕透，衣服噴出奇味，——但是他準備妥當了。

然而當他拾級而下到達樓梯下層時，他又發現尚有一事要辦的。他的無明火忽然由心裏燒起來，同時一種恐怖又從他的脊骨生出幾乎令他全身發顫，原來他驟眼看見在前廊上有一隻蜷伏的動物偷偷地正向門移動——推進。那是卑賤的吉利——老詹的愛狗。

威廉立刻猜出吉利的目的。他不知道吉利究竟是在老詹離去之後仍留在園內，抑是去了又回來幹自己的事，然而牠重來的目的爲威廉所深知——牠的行爲，舉動，態度，面色，姿勢——在在清楚表現牠的心理。原來不知憑甚麼作用牠已偵知小狗飛立在屋內，因此決心親來會見牠。



吉利之外貌甚似畏縮羞澀，殊足令旁觀者誤會其宗旨，然而怎能瞞過聰明的威廉？他知道如果吉利真個要見飛立，非要有堅強的意志，敏捷的頭腦和嚴厲的手段莫能制止牠，但是無論代價若干，必不容兩畜牲之相見。蓋半日間之經過種種已令威廉難受之極，况多此一事發生耶？

他深知吉利是不能驅之使去的，因吉利的個性和習慣，他所素曉，——每每在壓迫之下暫行離開，但不旋踵又回來——再回來了。不錯，大門可以在此莽撞者之前關閉起來，但牠總有法子可以從後門進來的；如果再不成功，牠又可以在前園守候着等到飛立隨同來賓出門。此不測之變，孰能忍？

客廳之門是關閉着的，因此在穿堂上行走及各種聲音可以不令廳內坐客知道。威廉回頭觀察形勢一下即決定計劃。他走近吉利之前用沙澀之聲叫道，「好狗啊！吉利來！吉利來！」

吉利向側移動慢慢退後，俯首搖尾，現思慮之狀。

「吉利，來這兒？」威廉又叫，不敢揚聲。「吉利！」

吉利着着退步，似愧似悔。

好個足智多謀的威廉，當時即想得巧計。他口上假作咀嚼食物狀，隨握着手指作持着食物，即伸手作逮給食物狀，「看啊，吉利，」他口裏說。「吉利，牛肉啊，吉利，牛肉啊！」

吉利半信半疑。牠並不前進，但免不了伸頸引鼻來查探一下這伸出的手。霎時間，牠被擒住，頸背被捉。牠被捕了，但却一聲不出。牠臉上只略現一種自嗟受騙之容，但不俄頃又復現「斯多噶哲學家」的忍苦主義。

牠不肯走路，但不過是表面上的抵抗，並非堅決，蓋明知抵抗之無效也。威廉把牠拉拉扯扯直過穿堂而到地窖門前。他開了門，把吉利推送進去，一手將門關閉了。

門一關上，猩猩大叫之聲立刻傳出，震動全屋。吉利分明是立意大鬧一下。牠拚命的高聲大吠而特吠——表示牠甚不喜歡那陰沈黑暗的地窖；如果不放牠出來非要不斷的大叫不可。牠又表示甚欲與飛立會面，如此被阻認為大侮辱。

威廉以驚以怒，再也忍不住，即忙又開了門，直奔下地窖，而吉利也閉了口轉頭而跑，在地窖內由這邊跑過那邊，威廉追逐不歇，且追且喘氣，且自低聲叫，「好狗啊！吉利！好狗啊！這兒來！有牛肉啊！……」

真是一齣好看的戲！或在煤倉之間閃避，或在書箱之間蜿蜒走動；有時跳高，又有時跳

遠；卒之，吉利得了機會向着威廉所忘記掩閉的樓梯門直奔意圖一躍而逸。但就在這裏，牠再失手被擒了。無可奈何，牠又抱持斯多噶哲學家的態度。

威廉氣管急喘，相貌猙獰，把吉利半拖半拉，經過廚房。這裏，那廚子一見，失聲驚呼，似乎是要叫阿帶姐，可是阿帶姐却不在廚房，於是沒有人響應。同時，那得勝者和那俘虜一同出到後園，那俘虜此時却取坐下的姿勢——這是牠身雖被捕而仍要保持其威嚴的姿勢。卒之，那得勝者急急忙忙把牠送進去一個建在白太太種花的地方後邊停藏傢具的小堆房內。門一關上，牠又猖獗亂吠。但此時那得獲最後的勝利者却吩咐牠「只管叫罷！」阿帶姐雙手捧着一盆用過的杯碟，碰着家裏的大少爺剛從後園回到廚房，她目不轉睛的看着他，好像是看着什麼奇怪的東西。

威廉氣憤憤地駐了足。「幹嗎？」他質問。「我的臉兒憐嗎？」

阿帶姐眨眼微笑答道，「不！你的臉兒一點兒也不憐，這回週身漂亮得很了，可以進去茶會了。」

他覺得她說話的聲調，有些奇怪，大異平常，似乎露出一些不祥之兆，然而他的血仍在沸騰着——無心追究，並不回頭，即大踏步直向客廳進，一手開了廳門。

貞兒坐在廳中地板上，一手拿着一本大簿子，一手執筆，正在繪落日圖。

一見威廉在廳門，貞兒舉頭仰望，目光閃閃。她先開聲以對付他炯炯雙眸的呆望，「我吃餅乾吃得多了一點，肚子有點痛，所以媽媽叫我靜靜地休息一會兒。她還在全屋里四處找尋你哩。她對爸爸說不知道人家怎說慫了。」

那位心亂神散的青年踏步到她前面。「那茶會——」他氣息幾乎壅塞了。「那裏——」  
「他們在這裏好久好久了，」貞兒說，「來了的那幾位說他們要回家吃晚飯，就在不久以前爸爸回家的時候，都走了。華約翰是替那位潘小姐抱着那飛立小狗走的。」

威廉不知怎麼樣，忽然覺得一陣惡氣攻心，毒烟罩腦，隨身坐在一張靠着身邊的椅子上——（那椅子原來是貞兒特搬過來爲繪畫用的。）剛剛坐下，他即大叫一聲，一躍而起。貞兒無意地又在他褲子上繪了一幅落日圖。

## 十五 統計學與戀愛

過了十天，在一個很熱的早晨，威廉獨自站在屋後他母親栽花的園，俯首默默若有所思，他的態度顯出生機並不活潑，生氣低減。離他不遠，有一個年紀很老的黑人在猛烈的太陽下坐在一個木桶之上，用小刀批削一塊木，使成一隻船樣。他雙手顫動，但做工的技術頗為精巧。這工作是貞兒央他做的；他十分喜悅棄去剛才所做的苦工而改做這輕易的玩意兒。老詹也在園邊做工，正在紮一座花架子，一壁做工，一壁却噤哩咕嚕的似乎說他老人家棄重就輕，捨難取易。

「爸爸整天的削木，」他口裏略略的說。「連日帶夜都記着削木！爸爸，我以為您今天中午可以把那木床弄好了。這不是恣告訴我的嗎？」

「你別攪擾他罷，老詹，」貞兒說，她坐在老黑人身邊，津津有味地看着。「過幾天，下雨一定多了，我必得要這船準備好哩。」

那老人睜着縐紋斑斑，朦朧似醉的雙眼，舉頭仰望那蔚藍瑩潤的青天，微微的笑，「是

呀，大雨快來了，那一天都可以下個淋漓痛快的，」他說。「我們趕快造好這船要緊啊。」低下頭來，他瞥眼瞧見威廉，覺得有些詫異，即問貞兒道，「那不是您的爸嗎？」

「不是，不是！」她答。「他是威兒。兩三個月前，他才是十七歲哩，詹老先生。」這是貞兒特別想出來的稱呼，一則是尊敬老人，二則因為他肯替她削木造船的緣故。原來這老黑人是老詹的父親，所以她很恭敬地叫他做「詹老先生」。

「哦！」老人說。「我真是老眼昏花了。」

「如果他是爸爸，那真要我的性命了，」貞兒漸漸披心布腹的說。「他近來常常發脾氣，因為他有了哀戀——愛戀哩。」言時，她把嘴挨近她的削木的老朋友耳邊，繼續囁囁細語。「他愛上一位潘小姐。那潘小姐今天早晨同左布烈成雙成對的行路。我剛同威兒一塊兒在前園，我們看見他們倆走過門前。威兒生氣到差不多瘋了啊。」

威廉聽不到她說什麼。但這時，他覺得他褲帶子的扣兒闕了一點東西。他把那皮帶子解開了，拿出來用口咬那銅扣兒，想把它弄好了。他的動作却被老詹瞧見，登時發言勸告。

「您咬破牙齒哩！那銅扣兒不是玩意兒！」他說。

「胡說八道！」威廉氣憤的答。「牙齒不會破的。」

「反正不是我的牙，」老詹又說。「你要破就破罷，一點兒不要緊。」

那詹老先生仍是聚精會神的在那裏做工，全副注意力並不被那說話的人移轉其絲毫。他仍在削木，即如一個技巧的工匠，這真值得貞兒極口的稱讚。

「詹老先生，你的眼睛却可以看得見削木啊，」她說。「我以爲全世界削木最好的就是你呀。」

「是嗎！這也許不錯呀，」老詹先生隨口答她，自滿的心不覺油然而興。「您爸爸多大年紀呀？」

「他是很老了，」貞兒答。

這時，威廉忍不住了，立意要更正她的話。「說什麼話！他不算老，只是中年罷。」  
「是嗎？」詹老先生說，「我還不到二十歲的時候便已養了三個孩子了。我在十八歲那年便生了兩個。」

威廉表現忽然高興起來。「是真的嗎？」他驚呼。「你初生第一個之時有多大年紀呢？」

「那時我同你現在一樣年紀，」那老人說。「剛剛十七歲」。

「天啊！」威廉叫。

貞兒對於老人所言不比威廉那樣注意，因為十七歲與十歲相差太遠，惟是對於年方十七歲的人這老頭兒所說的消息真能惹起特殊的趣味了。威廉所得的印象分明極爲深刻而且是從心所欲的。

「天啊！」他又叫。

「替你們做工的老詹就是我最幼的兒子了，」老人續說。「他是我六十一歲那年生的。」

威廉挨近一些，細聲問，「你十七歲那年所生的第一個兒子後來怎麼樣呀？」

「老實對你說，」老人答，「我自己也不知道。」

關於這一點貞兒也惹起興味，不亞威廉。她的視線本來釘在老人做工的手上，現在却移到他的面上。定了一會神，同情心不禁興起，即問，「那是一個男孩，還是女孩呢？」

那老頭兒不假思索隨口答，「大概是個男的吧。」

貞兒柔聲再問，「他死了嗎？」

老頭兒很有趣的回答，「現在大概死了吧。好些個都死了。是我所知道的，一點不錯，



都死了。」

「你結婚的時候多大年紀呀？」威廉發問，神氣極爲誠懇，宛如向一個好朋友請教請教。

「我嗎？等我想一想。」他似乎要從多年的記憶中搜索一下。「我記得我有一次是在潞河村結婚的」，他說。

然而貞兒的興趣仍注在他初生的兒子。「他就是在那裏出世的嗎，詹老先生？」她問。他受這一問，不知所答，登時盛額，即伸伸削木的手以擦擦額上的皺皮。「我想總有些在潞河村生的吧。喂，孩兒！（他叫他勤力做工的兒子——老詹）你在那裏出世的？」

「就在本地呀，」老詹笑了。「你的記憶力真不好了，但是你總不會忘記到時候來吃飯呀。」

老頭兒呻了一聲，再急忙削木。「不中用的了」，他埋怨。「不能多吃了，除非是糞糲的東西。沒有牙齒是不能吃的。孩兒，我剛才不是聽得你告訴這少爺不要用牙咬鐵的傢伙嗎？」

威廉報以憐憫的一笑。「我斷不爲這小事情憂慮的，我常用我的牙齒來咬核桃壳哩，」

他說。

「是呀，」那老頭又說。「你現在還可以。不過，等到你上了四五十歲的時候，你現在所咬的核桃，個個都要你叫痛的啊。你現在咬核桃，將來就要哀叫了。」

「四五十歲的時候還遠哩，我現在不必憂慮。反正我以為我的牙齒準可以留存至終身的。」威廉強辭答辯。

這翻說話却令那老頭兒笑了。他說，「你聽我說啊！青年人以為總不會變老年的。青年人見了其他的老年人，總以為將來斷不會變成這個樣子。『這老頭兒與我有甚麼相干？我何必要管他的牙齒？』及至自己變成了老年人之後，自己便問，『從前那個青年的我那裏去了。那個青年的我真是個傻子，我現在不是傻子；那青年當然是別人，不是我了。但是我真想捉住那青年傻子兩分鐘工夫，打他一頓，俾得報一報他從前不料理我的牙齒的仇恨啊。』」威廉強笑；他的幽默感似乎受了挫折。但是他心中仍覺得那詹老頭兒的談話很有趣味。他坐在一個倒置的水桶之上，不知不覺間又回到剛才談話的題目。「我聽說有些人結婚的時候比你還年輕哩，」他說。「比方，印度人十二歲，有時七八歲便結婚了。」

「他們不！」貞兒迎嘴痛駁。「他們的父母斷不准的，他們自己也不願意恁年輕便結

婚。」

「我想你一定到過印度去，那裏什麼事你都曉得了，威廉反駁她。」我告訴你一段新聞吧：前幾天彭省地方有一對青年男女結婚；女子只得十五歲，男的十六歲。報紙是這樣登載的。他們的父母不特許可而且都說是好事。麻省又有一宗新聞：有一男子十八歲和一個四十一歲的女人結婚；也登在報上。我又聽得一段消息：埃省有一童子十三歲之時便起首刮鬚子，每天刮一次，刮了四年長，現在已留起一把大鬚子，今年便要結婚了——他還不到十八歲哩。左布烈有個堂弟兄住在埃省的就知道這事——他認識要同這有大鬚子的青年結婚的女子，他說這是最妙不過的事。他們將來要住在村下裏。世上這些事情何只一百幾十宗，不過我們只曉得幾宗罷了。古時男女都在十六七歲或十八歲左右結婚的，那時都以爲是很平常的事。直至一百年前十七歲結婚的人比廿四五歲如現在的人爲多。比方，沙士比亞……」

威廉忽然歇了。

那時，詹老頭正用一塊破玻璃刮那小木船的外殼，但他一面似乎是側耳傾聽他的小朋友的說話，津津有味。威廉在衝動間把沙士比亞的名說出來想用以證明他的議論；他反想一下即決定取銷前議——不提此名。

「我的意思是在古時，」他繼續發揮，「人們很少在十九，二十歲之後才結婚的，除非是寡婦或鰥夫，因為他們在未到那年紀大概早已結過婚了。就在本國在這六個月內，有十一對男女是在廿一歲之前結婚的。這是我有一個朋友叫華約翰的叔父——在法庭裏做事的——親口告訴他的，這斷不是假的了。我又聽得——」

那老頭兒忍不住，哈哈大笑。「天啊！你怎麼樣收羅了這麼多的事實。最令我奇異的就是你收羅了這些事實，怎麼一一記得。若是我呢，第一我不會收羅；第二就是收得也不會記得清楚。」

「這也不難的，如果你肯努力，」威廉回答，面有得意之色。當下他拔了一條草兒，放在嘴裏吮着，再說，「我的記憶力一向是很強的呀。」

貞兒忍不住又來了，「媽媽常說你是最沒有記性的哩。她說你不能記憶一件東西兩分鐘。」說話時，她從容鎮靜——真是一把抬槓能手。

威廉的眉頭皺了。「什麼話？……」他發火了，正要嚴重地說下去。

但是那黑老頭兒插嘴過來。「有些人記憶力很好，有些很壞，」他心平氣和地說。「白種青年人兩分鐘的記憶多過我兩年的了。」

貞兒似乎接納這說法算是解決那爭執之點，而威廉也覺得面子上過得去，把眼兒瞧了老頭兒一瞧表示感謝和寵愛。他的臉上更現得意愉快之色；其實貞兒見他這時的顏色是幾日以來最和藹可親的。因為近來他心裏有事，焦灼燥急，頂容易發脾氣，正如他母親所說，「無論甚麼事總可以令他發怒的。」

「什麼事我都可以記得，」他說，好像是很謙卑地解釋剛才令那老頭兒所讚賞之能幹。「我可以記得四歲時的事情哩。」

「我也可以，」貞兒接着說。「我可以記起兩歲的事情。那時我有一隻小貓，掉在水缸裏；爸爸說把水弄髒了。」

「天啊！」那老黑叫。「你那時只有兩歲呀，小乖乖；我只可記得五十歲時的事情罷。」  
「不是吧！」貞兒抗議。「你剛才不是說你在十七歲的時候生了第一個孩兒嗎，詹老先生。」

「不錯」，他承認。「我意謂記憶清楚好像你剛才所說小貓掉在缸裏和你爸爸怎說。我可以記得一點兒，但是不多和不清楚。」

威廉咳嗽一聲——聲中含有一種重要意義。「你可以記得，」他問，「當你結婚之時，

你有什麼感覺嗎？在結婚之前你驚慌不？你膽怯不？」

詹老先生再把顫震的手抹抹蹙皺的額頭。

威廉察出他爲難的情形，當即解釋道，「我意思即是，你當時心裏有沒有一種特別感覺，比方，覺得是遭着生平一個重要的步驟呢？」

「唔，等我想想，」老人歇了一會兒。「不錯，我記起來了。有一次覺得很驚慌。那是因爲有一個瓜在我背後圍牆外開槍打我。」

「開槍打你！」貞兒，從他恬靜的態度驚叫起來。「詹老先生，他爲什麼要打你呢？」

「沒事，沒事！」那老人答。「一點原因都沒有。他必得要開槍打人，湊巧打着我，因爲我那時長得頂漂亮不過。」

說完了，他把手中小刀收了，用玻璃將那小船刮了最後的一刮，然後把手掌在船面搓搓。

「完了，完了，小寶貝，」他對貞兒說——同時工廠的汽笛嗚嗚的放聲。「這就是你的小汽船，——雖然是沒有機器，沒有烟囪。你爸爸也許可以買給你，再裝上去吧。」

貞兒感銘五中。「真是頂美麗的小船啊，詹老先生。我十分多謝你！」

老詹——老人的兒子——那時已放下工具，走到他父親面前，笑說，「爸爸，做完了木工嗎？汽笛響了，來吧。吃飯啊！我聽得煎餅在鍋上跳舞了。」

老人哈哈大笑，他兒子的說話真有聲有色，趣緻得很。父子兩人並肩走路，吉利緊隨在後，直出小門。威廉和貞兒四隻小眼睛看着這生動的古董歡歡喜喜的回家，心中真覺得不勝欽佩之至，不勝羨慕之至。

「他那時一定是十六歲，」威廉自言自語，十分有趣。

「什麼時候？」貞兒問。

威廉仍在沈思，仍在目不轉睛的注視詹老先生，似乎自己並不覺得開聲說話。及至貞兒問他，便隨口的答，「他第一次結婚」。

忽然間，他醒悟過來，覺得自己表示心事太露骨了，即鼓起傲氣加上一句，「小孩子懂的什麼？跑進屋子裏去吧！」

貞兒真個回去，但是並不是恪遵命令而跑。她一步一步的施施然慢慢走。她一面慢步的走路，一面小腦中即出神幻想——這恰是她細密研究威廉的事情之尋常態度。

## 十六 淋雨

直至午餐之後，她還在沈思，迨太陽躲在一朵肥雲後面，貞兒和天空便互相交換了態度——天空發黑而貞兒頓覺光明。她正在宅前入門之穿堂上，當紅日西沈之際，她歡喜跳躍，指着洞開的大門。「看啊！看那裏啊！」她叫她的哥哥。威廉剛從樓梯下來，全身打扮起來，異常華麗——足登一雙花樣奇異的鞋子，腿穿一條光亮潔白剛剛熨過的褲子，頭戴一頂簇新亮黃的草帽，而頸上更繫了一條褻瀆神聖的領帶子。貞兒繼續大叫，「我要去掉船呢，天快下雨了。」

「沒有雨？」威廉稍爲掃興，頗感不安。「天朗氣清，不像下雨的樣子。你以爲應該下雨俾你開駛那爛木頭嗎？」

「天快要下雨，天快要下雨！」（貞兒立刻做了一首歌辭，還編成樂譜，不歇口的大唱特唱。急才可佩！）「天快要下雨——威兒心痛要下淚——天快要下雨——威兒心痛要下淚——天快——」



他很嚴厲地喝止她。「胡說霸道！你年紀不小，也應該懂一點事了。你還以為世界上沒有重要的事情，只是你有機會可以玩那小船就得了。你以為做生意的，辦事情的，人人都要停工了，失敗了，只要令你歡喜！」他一邊說，一邊走到前門邊旁插傘子的架上。一手取了一根精緻的竹手杖——是他父親的。其實，他對於貞兒自私自利心之責備半是為着振起自己的自信心和鎮定自己的心神的，因為他決意有一種特殊舉動，心神未免恐慌，而半是為着分開貞兒的注意之計。其後半，不大成功，因經此一罵，貞兒的眼睛突呈變態，令人難堪。

她更大聲呼喊。

「威兒拿了一根棍！」

「少說話！」他兇狠地說了一聲，即趕快跑出前門。她跟隨着直走到前廊之沿邊。她站坐那裏看着他直奔出街外，把棍子在手上向空搖動，洋洋然得意非常。

貞兒却立意和他為難。

「威兒拿了棍子，」他拚命的叫。「他拿了爸爸的棍子！」一時，她吟詩和唱歌的天才

並發，又得新句，（歌譜仍前）「天快要下雨——威兒拿了爸爸棍子去——天快要下雨——

威兒拿了爸爸棍子去。」她把她的聲管機能用盡了。「潘小姐快要受濕了，如果你不拿一柄

有幾個偶然過路的人竟然被她惹起注意，中心如焚的威廉迫得要發足狂奔，轉瞬間便轉過街角去了。貞兒退入屋內，自覺已盡了自己提嘶警覺的責任。如果威廉真個受濕的話，當是他自己的錯處。

雨果然要來了。雨醞釀在天空中一如在貞兒希望中。

她並不失望。晨早之時，詹老先生尙堅說是日天晴，至下午即足以證明其不是一個好的天文師。天上肥雲一一過去，接踵繼來的，其肥比前更肥；朵朵肥雲，成行成列，成爲肥軍，直向高傲誇耀的天府施行總攻擊。俄頃間天愁地慘，天烏地暗，樣子是快要天翻地覆，天崩地裂。

自威廉出門後一點鐘的工夫，街上的塵土和門外的紙屑垃圾等物都騰空飛起，另向他方尋覓安身立命之處。樹木條條，却似染了絞腸痧症候。大地陽光忽爾變成冬天的黃昏景象。更有野火如長絲，閃爍天際，一秒鐘奔馳千百里。同時似是有人割裂大塊銅片鉛板，以至怪聲隆隆，震蕩耳鼓。大雨果然下降；始猶點點滴滴，繼則刮刮拉拉，終則，如獅子怒吼，如老虎咆哮。一般人民在層樓上窗門外望，少不了贊嘆幾句「霖雨蒼生」，「天地奇觀」；而

窗上玻璃則水流不止；——蓋好大的淋雨傾盆瀉下矣。

無何雨勢稍殺，轉而輕細霏霏，繼乃灑了最後的涓滴；終則雨霽天晴。于時室內窗戶復開；屋簷在上和溝渠在下均水流潺潺；肥雲漸散，天色漸朗；忽然間，一輪紅日，又復湧出，陽光照射于燦亮潤滑的綠葉和青草之上；家家門戶洞開——小孩又出來了！

大喜大樂，大聲大叫，他們擁至雨水滿溢的溝渠。這裏有江河，湖澤，洋海，都可以利便舟楫之航行；這裏舵工領港，極爲易事，只須駕駛者涉水慢行在其船旁以樹枝指撥便得了。貞兒之最合時宜的小船乃是下水之第一隻。

她的母親恩洪愛厚，不加禁止，於是貞兒把鞋子和襪子都脫了，放在前廊上，歡喜無限的變作一個水手，跣足在水滿到膝的街邊開心恣意的玩。在白宅稍過一點的轉角處，雨水浸至街上。貞兒的小船，順着潮流，直抵此地，更循着水勢浮至第二街角。于此，小船趨向一個陰溝眼，貞兒一手忙把小船奪過來，離開水面。週圍一望，她瞥見一道明溝，水流不急不慢，比剛才之航行線更爲可愛。可是這裏的水較深較闊，而且其色較爲污黑。貞兒又把小船放下，慢慢行駛，再到第二個陰溝眼。如是，她駕駛小船，過了好幾個街角，只遇了一回險，這是任何人所不能免的險。這是出乎意外的跌了一交，原因是貞兒的左腳踐踏在頂滑的

泥土上。這蘆葦意害人的奸惡東西，隱藏在水底，誰也不能防避。因此，貞兒斯時的情感乃是憤怒填腔而非自告有罪。起來後，心裏自作辯論的問題乃是回家與否。她以為大概家裏的尊長必定主張其即回。然而她腰以上並未浸濕，而且主謀和發動之罪確在泥土，因之她決定如果這樣開心愜意的航行因此告終，真是對於自己極大的不公道啊。航務照常開始！

小船被捲入一個小旋渦，水凹如螺形，甚為好看。水勢慢慢旋轉，而小船亦轉動如風車，不需貞兒之助力。一邊站立靜看水轉船動之趣，她一邊却伸手插入濕透的衣袋裏掏出一塊霉濕的白東西——這分明從前會是餅乾——放在口裏吃。她眼和口兩均忙碌，全神注意，因此並不看見有兩個青年男女在行人路上趨近她身傍。

這一對男女非他，即迷了魂的威廉和潘小姐是也。他倆外衣一人乾，一人濕，恰好相反。潘小姐，嬌豔時髦，軟滑輕涼的衣服完全是乾的；甚至肩上粉紅色的傘子也不着一點雨痕，迷迷糊糊地躺在她手上的白毛小狗也沒有受着雨灑。但是威廉呢，噫嘻！濕了——不僅是潮濕的濕，簡直是上下左右前後內外重重濕透——雖然雨停後他倆已走了不少的路。他那頂簇新亮黃的草帽變為一種膠質的舊料；那件受過淋浴的上衣則憔悴萎靡；那條光亮潔白的褲子緊縮而下沈，而他那雙花樣奇異的鞋子現在走起路來步步有聲（一種盛了水的聲）。

看此情形，不必要有一個聰明的分析家即可說出其實況。無論那一位旁觀者看見都必定這樣說：「有一位乾的妙齡女郎；在她身旁走着一位濕的青年男子，一手提着一柄傘子，一手拿着一根手杖。兩人分明是在外同行散步——有手杖爲證。他倆中途遇大雨。雨未下時，他爲她找得一躲避的地方——如街角小舖之類——而他自己奮起雄心甘冒風雨跑去取雨傘。他跑到女郎的家中，或是她暫住爲客的家中，因爲如果他回到自己家中必定留下手杖在家了。而且如一回到自己家裏他母親非強留其在家不許再出不可，因爲，在其年紀，爲母親者仍有威權可以在落雨之時留其在家也。及至他取傘回到街角舖子之時，大概雨又停了，因爲他全身重重濕透之狀不得不使人猜中其來回兩頭均遇大雨也。但是他一概不理。」

其實，威廉並不知道自己是一濕了。他的頭轉過一邊，兩隻出了神的眼睛不住的釘在那挨近他頭部之美麗的臉龐上，他的神態簡直是一個在夢中遊行的人。身上雨水浸透的衣服，和脚下洪水泛濫的街道，他一概不知道，他飄飄然似乎駕了一朵玫瑰色的彩雲，四圍香烟縹渺，遠遠的還有美樂慢奏而迷蕩他的耳鼓。

威廉的外觀已大變，而其內心想尤其變得厲害，不過貞兒僅可見其外而不知其內耳。論他的思想也是泛泛模糊茫茫莫定，大約似是多幅關於將來生活之甜蜜的行樂圖。這些行樂

圖是描畫結婚生活的，即是威廉幻想中他和潘小姐的結婚生活——比較他自己父母的，或他親戚朋友的大不相同。在他神遊的美滿婚姻史中，他想見潘小姐「畢生」伴着他走路，攜着小傘，抱着小狗——她的秀麗絕倫的臉兒常常帶着嬉戲的姿態對着他（在嬉戲之中却含有敬佩之成分），而他耳邊常常可以聽得她的滴滴嬌聲講「卑卑話」——如是如是，年復一年，他想見她鼓掌稱贊他一切的成就——雖然成就些什麼他心中還是渺茫得很，而他自己將來的位置或職業也未能預說——然而他經已預算到憑他血汗賺得的金錢經營一座華屋以居此仙子，此即是他們的家庭也。家裏廣栽奇花異卉，更有精美的音樂隊。他想到潘小姐和他一對情侶居此溫柔鄉裏共度甜蜜的生活，白髮偕老，舉案齊眉，直至三十歲，甚或至卅五歲，仍是琴瑟和諧，陰陽好合，一到晚上依然是在悠揚的樂聲中跳舞，或是在皎皎的月光下攜手散步。有時他倆又同進育兒室去，看看肥壯紅白的小天使在火爐之前織有熊形的白氈之上玩耍。這都是男孩子，現成得來的，其最幼者足有三歲而身家清白，德行端正，並無絲毫可谷的「前愆」。

他們都是秀美可愛的孩子，幸福無窮，快樂無限，在織有熊形的潔白地氈子上堆滿形形色色的玩意東西，任他們開心玩耍，而他們除了在此育兒室之內永遠不到家內其他各處。論

他們的品行真是如白璧之無瑕，如連城之有價，而且……

「威——兒！」

這位神遊太虛的航空者，在空中碰了釘子；他的心不禁突突的亂跳。他掉下來還落在地上——其落也忽然。

「威——兒！」

那是貞兒在此，全身似是泥造的模型，甚不雅觀；——他剛從泥溝裏站起來，滿脚泥濘，立在他倆之前。

「這醜怪的孩子是誰啊？」潘小姐駐足發問。

威廉膽震心驚，不寒而慄。

「她不是叫你嗎？」潘小姐又問，似是懷疑不輕信的。

「威兒，我早就告訴你要拿一柄傘子，」貞兒振振有辭的說，「不要拿爸爸的棍子的了」。她續說，面有得勝之色。「你不聽我的話。看哪！你弄成個什麼樣子！」

她動身向前走，似乎含有一種可怕的宗旨；她的舉動令威廉思疑她要伴着或跟着他倆一起走路。

「你回家去吧！」他厲聲喝她。

潘小姐發出小小的叫聲——這是驚訝和認識之聲。「啊！這原來是你的小妹妹！」她又回到她所喜歡講的卑卑話，「哦！小妹妹啊！」貞兒誤會了，以為潘小姐態度親善，叫她一聲，「我們的小妹妹啊！」

「回家去！」威廉再喝。

「頑皮，頑皮！」潘小姐搖頭。「我恐怕你真是一個頑皮的小姑娘！全身都弄髒了！」貞兒進一步說，「你讓我給你抱着飛立好嗎？」

潘小姐又叫了一叫，很撫媚的往後一跳，離開貞兒剛向前伸的污髒的手。「唉唷！」她半是驚惶，半是叱責的聲。「不要摸！飛立小寶貝剛用肥皂水洗過澡，乾淨得很。小姑娘多麼髒！小姑娘得要回家去，快用肥皂水洗乾淨，才像個好妹妹哩。那時候人人都愛小妹妹了。」說完了，她回頭吩咐威廉說，「叫你的妹妹回家洗澡去啊！」（她所說的都是卑卑話的腔調）。

貞兒瞪着眼睛很嚴肅地靜聽潘小姐的教訓——這番話分明給她一個很深的印象。她的小口慢慢的張起來，可是說不出話來。斯時，有一個奇異的觀念突然間在她的腦中發生。自從



早上威廉對於詹老先生的談話有所評論之後，這個觀念已經開首醞釀的了。

「回家去！」威廉再接再厲的吆喝。但是貞兒屹立不動，也不作聲，——因為受了那個新興的觀念之影響。威廉斷斷續續地轉向他的同伴說，「我不知道您以為我的母親是怎樣的人了！她竟然容許這孩子……」

潘小姐笑了，笑聲中含有安慰的腔調。就在其間他倆繼續走路。「那不是媽媽的過錯呀，傻小子，白威廉。小姑娘常常是把衣服手脚弄髒的！」

那痛徹心脾的威廉回頭來向貞兒望了一望，此時悲痛之情又添了一點原諒之心，此蓋潘小姐一言之效也。但是貞兒仍然屹立在那裏，並不跟隨。他又放心一點，而且尤可以自慰者則自信潘小姐剛才沒有聽得那幾隻可怕的字眼，「爸爸的棍子」。他的自信力所以得有鼓勵者，因為她剛由他手裏把那手杖取過來很有趣地鑒賞一番。「真是精緻的手杖啊！」她的說話真是巧妙機警，為威廉所猜不到的。聆此一言於是乎威廉的神魂又飄飄蕩蕩的騰空飛起，似乎着了妖魔迷惑，——整個地球簡直離開他去了。

他又獨與潘小姐兩人才于於多情的世界上。

## 十七 貞兒的理論

夕陽的餘光猶掩映于餐廳的窗門上，白先生和白太太及已經辦妥善後事宜的貞兒圍着餐桌坐下，威廉施施從外來，蓋下午之遊已興盡矣。坐下之後，他極力避免他母親詢問關於那場大雨，他的衣服，和曾否受寒等等問題。他望了貞兒一望——這表示無限怨恨但又有所顧忌而不敢公開提出向父親控訴，隨即墮入神不守舍的狀態中。他循例進食有如機器之自動，食間只是舉過頭一次——恰好目光和他父親的目光交射。

白先生開言，對着他的老妻說，「今日我回家時，眼見全村的人民似乎都到街上去啊。大概是因爲新雨初晴，天清氣朗，人人都想散散步吧。我却觀察得一特點；也許現在他們的時髦裝束又改變了，但是你在街上再不可以看見像從前那麼多的漂亮女子了。」

威廉仰望，「心不在焉」地。「我從前也是這樣想，」他迷迷糊糊地說，似乎是夢囈，「當我在年紀較輕的時候。」

白先生注視他，隨叫一聲，「豈有此理！」

「爸爸，爸爸！」他的老妻似乎着急要糾正他。

「當你在年紀較輕的時候！」白先生複述威廉的話，心裏覺得頗為難過。「你以為你現在有多大年紀了？」

「我過了十七，快滿十八歲了，」威廉乾脆而堅定地回答。「我知道有好幾宗………好人………他們………」他住了口，又回到癡癡迷迷的神態。

「他幹嗎？」白先生很焦灼地質問其妻。

威廉又醒過來了。「我剛要說一個人的年紀是隨着環境各各不同的。」他的解釋，措辭雖不明白，但却很莊嚴。「就拿老詹的父親而論吧。他十六歲便結婚了。又如埃省最近有一件事，人所共知但沒有人以為奇怪的。那裏有一個青年人今年方十七歲，但自十三歲起便刮鬍子了，四年以來天天要刮一次，而現在呢………」

他的話頭被他父親打斷——「那孩子現在想必留起八字鬚來了！」他老人家實在忍俊不住，含笑的說。「你也立志不小吧！天啊！」

這時輪到貞兒繼續說那故事了。她傾耳而聽，興奮有加，她把一雙炯炯發光的小眼兒釘在威廉臉上。「他長了大鬍子！」她叫。話裏的「他」不是指她哥哥，却指那無稽的埃省童

子。她聽得威兒對詹老先生說過的。

白先生對着威廉說，「那種怪誕不經之事你似乎很放在心內啊。有了這種例證，你大概以爲你由十三歲至十七歲的那幾年的生命都是白白枉費了。」

威廉已復陷于癡迷狀態中，至是自己醒過來。「您說甚麼？」他問。

「他究竟幹嗎？」白先生嚴辭質問。「近來他一半時候好像一條冬天蟄伏的蟲兒，被棍子戳一戳，才動一動。其餘一半時候，不是行踪詭怪便是愛講童子生鬚的話。那個女子走了沒有？」

威廉的癡迷尙未到不被此話激起的程度。他立刻站起來離開桌子。

晚餐雖完了八九，威廉也在夢中照常進膳，飽餓不成問題，然而白太太觀此情景頗覺傷感。至于白先生呢，自然有點後悔，但也覺得驚訝。他頭腦簡單，心腸率直，從不想到「那個女子」幾隻字眼，施在有些女子身上是冷酷得很的。餐後，他坐在書房拿着晚報在手，開聲提及他「莫明其妙」的神祕感覺。

「我不知道我對那古怪燥急的孩子說了些什麼話，至委屈了他，」他的腔調似乎是愧悔交集的認罪辭。「嘲笑一下並不算十分難過吧。我以爲他神經過敏，把孩子留鬚的事看得太

認真了。」

白太太微笑而搖頭。

貞兒自動的答覆。她正坐在地上，玩弄她的顏色盒。「爸爸，我知道威兒有什麼事了，」她說。

「是嗎？」白先生回言。「如果你簡單的快說，你可以告訴我們然後去睡覺。」

「我以為他結了婚了，」貞兒說。

「什麼！」父母兩人一齊笑了。

「我真真以為他結婚了，」貞兒堅說，鎮靜不動。「我以為他同潘小姐結了婚。」

他父親說，「他心裏的確不安甯，大概那女子同他做朋友和那童子生鬚的故事都有點連帶關係，然而我斷不信他結了婚。」

「那末，」她很有思想的回答，「他差不多結了婚了。無論如何我知道這一點。」

「你怎麼有這樣思想？」

「因為——我以為他必定是結了婚，或者差不多，因為今天早晨我聽到他和詹老先生談話。他說他知道有些人在彭省和印度七八歲便結婚。他親口說的，我親耳聽的。他說有十一

個結婚的只有十七歲。埃省那個長了大鬍子的童子也結婚了。他又說詹老先生結婚之時只得十六歲哩。他整天的說十七歲結婚，人人都以為是頂好的事。所以我知道他是差不多結了婚了。」

白先生忍笑不住，白太太也微露笑容，但是一種細密의思想和深遠的憂慮不禁已繫住爲母者之心了。

「你還有什麼理由嗎，貞兒？」她問。

「有的是！」貞兒不假思索，卽問卽答。「這個理由比什麼的還大哩！潘小姐叫你做『媽媽』好像你是她的親媽一般。她和威兒說話時叫的。」

「貞兒！」

「這是千真萬確的，是我親耳聽到的。威兒對她說，『我不知道您以爲我的母親是怎樣的人』。這是他問潘小姐的話。」

白太太也稍覺得驚異，她丈夫眉頭更緊皺起來。貞兒却誤會此爲父母不信其言之表示，卽抗議，「真的，媽媽，他們確是那樣說。今天下午我親耳聽得他們說的，威兒還拿了爸爸的棍子哩。」

「這也許是他們故意給你開玩笑吧——如果你是跟着他們在一塊兒，」白太太提出暗示。

「我不是跟着他們在一塊兒。我正在開駛船兒呢。他們行路，走近我身旁，起初還沒看見我。噫！威兒的面孔真是難看啊！爸爸，我真想你當時看見他這樣！」貞兒大爲興奮從平地一躍而起。「他的面孔真是古怪離奇，再沒有人看見過！他老是轉頭向側望，但是他腳步却向前走，好像這樣，——看啊，爸爸！」于是她卽盡心盡力扮演威廉和潘小姐兩人並肩同遊的模樣。「爸爸，看啊！這就是威兒行路的樣子了。他老是轉過頭來，常望着潘小姐。他的面孔常是這樣，爸爸看啊！——」她做成一個鬼怪可怕又可笑的臉孔。「看啊，爸爸！」

「不要這樣，貞兒！」她母親，再忍不住，喝止她。

「我要學給爸爸看威廉的形容是怎樣的啊，」貞兒自辯。「這就是他們的形狀了。後來他們停了步和我說話。潘小姐說，『這是我們的小妹妹。』」

「她真是這樣說嗎？」白太太很嚴重地問。

「是呀。她一見了我之後不久，一認識我是誰，卽說，『啊！這是我們的小妹妹啊！』」

不過她講的是卑卑話。她還說了這句話兩次之多。隨後她又叫我回家去洗澡哩。潘小姐又對威兒說，『這不是媽媽的錯處令貞兒弄得這麼憐。』這就是她所說的。她……」

「你真的記得清清楚楚她確是說過『我們的小妹妹』嗎？白太太再問。」

「你如不信，可以問問威兒啊！她說得真是古怪。『我們的小妹妹』，這就是她的卑卑話。潘小姐又說，『如果媽媽用肥皂水洗淨，人人都愛上我們的小妹妹了』。您可以問問威兒；如果您再不信，可以去問問潘小姐。如果您不要信，可以問……」

「不要說了，小寶貝！這些說話都是沒有一點意思的，尤其是關於威兒想着結婚的事。好吧，去睡覺吧！」

「但是，媽媽……」

「他們就是說了這些話嗎？還有沒有？」白先生問。

貞兒急轉身問他。「他們說了好些好些這一類的話。爸爸，他們……」

「胡說！」白太太喝止她。「來吧，睡覺吧。我送你到床上去。你不要胡思亂想啊。」

「但是，媽媽，……」

「來啊，貞兒！」



貞兒的肉體雖然不得不服從，可是她的靈魂是自由的；她的意見是她自己的。她的報告未曾激起什麼特殊的情感，她真失望了。她跟着母親走出書房，臉上含着不滿之色，心中悻悻然好像是要說，「好吧，過些日子您們便見得到了，那時人人都要倒霉！」

白先生獨自留在書房間，暗自發笑，舉起報紙背着燈光要補看，不一會又把報紙放在懷內。額蹙眉皺，他用鞋底輕踏地板，若有節拍，若無節拍。

他想追憶自己當十七歲之時腦子裏裝着什麼東西，但是真不容易。他似乎記得那時他是個堅定明白很有常識的青年——在那年紀居然已成個大人了。歷歷回溯半生，由十六歲以至廿五歲，似乎是「一氣呵成」的一個階段。他記不清楚什麼時候起首不是一個童子；他再想，也許是在十五歲那年吧。

他在椅上忽然肅正危坐起來，報紙由膝上滑落地下。他憶起在許久以前，某年秋間，他決心放棄父母對彼所擬定的教育計劃而要投身劇界做一個演戲的人。他然後想起這事剛剛發生在他十七歲生日的那一天晚上，由看過名伶麥開出演其拿手好戲歸來。

他陸續想起，過了幾個星期，他居然寫了一封懇切的信寄去那戲班的班主，——一想起這事，現在他的臉也覺微紅。那時，他很心急地等候着回信，準備一經許可即悄然離家而跟

着戲班浪迹四方，然後再發電告知父母。真的，如果當時那班主任回信說要他，此時他正在紅氍毹上當一個劇界名星了。白先生漸覺侷促不安。

然而投身劇界與結婚究竟有很大的分別呀。「哼，真難說了！」白先生自思自想。「而威兒的思想行動，大概而論，都沒有我少年時那麼有分寸吧！他簡直失了平衡，荒唐得很！」他很望他老妻立刻下來證明他自己的思想是一點不錯——縱然這都是無意識的幻想。

但是等到白太太下來之時，她並沒有證明什麼，只是說，「貞兒的話當然是胡說八道，一味胡鬧！我不是說她故意虛造這些話來騙我們；她平常不撒謊的。那個潘小姐一定說了一些貞兒以爲是她所說的話。但是都沒有意思！」

「自然，自然！」

「威兒的經驗也不過與其他和他年紀差不上下的孩子們一般無異，如華約翰，左布烈，彭華理等等。他們識了她之後都好像是瘋了一般的追逐她。」

「您請她到家裏茶會的那一天，我看了她一看。人到是長得漂亮啊！」

「真是一個美人兒啊！怪不得孩子們都爲她瘋了；也許威兒比別人稍爲癡一點吧。」  
「他真是有點兒古怪哩。」

他的老婆的聲調立刻嚴重起來。「你真以為他會做出那種瘋狂的事嗎？」

白先生笑說，「我不知道他拿什麼本錢去做啊？我想他個人全部財產至多不過一塊錢。」

「他有的是錢啊，」她急回答。「在前天有一個收買舊家具的人來這裏，我沒有工夫見他，但是我要清理地窖底下那個堆房，所以我告訴威兒把那裏的舊傢伙都賣給他，得價多少就給了威兒，但要他看着別讓人拿了別的好東西出去。他們却找着一些很好的舊東西壓在床下，我却忘記了，統共合算，那人給了威廉九元八毛五哩。」

「呵呵，不要笑死我了！」白先生很有趣的說。「那個女孩也許是個傻子，但是她總不會跟着一個剛剛十七歲，身上只有九塊多錢的小孩子私奔結婚的啊！」

「斷不至于那樣！」白太太答。「我也是這樣想。不過現在的摩登女子也會做出不倫不類的事情，如同男子一樣的。我剛才正想着……」她停了聲。「自然沒有那回事，不過也有一點古怪。」

「什麼？」

「剛才我下樓之時，阿帶姐剛由洗衣房出來。我問她見過威兒沒有。她說威兒在晚餐後

穿了一套黑衣服，由廚房出門，手提着一個皮衣箱。」

「他真去了嗎？」

白太太柔聲慢慢地續說，「自然我不信他會幹出那事情來，不過他對於潘小姐行爲上和思想上真有一點荒唐怪謬，而且他又確有那一筆款子……」

「天啊！」白先生突然立正起來。「像他在晚餐時的說法，我也差不多要相信他傻頭傻腦似的真個是拿了九塊多錢去結婚了！」

白太太見他焦灼之狀忙又細語安慰他，「我想他斷不至于那樣的。而且法律也不許可他啊。」

白先生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啊，他們真是要幹，總有辦法。他們可以走到鄉下裏結婚，亂報假年紀啊，而且……」他的話再不能續下去了。「阿帶姐真箇看見他挽着皮箱子出去嗎？」

她點頭。「你以爲我們到梅宅那裏去一躺看看好不好？」我們自然是說來探望探望他們，但是如果……」

「好，咱們走吧，」他急答應。「我也以爲沒有事的，但是去去看看也無妨。」

「自然我也以為沒……」她想說話。

「我也以為沒有事，」他打斷她的話頭，心急不能耐。「然而一個少年到了他的年紀，終日癡癡迷迷以為有了戀愛，我們又怎曉得他不會鬧出亂子的。我們祇是他的父母啊！去吧！」

然而正當這一雙焦急萬分的父母走到梅宅門前行人路上，駐足在黑暗的樹影之下，他們即決定不必進去了。忽然間，他倆焦灼之情，不甯之心，飛去九霄雲外。原來他們立在門外已聽聞門內前廊上幾個青年陣陣笑聲送出，其中乃有一瀝瀝鶯聲嬌脆如銀一似嬰兒之牙牙學語者。

「差不差啊！差不差啊，左大哥！你必得要以禮對待跳起來約翰呀，再不然就不讓你跟寶姊姊和我露蘭玩了！」（註：卑卑話）

「那就是潘露蘭小姐了，」白太太低聲耳語。「她剛對左布烈和華約翰和梅寶釵說話哩。咱們回家去吧；一點事兒都沒有。我早就曉得沒相干的了。」

「當然沒事，」白先生說，兩人回過頭來了。「縱然威廉癡到那程度，那女子斷不至一點常識都沒有呀。如果你沒有告訴我他拿了皮箱子的話，我連想也不想那事哩。但是真正

古怪得很啊！」

她即表示意思相同，但又即補說她也沒有想到那事。對於她，威廉之注意到老詹父親之早婚和埃省生鬚的童子最惹起她的疑惑。她又說那皮箱子確是奇怪。

迨至他們回到本宅，威廉獨自一人已靜悄悄地無精打彩地坐在前廊的石級上。

「我以爲你出門去了，威兒，」他母親發問；他倆已在他身旁停住了。

「媽，什麼？」

「阿帶姐說你剛才出了門，拿着一個皮衣箱去啊。」

「是啊，」他沒神沒氣的答。「您不是說過我的衣服有點潮濕嗎？所以我今晚拿出去交給老許去熨，明天好穿上哩。」

「哦，是的！」白太太點頭說，隨即跟隨丈夫走到門前。未進門時，她還回頭吩咐一聲，「別坐在那裏太久啊，威兒！」

「媽，什麼？」

「今晚有霧，今天的雨那麼大——我恐怕外邊太潮濕啊。」

「媽，什麼？」

「進來吧，」白先生忍耐不住對他妻子說。「他不是在本宅之前，乃是在梅宅的前廊哩。那裏離本宅有三個街角的遠，他那裏聽得到您的說話？」

然而威廉的父親錯了。他懂的什麼！其時，威廉並不是坐在梅宅的前廊，讓梅寶釵，左布烈，華約翰等人阻礙他，干預他。他正在超乎時間空間遠遠的地方。正在一顆紅霧籠罩無人烟的天星上——除非詹老先生和有些印度太子和那埃省神童能攀到比他更遠的地方——只有他和潘小姐兩人形影相依，猥猥傍傍于他們的華屋內。過了一會兒，他倆又雙雙攜手並肩進去那間育兒室看看無數的男孩子——個個都是三歲以上的——嬉戲于火爐頭之前白熊地氈之上。如是如是，威廉睜着雙眼而神遊于太虛，夢境渺茫，但確已陷于結婚的情狀了。

他的光景一天壞似一天。

## 十八 肥大粗俗的蠢物

次日早晨在陽光之下，白太太站在前廊石級之最高的一級對她的兒子講話，而她的兒子呢，聽得不耐煩，慢慢地把身移近前門——身體的重量由一隻腳轉放在別一隻腳上。

她諄諄言道，「威兒，你真箇要注重衛生啊，不然你就不能活到老年人了。」

「我不要活到老年人，」威廉誠懇地答。「我甯願少活幾年但要現在爲所欲爲。」

「你越說越癡了，」他母親面斥不雅。「你得要回來穿多<sup>○</sup>一些衣服，不然就要把你的外<sup>○</sup>髦帶去。」

「我的外髦！」威廉怨言。「他們必定以爲我是個瘋子了，在八月天氣帶着外髦出門。」

「但是去舉行辟克慝克（野餐）就不同啊！」

「媽媽，這不是一個辟克慝克，我告訴你一百次有多了！你以爲是那種古老式的玩意兒像你們從前舉行的那種——圍坐在濕地上吃那些滿蓋了螞蟻的沙甸魚！我們的不是這樣；我



們坐電車到一個農家，先吃午飯，下午跳舞，然後晚飯，再坐電車回來。我們這宴會專是爲潘小姐的而設的，斷不至用古老式的辟克慳克吧。」

白太太好像是充耳不聞，毫不感動。

「我不管你叫它做辟克慳克或者是什麼東西。你坐電車回來的時候一定非常之寒冷，尤其是你穿上白褲子……」

「老天爺啊！」威廉叫。「除了褲子之外我還穿上別的東西哩！我願你不要時時還當我是個小孩子！天啊！到了我這年紀的人還不曉得自己要穿多少衣服嗎？」

「說是這樣說，」她回答，「不過事實是不對。威兒！不要躁急啊！無論如何，你不能去那辟克慳克，除非你進來換過……」

「換過衣服嗎！」他哀號，幾乎哭出來了。「我不能換過衣服了！我只有廿分鐘工夫趕到梅寶釵那裏——他們都在那裏集合，大家約定在梅宅門前坐準十一點三刻的電車。請你別再留難我了，媽媽——我必得要去！」

她回步到門內旋即轉過身來。「這是你的外慳了，快去吧！」

他的情況，真是痛苦萬狀。「他們都要說我是個瘋子了，他們都要在大庭廣衆之中挖苦

我——我——我也不能埋怨他們！在這大熱天拿了外氅出門！除了我之外恐怕世界上再沒有第二個人快到十八歲的年紀在八月時節還要拿着一件舊外氅出門——只因他的母親要他。」

「威兒！」他母親說，「你不知道有幾千幾百的母親，歷幾千幾百年來，也曾防避她們的兒女受了幾千幾百次的涼——全是用這個辦法了！」

他以怨以艾。「好吧，我就任人叫我做瘋子吧，只因您是神經過敏吧！好吧！」

她把外氅搭在他臂上，給他一吻；他立刻飛跑出大門。

但過了三個街口，他把悲慘的臉孔收拾起來，在一間冰點舖子門前駐了足。在玻璃窗外，他一眼瞥見陳列着幾包「小情人」牌的古巴雪茄烟，廿枝一包，每包一角；他的臉色立刻又改善了許多。威廉平常不抽烟的——此即謂他曾經歷過「童子的實驗」（偷偷的吸烟）但是深感吸烟之無味而有苦；雖然他有時擺擺架子效那些慘綠少年對一個吸烟的朋友說，「喂，讓我抽抽你的『棺材釘』吧，但是他自己從來沒有買過一包香烟。然而他現在覺得身帶一包小情人小雪茄烟去赴這種盛會，是多麼風雅的事，而且亦時髦得很哩。

況且那小烟的名目——「小情人」三個字令他起了異樣的感覺，帶了些溫柔之情到他眼睛，發起煖熱之火在他胸膛。他覺得在這宴會的貴客面前吸一根「小情人」小雪茄烟是對她

多一重敬禮，而她定必更爲喜歡而令她更親近自己的。他年輕未老的眉頭突然絕嚴重地皺了一皺，就在那地點下了不可挽回的決心——以後要多抽小雪茄烟，常抽小雪茄烟，終身將要抽「小情人」牌小雪茄烟。

他走進舖子裏買烟——態度自然好像是不足爲奇的樣子；然後對那舖子的夥計說：

「啊，還有一件事，啊！……」

夥計望了他一眼，「還要什麼？」

「我有點事情要勞駕，」威廉匆匆忙忙的說。「我帶了這件大氅出門——送到裁縫那裏改改樣子——爲冬天用的。現在當然沒用，不過預備預備罷了。」他停了聲，很隨便的笑了一笑，使人愈爲相信。「那裁縫做工很慢，改改全件費工夫也不少——所以我就拿去留在他那裏。現在我正要去那裁縫舖，不過我剛想起來我有一個很重要的約會，但是我只有六分鐘工夫。我可以不可以留這東西在這裏，等我今晚回家的時候來取呢？」

「有什麼不可以！」夥計說。「掛在櫃檯裏面牆上吧。那裏已經有一件大氅了，是你的朋友老左的。他剛才到這裏來也是說要送到裁縫舖去熨熨預備冬天用哩，也是說現在沒有工夫，暫放在這裏哩。他立刻跑到轉過街角那邊梅宅那裏，會着好些人，去坐電車哩。我對他

說，『一定是你母親要你拿這件東西啊，』但是他極力否認。你可以把你的掛在他的上面吧。』

那夥計再不說話，忙去侍候別一顧客了。威廉睜眼望着他，頗感不安。他覺得此人疑心太大，但是左布烈的話——拿外髦去熨以備冬天——真是膚淺，何足入信？無論如何，威廉覺得顧客的私人行動，那夥計不應該隨便窺探，干涉，或議論的。因此他對於那夥計即起了一點憎惡之念。

然而他把外髦留在舖子裏出門，放心了許多——「如釋重負」。不俄頃間，他已趕到梅宅前的草地上。那裏，有嬌嬌妍妍的紅男綠女共約三十多名，準備出發。

潘小姐站着人羣之中，身穿着葵黃和潔白的衣服，飛立蜷伏在她臂裏。她受着好幾個女子的包圍，個個對那不勝厭悶眼光眯視的飛立都非常慇懃，溫存備至。當威廉一見着這班風流快活的朋友，他呼吸短促了，他的膝蓋冷顫了，他的頸皮紅熱了，他的身體發汗了。

她看見他！她那黃髮蓬蓬的頭連那頭上細毛茸茸的帽一齊向他微微點動。于是乎他的口不自覺地突然張開，他的眼睛霎時間似乎是鑲了玻璃——閃閃發光，將一胸無頭情緒借着光綫盡地透射入人羣中而直達目的物，好似打無綫電一般。他立刻把手腕按按衣囊——「小情

人」小雪茄烟所在處，微聲自語說，「我的小情人啊，一生爲你，『之死靡他』！」——發下重誓畢生吸此名字饒有意義的小雪茄烟。綜前觀之，自會見潘小姐之後，威廉的心理狀態至今並無稍變。

華約翰君和左布烈君二人走到大門處歡迎他。三個人以前口角之爭，衝突之點，已一筆鈎消了。那美人真是大公無私，不偏不袒；過去光陰，此三位受難者竟被這一段共同的感情聯絡起來——並不因而分裂。三個共愛一人之心竟成爲士敏土把三人聯合爲一，從此不是爭風吃醋的三個情敵，而却變爲一個祭壇上之三個熱誠新信徒，——各在那裏虔心禮拜，誰也不自知道佔了誰的便宜。不甯唯是，各人在其他二人之眼光下，因共同得有天仙光寵，簡直似乎是超凡入聖了。

是日，華約翰偕着一個親戚同來——年方十八歲而體格却是過大過重的。當威廉進門時，約翰拉他來會見威廉，那時這胖子正同一位女子津津有味的講話。

「老表，我要介紹你給我兩位頂好的朋友，」約翰說話，聲音嚴重態度肅正，似乎是要幹一宗重要而且非常的大事。「白先生，讓我介紹我的表兄，古洛波先生。古洛波先生，這

就是白威廉先生。」

兩位彬彬有禮的青年君子很莊重地互相握手，各說一句，「久仰，久仰！」約翰回頭來對左布烈說，「古先生——啊，左先生讓我介紹我的朋友古洛波先生，啊，我的表兄古洛波先生。他是我老表。」

「古先生，久仰得很！」布烈說。「約翰就是你老表嗎？」

「一點不錯！」古洛波答，客氣去了一半。「約翰寫信邀請我來赴這個宴會，所以我就來了。」他大笑了，彼此也開心大笑。「一點兒不含糊，」他又說，「凡是有這種高興事，我毫不客氣，逢請必到，逢到必早的。」

威廉也搭嘴說一句，「不錯，好朋友！」古洛波更爲高興，又嘻哈大聲，至忘了形，伸手使勁在他表弟背上一拍。

「呀！老表！」他叫，「在出發之前，我要會會那位潘小姐哩！電車快來了，我選中她坐在我旁邊啊。」

前此威廉和左布烈的笑不過是一種應酬而已，及聞是語，笑容頓沈，笑聲頓消。如古先生果有些少常識，他不難在這忽然沈寂而殭冷的空氣中即可以覺得他們的不贊成，而在他們的陡變爲冷而白的眼底下，他也可感到他們對於彼之印象之極不佳了。他提出潘小姐之名之

時，聲太高而音太傲，輕薄不敬之罪一也。要求介紹于美人而不遵社交公例先須得美人之同意，粗野無禮之罪二也。兩罪俱發，此僮之不配爲潘小姐之伴友可知矣。尤可慮者，此僮夫俗子在場足使全會減色，大煞風景，而潘小姐一日之興豈非盡掃于一旦乎？鰓鰓過慮的威廉和左布烈兩人均私下埋怨華約翰，以其缺乏常識竟至邀請這個肥大粗俗的蠢物老表來赴這宴會。

同時在兩人心裏發生的怨語，對於這位古洛波先生確是形容盡致，一字不錯。若當面看見，他的龐然偉軀，尤其是雙足和下頷，洵是奇觀，足使人留下印象。當少年人十七歲之時，身體之生長未艾，但有些肢體或部分比別的長得快些。五官百體長得不諧洽，是所常見的；例如，一個口長得太大，以致面部不稱，甚至令其母親也恐其畢生有口闊面窄之虞。聲音之發育更易弄錯；常時在戶內聽得響如洪鐘似是碩人之聲，迨其人入室則不過瘦似蟋蟀的童子耳。然而在古洛波，則適得其反。他的聲音是特別高響尖銳，有如青衣花旦，半似紅粉佳人——其配置之錯謬可異，適如一大象。

其在外貌，他全體發育是一個龐然胖大的童子。他的下頷在全個頭上碩大無朋，可謂「天賦獨厚」，致令其他部分如眼，鼻及額，上一比相形見絀，適如小娃娃之五官，而其雙

足則大如兩山，構成其所以被稱爲肥大之基要條件。他是一個大瓦瓶式的童子，但是體格雖肥笨而性情則好動而惡靜。「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的姿勢變動萬狀，常川不息，卽如他的說話，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不過姿勢與說話兩者是否連貫而銜接，未免令人索解耳。然而無論在那一環境當中，他一雙肥腳常動不停——無論在走路或是暫立在一處。

至于他處世待人的態度則只有九個字可以形容出來：「討人厭，乞人憎，激人怒。」所以然者，他來自一小城市，其父富甲全邑，他偶到異鄉猶以爲可得人人交口稱譽，個個盡力巴結，一如其在本邑，以故「公子哥兒」的派頭遂附麗于其肥笨之體以俱來也。尤有一特點足與其下頷，雙足，和彼所最好穿之白絨褲相匹者，則是他的自信心——相信處處人人都像其母親之熱烈歡迎他。這樣的性情終有一天導引他至于哀痛之域，然而在此爲潘小姐而設的宴會却給他佔了便宜。

「喂，我究竟幾時才可以會見那美人兒啊？」他堅問華約翰，時約翰方欲從這老表緊夾生痛之臂下節節退縮。「你介紹我給七個，都是『平平無足奇』，我不大喜歡的，但是我兩要同潘小姐說完一句『久仰，久仰』的客套話，好使我和她可以『開始運動』了。我要令她終日忙個不了啊！」



「不要忙，不要這樣燥急，」約翰心裏不安的答。「反正等我們出去到鄉間之時，你便可以會見着了——如果我有機會介紹你。」

「那不行！」洛波很頑皮的抗議。「我想你們在這裏的都是一羣呆鳥！看吧！有我在一個地方不久便掀風作浪，攪到滿城風雨了。表弟，你知道我攪風攪雨的本領啊！」他立刻回頭來光顧威廉，把威廉瘦削的腕一爬，很親密地緊夾在自己的肥臂裏。「喂，老友！約翰太呆滯了，你帶我去給我介紹和潘小姐認識，我必定告訴她你是個真漢子——當我們定了婚之後。」

他真是一個獨裁者，專制者，——這個「討人厭，乞人憎，激人怒」的古洛波。

## 十九 「我不知道怎麼的」

威廉千般努力才把臂腕脫了險，口裏喃喃有辭，但適在衆人的喧嘩的呼聲當中，以故不詳其意義。「電車來了！」「振臂一呼，羣山響應」，諸青年蜂擁出門，電車剛停，諸人魚貫登車。一時，秩序凌亂，人心忙急。威廉在人叢中竭力擠身想挨到潘小姐之傍，攀登車上而坐其側，無奈古洛波先生，在人叢中有如趙雲單騎救主，有如田單所放火牛，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因此先他一步。那裏有一穿上紫白相間的夏服之肥背恰在他前面壓平了他的鼻尖，而同時有如萬馬奔騰——鐵蹄得得都踐踏他的足背足趾。他被人家一推一擠，完全落了後；電車開了，他才得跳上車門之小梯上。幸虧以前不究既往現在共同奮鬪之左布烈君援之以手，才得走入車內而佔一坐位。威廉喘息稍定，伸手擦鼻，然後知道自己坐在左華二人之間，而適在捷足先登的古洛波和潘小姐之後。其時，老古已把飛立抱在懷裏。

「凡是狗都很喜歡我的，」他們聽到他說，因為他尖銳的花旦聲，高出全車的人聲。「狗和小孩！我不知道怎麼的，但是他們都愛跟我。我名叫古洛波，華約翰就是我的表弟。」

電車未到之前他就要介紹我見你，但是沒有機會。我想這宴會是特爲你而設的，而除了你之外只有我乃是外來的賓客，我們得要自己介紹吧——我們就是這宴會的兩位上賓。」

潘小姐嫣然而笑，喃喃自語，却不以白眼加之于她隣座的肥人。她似乎並不厭惡他有如威廉和左布烈兩人所預料者。他們只聽得她的卑卑話說，「飛立多麼好看，多麼機巧啊！飛立更覺得嬌小了——坐在一個大漢子的懷裏。」

古洛波開懷大笑。「比起現在抱着牠的大丈夫，牠看來真是細小得很啊！我比較我一切的朋友們都是偉大些。然而，我不知道怎麼的，我比較他們却是敏捷些，但無論在那一羣人當中，我都最是強不過的，話是這樣說。我的肌肉發育很全，但這却不妨礙我的敏捷。你把我放在一部汽車上——在家裏我有一部比賽速度的汽車——我駕駛比別人好些，話是這樣說。我的手術比別人機巧些；我不知道怎麼的。我的腦筋似乎比別人運用來得靈敏些，這就是原困了。我不是說我的知覺比別人多些；不過我的腦筋比別人活動些，所以常得佔上風罷了，話是這樣說。比方，如果我是住在這個地方同他們籌辦這個宴會，種種施設計劃便大大不同了。我不是說好些，只是不同罷了。這就是我的習慣和脾氣——如果我參加一件事，不久我便要把持一切；我不知道怎麼的。別人也許在開首之時主持一下，但不久你就見他們撒手讓

我古少爺來幹上了。我不知道怎麼的，但是事實是這樣。比方，如果我是主辦這宴會的，我斷不讓你們一齊坐電車出去；我必定預備汽車人人乘坐——而且我馬上叫家裏的比賽小汽車開出來，我親自駕駛送你來往。啊！我真想把那小車開來啊！好讓他們大眾捱這笨電車，而讓你和我兩人開開心心的乘汽車走。啊！我要你看看我的小車啊！無論如何，你必定見到許多特別不同之點，而且許格外優美之處了——設使我早來這裏有份參加預備這個爲你而設的宴會。」

「爲我們而設的啊，」潘小姐改正他的字眼，笑容可掬地。「兩位客人——宴會是爲我們兩人的！」她回眸給他一眼。

洛波面上緋紅，情感衝動，頓覺靈魂兒已被吸收；他立刻嚴重起來。「您的帽子真是光滑可愛啊！」他說過了，伸手指指尖細掃帽邊的蒼毛。他的肥肩膀挨在她身邊，隨着他心裏的傾向。

「若是我的車子來了，我們更開心得多了。」他絮絮滔滔的說。「我真想你看看我開車的手段啊。在我們那裏的小姐們，她們說都喜歡跟我坐汽車就是要看我開車；她們說坐不坐汽車沒關係，只是看看我的真工夫就開心了。我不知道怎麼的，她們就是這樣說。凡是我立

意幹一件事，我就是這樣做法的。我不是事事要幹的——有好些事情我不樂意佔手下去，——然而若是我一決心伸手進去，我就不肯放手；我不知道怎麼的。剛才我來這裏的時候，在火車上碰着一個管車的很俏皮，同我開頑笑：他不知道我是誰。我就把手掌在他肩背上一拍推他離座，像這樣——」他把手掌放在潘小姐肩上。「我不要打他，因為那裏有婦人和小孩在車上。我只是把些厲害給他看看，瞧了他一瞧，像這樣。『我想你一定不知道我父親佔了這鐵路股份多少哩，』我對他說。他馬上怯氣了。你得要看看那管車的小子的樣子，當我告訴他我是什麼之後！」

「真有眼無珠的管車員啊！」好個滿具同情的潘小姐說。

古洛波的肥掌不知不覺地在潘小姐柔弱的香肩上輕輕一拍，然後慢慢縮手。「哈哈，這就是我的辦法了，」他說。「我的足跡踏過這世界不少地方了，還沒有人敢欺負我而我可以放過他的。哼，每次結果他們都要在下風——吃了虧：我不知道怎麼的。哦！你頸鏈上的小盒子真精緻有趣啊。」他又伸其肥手把那垂在胸前的小盒子爬住，細細檢驗，一似是他的囊中物。

三個無明火起燒到要炸烈的心，剛在座後，跳度加增，每跳一度怒恨亦加一度。華約翰

這時也自知鑄成大錯了，——這樣的人怎可以把他帶來？所以他現在的感情與左布烈和威廉聯合一致，精誠團結。這三位無力無法的旁觀者的不快樂尤其是辛苦難抵，因為古洛波自驕自誇之言不特留下印象在潘小姐那裏爲彼等所親見，而且對於他們自己心裏也不能制止其同樣留下印象。苦中帶酸，其苦甚矣夫！

他們都不善亦不能分辨其言之虛實真僞；他們只是老老實實地聽一句，信一句，——把古洛波自誇之言全部接納了，甚至不能斷定他驕傲不謙，「夜郎自大」的罪名。他的說話豈不是自己含有充分的證據嗎？——例如，開懷的大笑，和算是克己復禮的一句「我不知道怎麼的」，加上一句點綴的「話是這樣說」按他所吹，他是一個情場候選人，一個遊歷家，一個老於世情者，具有比別人優美些，快捷些的腦筋；一個體育家，但是饒有武士之風和君子之德者，甚至在婦人孺子之前不肯下手收拾一個管車員——而最令人可恨可妒之致命傷乃在他是「一輛比賽的小汽車」之所有者和駕駛者！這些炫耀輝煌的頭銜和履歷雖然已經使他們震動懾伏，然而這三位同仇敵愾的朋友仍然自相矛盾地相信無論他怎麼樣出類拔萃，他仍然是一個肥大粗俗的蠢物。他們在後裝作喁喁細語而提高其聲——幾乎是故意使潘小姐，甚至或至使古洛波本人，在前竊聽得他們的議論。

他們真是「位卑言輕」！那勢雄氣盛銳不可當的古洛波繼續施用他的征服方法。他的肥體逐漸逐漸接近那具有攝力的美人，他細心溫柔的態度亦逐漸增大而效力亦逐漸增高；他那汗流潤澤的額頭更有時接觸着她的帽子。他全身永不停息地動着，逐漸移近潘小姐那邊。他的體格佔地位已多，愈往側移動，潘小姐愈覺擠迫，幾至無地可容。他還天真爛漫不停手的撫弄她胸前的小盒子和頸上的領子。他又拿着她的手帕在鼻子上撲之又撲，嗅其香味，歎之有聲。卒之，他又注意到她指上所戴的一隻戒指，居然把它除了下來，試戴上自己指上——徒以十指俱非纖纖卒不成功。

「我也曾把許多女子的戒指戴在錶袋裏。我也讓他們把我的戴在頸鏈或別處。我相信她們都是很喜歡同我這樣做哩。」他說。「我不知道怎麼的。」

一聆此暗示之言，座後桃花運不夠的三個男子有如晴天起個霹靂，不知不覺地按住呼吸，迨至親見前面可愛的美人果然應允交換約指之時，他們的呼吸簡直中斷了。至於威廉，尤爲痛澈心脾，苦透骨髓，萬念俱消，生機俱絕；一綫殘生，留來何用？在那清朗的早晨種種的希望和期望本是亮如旭日，一旦自蔚藍的天空掉下一件紫黑兩色的入殮壽衣突把他的靈魂重重罩住。其始，當古洛波之臃腫的指頭撫摩着那神聖的帽邊之時，他已是戰戰兢兢，驚

惶萬狀。及至洛波繼續伸手撫摩及移身側挨之際，他覺得非要站起來取人一命，便要立刻變爲瘋狂不可。迨至交換約指既成，他便完全灰心了，就是滿胸憤恨之情也軟化而消散了。在一個時間當中，他心內不能再容別物——只是痛苦而已。

威廉的一雙鈍眼仍然見着前面的肥肩聳動不息，而且臃腫的手臂仍是姿勢疊出，撫摩不斷。「我不知道怎麼的」一句話更連續的打擊他的耳鼓，跟着就是古洛波自己贈與自己的頌辭而却有嬌脆似銀的卑卑話接着回響，或贊或嘆。這路程真是極人間可惡可咒的事，而且太長了。



## 二十 賀敦

在那預備吃東西的農家屋子內，潘小姐在那廊子上歡天喜地的找着一個風琴。她坐在那裏，有各女子和飛立和古洛波圍繞左右前後。她奏風琴，古洛波乃揚其令人作嘔的尖聲，順着悠揚琴韻高歌一曲，「我戀愛上一個人。」

他自以爲是響遏行雲的歌聲和風流倜儻的狂態竟大受衆人熱烈的歡迎，尤其是那奏琴者。「哦，妙不可言的波叔啊！」她用卑卑話深爲贊嘆，從此「波叔」就是美人所賜的新名號了。「如果世界第一流的歌曲明星馬堪美氏聽得波叔唱歌，他當要開槍自殺了——坪！」她回頭四望瞥見有三個憂鬱含怒的漢子在後面一隅之地徘徊着。「來啊！齊聲合唱啊，左大哥，跳起來約翰，和白家小孩子！全體再唱啊，波叔！男子，女子，一齊來！一，二，三！」

如是這使人腸斷的歌唱繼續下去，直至彭華理起來停止衆聲。原來這位心懷愛他主義而汗流浹背的青年正是這個宴會的總幹事。這宴會乃是——如廣東人所說——「蠅蟻局」一性

質。(粵人呼蛙曰「蠓蟻」，又曰「蛤」，蛤音同夾，夾者「大衆科錢」也。故「蠓蟻局」者即由大衆均攤醴資以成之局也。)各人科金之收支，均由其經理。有此職務在身，所以彭華理具有幾分權柄，悍然不顧衆人，而居然施行其「總提調」的職權。他高站在一張椅子上對衆先拍拍掌。

「各位諸君！」他大聲宣布，「有幾句話要宣布的。依我們預定的秩序，在未吃餐之前，我們全體週遊這個農場一次，參觀參觀各種設備，因為這算是一個模範的農場。有一位女工名叫阿納姐的領導我們。她已在前院等候着了；請各位起來跟着她參觀農場去。」

參觀農場爲威廉所最不喜歡的事。他只想死了——在一個冷靜的地方死了，好讓潘小姐自己對人說及而表示她的損失。無奈他只得跟隨衆人，在那個女工名叫阿納姐的之後。但是等到他們站在一個倉場的空地堆中，他突然覺得光景陡變——漸入佳境。

忽然間，潘小姐轉向着他，親把飛立安放在他手裏。「勞駕替我看顧着寶貝的飛立啊，」她向他耳語，「飛立最愛老朋友的！」

威廉的心房突突的跳，一股熱氣貫透全身。雖然那討厭鬼肥大粗俗的蠢物即忙前來把潘小姐的手臂拉住——拉她去聽那女工名叫阿納姐的演說，威廉的靈魂總是覺得提高了好些並

有些迷醉。她沒有說「喜歡」；的的確確！她說的是，「飛立最愛老朋友的！」細味其言，大得鼓勵，威廉即奮勇上前，把自己緊靠着潘小姐之右旁，讓那蠢物據其左。然而，真預想不到！過不了一會，威廉即悔跟錯了——恨不落後。

這悔恨之所由生，實緣那女工名叫阿納姐的太過老實，說了有些不應說，可以不說的話。她正在口講手畫一一解釋那模範的種種農事設備之際，忽然有一隻老母鷄當路走過，她以為很好笑即說一句：

「她剛才生了蛋啊！」

威廉當時即打一個寒噤。在潘小姐面前而有這種粗俗的話，真是不可思議！他的頭腦簡直不欲思索這失禮的事；他簡直不能承認在這樣人物之前竟有這樣話說出來是一件事實。然而無論如何，真的仍是真的；他滿具疑惑的耳鼓裏仍留着，「她剛才生了蛋啊！」的一句話。他全身的皮膚驟覺紅熱起來。他閃避不敢正視的雙眸已露出羞人答答的狀態。

受這女工名叫阿納姐之媒俗不雅之言所震駭者並不只是威廉一人。左布烈和華約翰，本來站着人羣之外圍，至是直走到彭華理那裏，拉他到一邊，用盡他倆為熱情所激動的辯才，把全副責任放在老彭的肩上。他們釘定這是老彭的職責——即須告誡那口不擇言的女工，教

訓她一些規矩，禮貌。老彭起初聽了那女工的粗俗話也同樣戰戰慄慄，但是到這裏，他却不肯担任他倆所推舉的職務，反委任他們兩人爲委員會，具有全權前去處理此事。他們立刻拒絕任務，嚴辭斥駁，無理之怒，形於顏色，更斤斤然質問他以爲他倆是什麼人。

那女工名叫阿納姐的自己當然不自覺剛才的話令幾位男性不舒服，她仍然帶着衆人前行，繼續其長篇大論的農學演講。威廉隨衆而行，亦步亦趨，有如機械，他的眼睛仍然閃避旁射不敢見人。在這痛苦的經驗當中，他便心似火燒的覺得潘小姐在其身傍爲可恨，此所以自悔跟隨前來也。

當羣衆出了倉場，威廉見潘小姐不是在自己身傍走路，乃環顧左右，忽望見她正與古洛波似玉人一對在倉場之外桃林之邊並肩坐在一根倒下的樹幹上。而在他身傍走路的却是梅寶釵小姐，蓋那一對懶男女已在那女工開始講演之時偷走出來了。

威廉再不能津津有味地複述，「飛立最愛老朋友的」一句話了。紫黑的入殮壽衣又自天掉下來罩住他的靈魂，因爲可恨可惡的事實彰彰，眼見古洛波把美人拐逃了出來，而他——苦命的威廉——竟爲人看狗！

他仍有些自尊心和高傲骨。他大踏步走到倉場邊境，很粗率地把飛立摔在牠女主人的跟

前。然後，一句話不說——甚至連瞧也不瞧她一眼——威廉高視闊步即行走開，一直踽踽涼涼往前行，經過倉場之門直到一間薰烟房之那邊。至是他的傲氣黯然消散了。

那裏有一棵胡桃樹，樹影遮蓋此薰烟房。傷心人在樹影下屹立——並不流淚，但在與年輕的愛情同其壽命的衝動之下，他不禁喃喃自語長吁短嘆，鳴其不平，其聲如怨如訴。在威廉思想中以爲自己的苦命的厄運是天下獨一無雙的了，然而倘使天下間所有同經過此半點鐘經驗的十七歲男子此時都來與威廉會晤，恐怕他一見千百萬人蜂擁而來即望風而逃了。嗟乎！威廉殆以爲自己的苦痛乃是世界上之一種新發明，於是胸中乃構成了一段不平之怨語，哀豔無匹，值得給以題目云：「薰烟房側的哀情」。在這離羣索居的少少時間當中，威廉的情感瞬息變化，如有年紀較長的人有此經驗定要捱苦數十日而且全個生命卒要遭毀壞了。

威廉最後的態度乃是一種謙而義的退讓，但仍安置了一口「馬後砲」；這即謂，他很豪爽很慷慨地把她奉贈與古洛波，然而却不能不堅持到底——古洛波究竟是一個肥大粗俗的蠢物！陡然間，他在腦際便繪了好些圖畫，適如自古迄今千百萬的少年傷心人所繪的一般。威廉心目中想見一個老年無妻的傷心人坐在家裏壁爐之側，有時自己犧牲名譽使她及孩兒們始終不知古洛波之真相；更描寫他自己曾面對古洛波滿具有英雄氣概地直說過一兩次：「須記

着，我的犧牲只是爲她們，（美人和孩兒）不是爲你的——什麼東西！」

過了這小小的「人類的反動」之後，他又升到更高一層的情天。他將爲古洛波而死了，所謂「以身殉情」是也——於是她將攜那「遺孤」——卽她所命名爲「小廉」者——同謁荒墳，憑弔于墓碑之前。忽然間，威廉又想起自己的境遇身世恰與「二城記」說部中之賀敦一般無異！最近他剛讀了這本名著，又翻看一次，以故能默誦于心，至是突憶起自己與賀敦遭遇之相同。而今潘小姐已表示棄此而納彼，威廉與書中人之同情更爲完全，於是威廉乃決心上斷頭臺捨身以爲古洛波之代。此情此景對於他確是真境。他把一隻腳踏在一個盛牛奶的白鐵桶上（這不知是誰人不小心放在那裏的），舉頭仰望無情的青天，不自覺地學了那書中人賀敦臨刑前在斷頭臺階梯上的態度，復朗朗而言：

「我現在所做的事比我以前一切所做的都優越得多了，我現在所得的休息遠勝過……」突然間，有一個滿臉鬚鬚的頭，插在一條皺紋似波形的紅頸上的，從那薰烟房的門內伸出來。

「你說什麼？」他很粗率地問。

「沒——沒事！」威廉期期艾艾的答。

那生在鬍子之上的眼睛閃閃發兇光。「不要把你的腳踏在那牛奶桶上啊！你知道嗎，這是個衛生農場啊？你怎麼連一點常識都沒有，要把……」

然而威廉不待他說完，拔足飛跑了。

他尋着同來的諸人，都集合在那裏農場一間屋子裏，圍坐在兩張長桌，桌上陳列種種色色的野餐食品，人人已開始消費工作了。華約翰真夠交情，早已在身旁留下一坐位以待威廉。約翰此時無心再與別的長舌女子爲伴；爲自衛計他有左布烈在其右，復虛左以待威廉。威廉卽坐下，注視前面最近的幾款食品，不覺生機油然復發了。

他開首吃；他繼續吃；其實，他吃得很好。他兩位同伴也是同樣。這並不是說他們三人的悲哀已盡消散了——還遠哩！不過雖有積鬱未散的憂悶橫梗于心，而他們吃雞肉——白的雞胸，黑的雞腿，紫的雞肝，一概不論；他們吃玉米——一莖，一莖又一莖；他們吃炸白薯，煮豈仁，炒蠶豈，他們吃糖浸桃子，杏子，梨子；他們吃葡萄醬塗上的餅乾和蘋果醬塗上的麵包；他們吃酸菜——酸黃瓜，酸西瓜皮，酸番茄，酸辣椒，又有酸蔥頭。他們吃檸檬派。（Pie，一種硬皮點心）

然而，以食量論，他們仍不是古洛波的敵手；老古真是一名大食家！今日之戀愛未嘗減

少其食慾，即使那女工名叫阿納姐的當捧食盤到古洛波之前也覺得這胖子的食量足比得上她在農場中所常見的各佃工。在他面前一帶所推陳的食品已一掃而空，自吃的工作開始後他連「我不知道怎麼的」一句話也沒有工夫說。坐在他旁邊的美人兒起初時簡直看得目瞪口呆；未幾，她覺得這是一齣真好看活戲，越看越開心，她便時時用柔聲發出贊嘆之辭。有這微妙的音樂在他耳邊慢奏，洛波吃的更多，不覺突破以前自己的紀錄。他覺得在人衆中做一個談諧百出的丑角是英雄本色，愈——做愈覺樂不可支。

古洛波大吃而特吃；他所吃的多過他自己所需的；等到人人都已明白他爲什麼長得這樣胖之後，他還不停的吃；他吃，吃，不住的吃——爲的是要出風頭，讓人看，惹人讚，——自己做成一個洋洋奇觀，如斯而已。等到他自己也知道膽子與胃口同樣壯大之時，他還要吃，因爲只要人家眼光蹩蹩的注視着他，他便不顧一切的吃而又吃了。

末了，人或在他的食量互相賭賽，他更不辭狼吞虎嚥，拼命的吃。不過他額頭有時濕潤，他也知道有沈思的時間。



## 廿一 小情人

天下既無不散之筵，饕餮也無不停之吃！迨至那一種嚴肅的一剎那間，古洛波立刻停止。他和潘小姐靜默無聲一同走出屋子外邊，走到集合在樹下幾個飽食懶動的青年男女之小團體參加閑談。但是古洛波一吸了幾口戶外新鮮空氣，生機又勃發了。驟眼看見幾個無拘無束得意洋洋的男子正在在那裏一口一口的大抽香烟，他不禁發笑。他自有生以來向未抽過一口烟——他在家立過一種不到廿一歲不吸烟的誓的。這時他恐怕這些吸烟的人佔了上風，尤其甚者則恐受潘小姐之譏笑而被小覷；因此他強笑而說——含有鄙屑之聲調：

「呀哈；你們在這兒燒垃圾嗎？」他故意以鼻嗅氣，左尋右覓。「有人在這兒燒爛布啊！」然後，似乎忽然發現的樣子，他叫，「啊！原來只是香煙！」

好個心靈腦巧的潘小姐，暗自數一數自己左右足有四位吸煙的男子，而只剩有古洛波不吸。她立刻維護吸煙者，蓋人數多少于彼大有關係也。「香煙真香啊！」她的卑卑話又來了。「波叔大概是年紀太小的孩不可以吸吧！」

這絕頂聰明的一句話立刻得吸煙者之熱烈歡迎——歡聲震耳。古洛波臉上失了光，立被激發了。他只願爭回面子而不計事實，即信口開河的說，「我嗎！哼！我不吸爛紙製的東西。我抽的是雪茄煙！」

他確造成一個滿意的印象，因為潘小姐聽了登時鼓掌讚美。「好個波叔，真漢子！現在請你抽一根吧！快拿出來點火把，波叔！飛立小寶貝和我都要看看長大漢子吸着長大雪茄啊！」

威廉與華約翰二人本來無精打彩的在離衆稍遠一點之處徘徊觀望，至是不能再事旁觀，即似被磁石吸着，也走近前來。約翰剛剛聽到他表兄的話。

「我——我忘記了拿雪茄煙盒子啊！」古洛波一不做二不休的吹下去。

約翰的形容立刻變爲鋒芒嚙人的譏刺。「表哥，你說什麼話？你不是在舅舅面前立下誓約不到廿一歲永不吸煙嗎？舅舅還答應，若是你能守這誓約，他在你廿一歲生日之時給你一千元哩！你說什麼雲茄煙盒子！」

古洛波覺得被困了，而潘小姐的盈盈秋水却望着他，似乎是疑惑于心。他的臉不能再紅了，因為他剛才吃的過多，面上已是通紅，至是再加紅些實是無可能了。他覺得只有大聲大

叫，閃爍其辭，避實就虛，至爲上策。「一千元嗎，哈哈！」他故作大笑。「當我十歲之時，我還以爲是真的現款！哈哈，但是不久我便百無禁忌了！我老古要抽煙，就抽煙！你知道我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了，約翰，我要什麼，就幹什麼。我記不起來什麼時候起首的，但是早就已經抽雪茄烟的了！」他張目四顧，漸覺所言有效，因爲連約翰也瞠目而視，傾耳而聽——也似相信他的謊話。他更進步加上幾句，以確定聽衆的信心：「我要抽煙，就抽煙，一點兒不含糊！我抽上雪茄好久了，一根沒有完，又點第二根。呀，我真恨不得就在這裏立刻得有一根呀！吃飽了不抽雪茄，不容易受。如果現在得有一根，我給多少錢都願意的！我不要紙烟啊！我要的是真的烟。」

威廉傾聽，憂憂愁愁的臉孔顏色轉變。陡然間，他記起那一盒小情人古巴小雪茄烟（每包一角，廿枝裝的）仍在袋中。他一起想起購買那包東西時所立的志願和所具的希望，心有微痛；但再想想「以身殉情的賀敦至此如何？」

當下，威廉把那包古巴小情人小烟掏了出來，放在古洛波的肥手上。須知這本是一宗英雄俠義的行爲，因爲威廉真信他渴想抽煙，於是很快爽的說，「你拿去吧；這是全烟葉的小雪茄啊。我決心戒煙了。」他想一想那香豔的煙名，彬彬有地再加一句，「我相信你現在應

該吸這煙，不該我吸了。」這話除了他自己之外恐怕沒有第二人懂得其中奧妙的意義哩。

然後他離開衆人，蹣跚獨行，而坐在農場邊界之圍籬上。

在這邊，潘小姐笑嘻嘻的叫道，「好極了！波叔，點一根，點一根啊！人人都要盡量快活啊，但是長大漢子沒有全煙葉的雪茄抽抽是不快活的，點一根啊！」

古洛波深深的吸一口氣，直到丹田，計自餐後至今他受了重重壓迫，至是不能不發火點一根小情人了。算他確有勇氣，因為他吸了一口濃煙，噴出來之際，喉管即要咳出聲，但他即忙高聲講一句：「真好！這真是好傢伙！這真是我所要找來吸的。」還未完全出來的咳聲竟被他輕輕的遮蓋了。

潘小姐果然着了迷，眼不轉睛的望着他，即叫：「哦，真漢子！請你盡力深深的吸一口長而大的煙吧！吸吧，一口長而大的煙！」

古洛波不敢有違，果然深深的吸一口長而大的煙。

她大聲宣言她最喜歡看着男子吸煙。威廉雖遠坐在圍籬之上而雙眼仍可見潘小姐那種銷魂蕩魄的騷態，心裏宛似被大力紐轉左旋右動一樣，痛苦難堪。及至他看見她纖纖玉筍親拿着頭一根快要燒完的小情人以點着第二根之時，他再也忍不住了。他從圍籬上一躍而下，離

開那裏，再次逃出衆人的視線。這是他最黑暗——最痛苦的時期。

他立意避開那薰煙房的一帶地方，於是走回到剛才看見古洛波和潘小姐並肩而坐的小菓園那裏；他就坐在那顆橫倒的枯樹上，自己作憂憂愁愁的幻想。他獨坐在那裏過了多少時間，不能計算清楚了，後來農家屋子前面草地上音樂聲起才把他驚起來。他微發苦笑，記起彭華理曾雇了三名意大利音樂家同來奏演，預備在那剛剛剪平的草地上舉行頂高興的跳舞——（須知：十七歲的青年男女在草地上跳舞並不覺得不妥）。音樂！眼見她滿面春風左旋右轉在那「肥笨的熊」懷抱下跳舞！他甯願獨自留在這淒涼的菓園上；沒有他爲伴，她又何嘗覺得有交臂之失？

雖然他深恨那悠揚的音樂和軒渠的笑聲陣陣吹送入他耳鼓，他總不能耐得長久離羣孤獨的生活。迨至他信步走到那草地與各跳舞者同在一處，他只見潘小姐正伴着瘦削的彭華理跳舞。當下華約翰即走近威廉面前，低聲說話，面上帶有怨毒的得意之色。

「那胖子究竟不能得到她的開場舞啊！她是上賓，而老彭是總幹事，這權利當然是他的。他一登場，老古沒話可說。老彭毫不客氣，即從他手裏把她奪過來。但是恐怕過了這一舞之後，他又耍包圍着她，整個的下午再沒有第二人可以有機會親近她了。我母親說我應該

邀請他到這裏來的，但是我恨錯難翻了；這傢伙——交際的原則他一條也不知道，在異鄉爲異客的規矩一些也沒有，真是丟臉得很！」

「他往那裏去了？」威廉無精打彩的發問，因爲古洛波的形影全不在場。

「我不知道——他剛剛走開了，一言不發。但是，過一會兒他便回來的了；別替他擔憂！一回來他必定死纏着她不肯放鬆一步，而且……：……：喂！看啊！左布烈幹嗎？」

左布烈斯時正在草地對角上出現，離他們稍遠。他的面色轉變，似乎受了特殊刺激。他很兇狠地召他們，「來啊！來這裏啊！」及至他們跑到他那裏，他說，「那傢伙跑到屋後一個棚內，不知幹嗎。我想他一定有些不妥。來啊，我帶你們去看看。」

但是迨至各人懷了鬼胎，或異想，跟從他到屋後，他止住他們。「看啊！那裏！」他實在不必伸手指其方向。一種呻吟之聲已足引他們的注意——那是極端痛楚，辛苦，和悲哀之聲。威廉和約翰一眼即看見古洛波之龐大身體；他坐在地上，他的背斜靠着那間薰煙房，時時轉動。

在古洛波面前不遠的地方站着一個衣粗貌醜的大漢子，揆着一副除草機器，用一種冷酷的態度對着他。這大漢頭戴一頂火山式的草帽，其形三角，其尖空洞，其邊更插上幾莖稻

草。草帽之下，有一副怪似石山的容貌，下垂亂如蓬草的大鬍子，鬍子之後則一條皺似雞皮的紅頸也。在鬍子叢中發出粗厲之聲對洛波講話。

「我看見你了！」那聲音說。「我看見你怎樣吃法了！無怪你此時要大吐了！你知嗎，這是一個衛生農場啊？你怎不講衛生把地方弄得這麼髒？滾你的蛋吧，蠢子！快滾開去！」

洛波遵命。三個袖手旁觀者，越看越高興，越聽越有味，覺得對於蒼天已失去之信仰漸漸恢復回來；他們慢慢的笑逐顏開，樂不可支。霎時間，在他們眼前，整個的世界頓現光明優美景象。威廉更親見「小情人」之購買確是天意預定的，並不枉費本錢和心血。原來剛才古洛波拚命的吃，過了分量，腹部已是澎漲不快，後來更有小情人濃煙作祟，不得不於腹疼之上加以吐嘔，吐嘔之上更加以眼花頭暈，於是乎「玉山頹矣」。所最滑稽者則屋後狼藉滿地而屋前則美樂悠揚，男男女女，歌酣舞熱，皆大歡喜。

樂聲停止，那綽號叫做「跳起來約翰」果然跳起來。他左右手各一把拉着兩位朋友的袖子很誠懇地建議，眼睛發射熱烈而友愛的光。「我有主意了，」他叫。「我們趕快到那裏去——看這光景那傢伙好像整個下午都不能恢復過來了。布烈，你去和她跳一個舞；等到音樂快完時你把他帶到威廉站立的地方，好使威廉可得下一次的跳舞。然後威廉，你也照樣給我

下一次，我又回過來給布烈，布烈又給威廉，威廉又給我——照樣幹下去。這是「車輪戰」法！如果我們立刻加入，合力幹下去，可以包辦了她，全日工夫別人再沒法子插足進來！來呀，快走！」

三劍俠精誠團結，果然力可斷金；他們急步走至草地上，左布烈先奏第一功，不過要和那宴會之可愛的上賓要經過短少的辯論。「我也曾應許波叔跳這一次的呀，」她說，張目四顧。

「我以為他不來了，」布烈說。「我確信他不來了。」

那美豔的臉兒稍現不悅之色。「左大哥，真俏皮！我答應過男子跳舞，沒有不來的。你不要恁野蠻啊！」

「真的，我……」他的辯辭忽被那女工名叫阿納姐的打斷了；她站在農屋前面石級上對衆高聲說話。在衆歡樂的男女中，他們幾人是最近那石級的。

「那個胖子，」阿納姐說，「那個吃得最多的胖小子，我們把他放在一間臥房。他叫得很痛楚。他要找人幫助他啊。」

「他要醫生嗎？」布烈問。



「醫生嗎？不！他要找人抬他到醫院哩！」

「我去看看他，」約翰自告奮勇的跑去。「他是我表哥，我該負責任的。」

潘小姐舉頭遙對那病人瞧了可憐的一瞧。「真可笑！」她說。「有些人只顧過量的吃，不願跳舞的！」她意思是要說「和我跳舞的！」但她想想不如勿說「我」字。「來吧！左大哥！」她叫，歡天喜地的。

過了一會兒，華約翰回來。那時已經恢復原狀而滿臉光亮的威廉和潘小姐同站在一處，準備舉行下一個跳舞。約翰把一隻戒指放在她手裏，隨即接回一隻。「我想我最好把這東西拿回來，」他說，也不用解釋。「我保存他的等到回家時交還給他。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經過了他那樣瘋狂的行爲，現在算是過得去了。他在我們親戚中算是最傻不過的——行爲荒唐之極。我不是說他沒有常識，他的家庭真是天字第一號好的，不過講到智慧行爲，他就是『黑羊』了。（西諺，羣中之黑羊即喻人中之壞劣不良分子也）我把他舒舒服服的安頓好了。他們給他熱水，芥末，和其他藥品。他只要靜靜的躺下休息，」約翰聲音響亮而堅定的說完其辭，「再過幾點鐘就沒事的了。」

「你以爲他沒有——」威廉開口說，稍停一會兒，續說，「沒有希望出來跳舞嗎？」

約翰搖頭。「一點希望也沒有！」他堅決肯定。「我們最好讓他獨自躺在那裏等到過了晚餐，然後在電車上騰出後面的座位，不讓別人坐下，讓他安安樂樂的躺在那裏一直回家去。」

於是乎笙歌絃管之聲又大作！在青蔥的草皮之上，蔚藍的天色之下，和紅紅綠綠衣香鬢影的跳舞男女當中，威廉把潘小姐輕輕在抱。他的手指和她的纖纖玉手接觸着；她的濃豔香美的臉兒微微的笑，仰望着他；一種夢想不到的甜蜜之情蕩漾在他耳邊，跟着節拍；他的雙足和她的雙足一步一步前後左右的舞動。他們跳舞，跳舞，又跳舞！

然後布烈跟着和她跳舞，而威廉和約翰站立旁觀——或是等候，但並無怨妒，互以手放在肩膀上；然後約翰繼起，而布烈和威廉旁觀；然後威廉又和她跳舞。

如此如此，整個長久的難以盡述的下午竟悠悠地過去了——呀，十七歲！

那天晚上，那街角舖子裏的小夥計問，「那電車宴會快樂嗎？」

「樂不可言啊！」威廉答，且說且把掛在牆鈎上的外氅拿走。

「我賣給你的那包『小情人』好味嗎？」

「呀，妙不可言啊！」威廉笑答。

## 廿一 預料種種

邇時，玫瑰花已瓣瓣委地；而蒲公英花團早已片片隨風飄去。代之而生者有如萋蒲，紫蘇及其他黃花。這正是殘夏天氣，匆匆過去便是新秋；恰似一位疲倦的太太乘坐升降電機一樣。

有一天是星期日——還是很熱。

白先生偕着白太太從禮拜堂步行回家，在烈日之下辛辛苦苦的走了半哩路。一到家園前廊即倒坐於搖椅之上。貞兒本來隨着他們出入；可是才回到家中，她立刻又匆匆出發，手提着帽子的繩帶在空間搖動，連跑帶跳的上路去，精神神有如在溫涼的早晨出門一樣。

「我真不知道她怎樣能夠再跑出去啊！」她的父親口裏似怨似艾的讚嘆說，同時看着她走兼以手帕拭額上的汗。「在這酷暑天氣當中，並且走了怎麼多的路程，若是再要我出去便白白熱死我了。」

他倆夫妻很舒服的坐在那裏，靜默無言，見着從禮拜堂走路回來的相識者偶然經過，便

點點頭招呼一下。白先生權用草帽作扇子扇風，急急使勁兒，致帽草吱吱作響，而白太太則輕輕搖動坐椅，嘆息酷暑迫人。

及至有五位青年男女在街之一邊走過之際，白先生忽然停止扇風工作，而白太太跟着他的目光瞧視也不再搖動其坐椅。他倆都把上身向前斜傾——其態度大概與天下一般父母之在無意中驟然碰見兒女者相同。

「天啊！」威廉的父親驚嘆。「那個女子還沒走嗎？」

「我見他臉色青黃，」白太太低聲喃喃自語，似乎神不守舍。「近來他似乎害了甚麼病。」

經過十七年的經驗，白先生逐漸識得關於這一類的憂慮是無須乎抗議的——除非是他要和她幹起來而卒要成爲無結果無解決的吵嘴而已。「她是無家可歸的嗎？」他悻悻然發問。「她究竟要離開梅宅好讓人家得些安寧不？」

白太太不理他的嘔氣的話即如他剛才不理她關於威廉有病的話。「你說的是那潘小姐嗎？」她問，似在夢中。她雙眼仍然跟着她的兒子進行。「真的，他臉色真不好。」

「她要在梅宅住完了這夏季嗎？」白先生又問。

「她差不多已經住完了夏季了，」白太太答。

「看看那孩子啊！」那爲父的抱怨。

「傻子跟着那些小妖怪——甚至不肯讓她獨自去禮拜堂！按着鐘點計算起這暑假假期內不知道他枉費了幾個星期的寶貴光陰在這沒意識的勾當了？」

「哦，我不知道！他在晚上不去的。」

「那有什麼分別？他白天全日在那裏，是不是呀？他們究竟說些什麼話呀？真是神祕，我確莫明其妙了！過了一天又一天；過了一時又一時——日日時時相對着，天啊，究竟有什麼話可說？」

白太太很寬容地笑了。「人們常是替別的與自己年紀不同的人擔憂的。可憐的威兒啊！我以為他們大部分時間的談話大概是前言不連後語的，有如我倆現在的一般。看啊！威兒和左布烈各在潘小姐的一邊行，華約翰迫得要和梅寶釵跟在後頭。布烈和約翰兩個小子也常到那裏差不多跟威兒一樣。當然常常要輪到要他招呼梅寶釵的。大概他沒有多大的機會和潘小姐開心談笑。」

「我以為她應該回家去了。我要那孩子覺悟過來，恢復常態。他現在神昏志亂，顛顛倒

倒，真不成個樣子了。」

「我想她快要走了，」白太太說。「梅宅——他們在下一個星期五晚上特爲她開一個跳舞會。我知道他們在前園陳設輝煌，準備很大的交際會。那是替她送別的。」

「那真是一宗大慈大悲的善事啊！」

「如果你想忖測他們說什麼話，」她繼續說，「大概他們就是講那個交際會了。如果威兒獨自對着她之時——哼，人人在此情此景之下說些什麼話呢？」她自己也發笑了——把話打斷。「比方拿貞兒來說吧，——她和那黑小子老詹很要好，當他在園裏做工之時，他們常常談話，時間都很長；我在窗內可以看見。你猜猜他們說些什麼話？貞兒現在就在那裏了。她知道我今天特別雇了老詹替我們打冰淇淋。當我們從禮拜堂回來之時，她聽得打冰淇淋軋軋的聲，所以立刻跳到後廊去。如果你走到後邊看看，就可以聽到他們幾里古魯——滔滔不絕的談話了——但是說些什麼，真是天知地知！」

然而他們的談話，很平常，很簡單：其實，貞兒和老詹（有吉利伺候着）所開心暢談者乃是社交問題，這並不是指社會學；只是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瑣碎細微有雅有俗的關繫。一言以蔽之，他們所談的並非著「名學」的穆勒而是這個花花世界中的才子佳人。

老詹用左手搖那冰桶的柄，留下右手做作種種姿勢，因為他講話之時必要兼做手勢也。對於衣服一層，老詹在他同種中算是最為不拘的，然而在今日他的外觀忽爾大變，足使白人看到眼花。他身穿一套簇新的，紫色的，像輕汽球式的衣服。袋口和袖口都有特別細邊，尤為奇異者則全身滿飾細小藍色的鈕扣多排——這分明是衣上的寄生蟲，和鈕扣中之有閑階級。他那一雙也是簇新的鞋子形如蔥頭向着太陽反射黃色火光，致令日球羞愧減色。而其硬領（他居然時髦到這程度！）又射出其他光芒，襯起領內色似煤炭的頸更覺「黑白分明，格外風情」。領之下則掛了一條簡樸的，白色的，稍為玷污的禮服領結——其形容殊非該品物的製造者原意所欲者。領結上更插了一個羅馬大帝提比利亞的青色鑲銅的小功牌。

「一點不含糊，」老詹說。「哼，我現在加入社交界了——每晚都出去同那些高等人家社交。我說，『我必得要置一套高等人家的新衣服，新行頭。如果我要開首交際，必得要講究一下，一鳴驚人。』所以，第一，我便買了這枝領結針——看啊，全枝是金製的，在青色鑽石之上刻了一個美人像坐在當中。我又買了一雙皇家御用鞋。我有個好友老鮑（就是同老詹交換狗的那位）對我說皇家御用鞋就是他所常穿的，我就一直走進去那鞋舖子。我說，『別枉費時間把舊鞋子給我看。快拿長大，黃色，圓頭的皇家御用鞋出來看看。第一雙合適



的我立即給價買了穿上。』然後我就買這套衣服——哦，哈！舖子前面玻璃窗內有廣告牌子標出：『如果你要做全村衣服最講究最漂亮的美男子，不妨帶我回家去——只花六元九角七分。』我說，『這正是我老詹所需的衣服了。如果老詹要講社交，當要穿得特別講究，風頭不怕出的十足！』

貞兒且聽且點頭，深明其觀點之合理。「什麼東西令你忽然這樣講究起來呢，老詹？」她很誠懇地詢問。

「祕密對你說，小姑娘，」老詹披心布腹的說，「這事的起源並不是我要跳進去或走進去的，却是滑溜溜的滑過去的。因為那一天晚上我去看那芬姐（就是替吉利起名的那位）——就是去年在隔壁莊宅當廚子的。現在芬姐不當廚子了，她去做女侍役……」

「做什麼？」貞兒急問。「老詹什麼是女侍役啊？」

「她去招呼客人，」他解釋。「如果是男人，就叫做男侍役；女人就叫女侍役。呀，他去高等人家裏做女侍役。他照管茶水，生菓點心，兼管理僕人進餐——那就是侍役了。比方你的媽要設宴請客，如果她雇用芬姐來做女侍役，她自己便省了許多麻煩工夫了。芬姐就來

代辦一切事務。」

「哦，我明白了，」貞兒點頭答。「但是還不明白她去做女侍役和你穿得這麼漂亮有什麼關係？怎令你講究起來？」

「是這樣的。有一天芬姐對我說，『老詹，來呀！我告訴恁；我明天有一份很重大的工作，可是我還要一個男人幫忙，因為要找一個引門堂信。』」

「一個什麼？」

「這就是芬姐一五一十對我說的話。明天有一個高等人家大請其客，要她做女侍役。這又富且貴之家派頭十足，樣樣要講究架子；叫芬姐找一個高大好看的黑人站坐客廳門口——有人客來，問問『尊姓名』即高聲把名字報告，引其入廳。這高等人家拚命的要全城人知道他們是既富且貴，所以樣樣陳設佈置，架子十足，威風十分，必要芬姐找一個引門堂信。芬姐對我說，『喂，你去當一名引門堂信，恰好了。』我說，『我嗎？哈，真笑話！』芬姐又說，『你真合式！』她又要把一套男侍役的制服借給我穿哩。這制服原本是那老金的，他欠芬姐十六塊大洋，後來死了——芬姐就把那套制服拿了算數。有時她要雇用特別的僕人幫忙，如果有人沒有制服，她便借給他穿上。她又對我說，『你穿上那制服，你立刻變成一個頂好看的引門堂信，因為你是一個很漂亮，很高大的漢子，又有很洪亮的聲音。不久你便可以

會做一個進餐的僕人，每天晚上可以多賺一元半的工錢了——除了白天給人家割草所賺得的之外。我就答應了。哈，果然那天晚上我便大出風頭，做了一名引門堂倌。有金錢有面子的男人和女人走到我跟前，我向前一步——一鞠躬——看哪！我上前這樣——」

在這兒，老詹很高興把那天晚上的活動——扮演出來——當然隨意鋪張特甚。他把左手裏的冰桶搖柄放下，站起來，裝成一種岸然高傲的姿態，但却帶着一副討好取媚的神氣，對着幻想的來賓鞠躬，口裏說聲「請進」，然後領導客人一步一步的慢行，步履嫵娜多姿適符同時奏演的音樂節拍，有如古老式的跳舞。他又深深的像行最敬禮的鞠躬，同時口裏說話，好像來賓聽者體格個個是矮人國來的侏儒，「對不住，請問老爺，太太，尊姓名？」他又側耳恭聽，點點頭，然後回復剛才岸然高傲的貴族姿態，走到幻想的廳門（近冰淇淋桶那裏），發出響如洪鐘的聲音——「李——家——敦——老爺——和李——太太。」

「誰？」貞兒急問——聽到出了神。「老詹，再來一次！快快！再說一次。」  
老詹何幸，得此知音！立刻愉允。

「李——家——敦——老爺——和李——太太」他引吭長鳴。

「這真是他們的姓名嗎，老詹？」她很急切的問。

「我差不多都忘了，」老詹很誠實的承認，同時他又蹲下再搖冰淇淋。「我好像記得那天晚上確是有一個人名字好像那樣的，因為那天的大宴會所請的客非富則貴，真是全村天字第一號的闊人啊。可是我只做了引門堂館一次，因為芬姐告訴我下一次有一家人請客十分有趣。她說我做引門堂館真做得好，但是引門報名有什麼用處？——如果所請的都是左隣右里，舅父，叔母，外婆，人人都識得人人，犯不着報告請進那樣客氣了。所以芬姐把我陸高一級做一名進餐的僕人。每天晚上我差不多都有重大的工作啊。遞送冰淇淋啊，檸檬水啊，菓汁冰水啊，餅食，點心，三文治啊。『讓我給恁多一點鷄沙律吧，老太太』——『先生，請添一杯咖啡吧』——哈，這就是我老詹近來每天晚上所說的話了。」

貞兒望着他——默默若有所思。「你喜歡這樣的工作多過割草嗎，老詹？」她很關心地問。

他停一停，想一想。「一定啦，小姑娘！哈，多麼高興啊！多麼熱鬧啊！每天晚上有音樂隊大奏美樂！噎噎，我的媽呀！真好聽！」

「但是今天晚上你不去了，老詹，」貞兒說。「星期日晚上人人都要靜默休息，是不是呀？」

「小姑娘一點不錯！今晚沒工作，一直到下星期五晚上才有哩。」

「哦，我明白了！那一定是梅宅送潘小姐走的交際會！」貞兒叫起來。「我猜的中不中？」

「中，一點兒不錯！我預料那天晚上要看見你家裏一位到那裏赴會，見他跳舞，伺候他茶水點心了。」

貞兒的容貌比平常更爲嚴重些。「威兒，是嗎？我不知道他去不去啊，老詹。」

「好傢伙！」老詹喊起來。「如果沒有人請他赴那跳舞會，他要死了。」

「請，是有人請過他的，」貞兒說。「不過他或者不去啊。」

「天啊！這樣熱鬧的交際會，他怎麼不去？」

貞兒定神看着他的朋友一會兒，然後答覆。「這裏有一點秘密消息，」她卒之忍不住的說，「但是很有趣的；我可以告訴你——如果慫不告訴別人。」

貞兒張目四望，然後進前一步靠近一些，很莊重地告以秘密。「是這樣：當潘小姐初來探梅寶釵小姐之時，威兒拿了爸爸的晚禮服，私藏在窗門椅墊底下，至令媽媽找了許久也找不到。等到吃過晚餐，他偷偷的上樓把禮服穿上，由廚房後門一溜烟的跑出去——去見潘小

姐。後來媽媽找着那禮服了，以爲他不應該這樣做，所以她不敢告知威兒也不告知爸爸，可是她一直把禮服送到裁縫那裏翻改，放寬了很多很多，因爲爸爸穿上太緊，不合式了。所以現在就是威兒再從媽媽的衣櫃偷了出來也是穿的不合式了。自此之後，每到晚上他便不去看潘小姐了，因爲媽媽說，他開首穿那禮服去，現在沒有了就不好意思再去了；如果再去，潘小姐和其他都愛上她的男子必定以爲希奇古怪，或者懷疑那一定是爸爸的禮服了。媽媽說威兒一定很爲憂慮，恐怕他們男女說他爲什麼只是白天來而晚上不來。現在他們又開那交際大會；媽媽說威兒自從聽得這開會的消息之後，面色一天比一天蒼白青黃哩。媽媽說他臉上轉色半因潘小姐快要走，但更是因爲——如果他在平常晚上去看她也穿禮服，到了交際大會和她跳舞，怎好意思不穿上呢！這就是媽媽所猜想的。老詹，你要答應不說，到死之時也要守祕密啊！」

「當然，當然！我一定不說，」老詹微笑。「我也快要置一套僕人制服，不再穿芬姐所拿去老金的舊服了；我真要有一套是自己私家的。大馬路上有一家賣舊衣服舖子，內有漂亮的燕尾禮服出售，價錢相宜，只費由七隻大洋至十九元九毛八——任人揀擇。我要……」

貞兒急忙制止他。「徐——」他低音作聲，以一指掩唇作勢使其勿說。

那時，威廉剛從後門走進後園，經過草地，行近後廊時貞兒猶未看見他。她用慧眼瞧了他一瞧，可是他心不在焉的走入屋子裏去，甚至連見了吉利也不發急——白太太說的不錯，威廉的臉色確是蒼白而青黃！

「我想他沒有聽到我們說話吧，」貞兒說，時威廉已進屋內。「他的行爲真是奇怪！」她很有思想的再說一句。「當他起初愛上潘小姐之時，他在家裏碰見什麼東西都發脾氣。無論什麼人對他說什麼話，他都是怒氣沖沖。你要看看他和潘小姐同行，他樣子更難看——是這樣——」貞兒住了聲；她的靈醒的眼睛看着吉利，忽然靈機一觸——是歡喜的烟士披里純

——她可以完成她的嫣然一笑，確鑿無訛。「他看着人家好像吉利看着人家一般，老詹，這的確確是他同潘小姐走路時的樣子了。等到他回家之時，他一言不發，默不作聲，不會答覆人家的問話，也不聽見人家在餐桌上或其他地方對他說什麼話。爸爸差不多氣悶得要死了。爸爸和媽媽不知道談論過他多少次，但是……」他聲音更沈低一點——「但是我知道他們說他什麼。後來他也不發脾氣了；他只是獨坐在他的臥房內，有時滅了燈坐在那裏，有時整個晚上獨自走到園子上發癡發呆。有時晚上我上床睡了之後，我聽到爸爸和媽媽談話；爸爸說——這是爸爸對媽媽說的。」到這裏她又沈低她的聲音，學效他父親的說話，却似很駭

怕的樣子：「爸爸說，老天爺啊！如果他早知道自己生了一個兒子會變成這樣的壞話子傻瓜，他恨不得兒女兩個都是姑娘了！」

用狠暴躁的嗚嗚細語報告完了之後，貞兒頻頻點首，以示注重之點，而老詹則且聽且大搖其黑頭所以表示其所得印象之深即如貞兒所期望者也。歇了一會兒，貞兒續說，「我想威兒沒有聽到你和我在此談論他的事，和禮服，和別的東西吧。」

她有局部的錯誤。關於他本身的問題，威廉確沒聽到，可是他却在無意中聽得一兩句，因此他獨坐臥房，默默沈思有如害了大熱症。「大馬路上有一家賣舊衣服的舖子，內有漂亮的燕尾禮服出售，價錢相宜，只費由七隻大洋至十九元九毛八——任人揀擇。」

世上的文明對於人心裏有些戀慕或貪念當負責任——這些戀慕或貪念雖由人做而非天生，而其刺激性之尖銳不亞于饑渴。其中，如處女之對於結婚的頭紗，童子之對於長褲，與乎弱冠男子之對於時髦的燕尾禮服皆是也。關於最後一點之滿足，其暢快之情，生命早期的諸般快樂中只有極少數堪可比擬耳。彼執袴少年，腦滿腸肥，應有盡有，無所缺乏，當不知此種貪慕，因而亦不知滿意為何物；然在「中等人家」中生長有如威廉者，渴求得第一套自己的禮服乃是一種不可多得的機會，正如麋鹿之渴望小溪或大雨一般了。而且這是威廉一生



之一個大轉機；除了渴求這服裝之外更有熱烈之情逼迫于五中。

他簡直是居于絕望之中。

快來之離別尤爲難受，因她方面依依不捨已改期者屢矣。其于威廉則更覺痛心——如此風流快活的夏天斷不能真箇完了卽如其個人生命之不能真箇死了。然而時間已開始其可怕的教訓了，而卽使十七歲的青年也在恭聽着。

潘小姐——那會弄魔術的女子——真要回家。

## 廿三 爲人父者善忘

對於廿歲以上的人，相隔三幾百哩之遙，並不算得怎麼一回事；如此的離別，縱有傷感，也斷不至成爲慘劇，惟是對於十七歲之分別，嗚呼！哀哉！潘小姐現在要回家去了，而十七歲不能隨行；亦惟有獨到孤寂的海濱哀哭一場，在沙灘上細細追尋步步天使的足跡而已。

對於十七歲，如此的離別是終結的；是消散如泡影的。

而今呢，威廉在風月場中甚至連這最後調情的慰藉似乎也沒有得到的可能：「最後的跳舞」，「在月亮下沈醉於美樂中之最後一次」；在此「最後的一宵」之種種神聖的最後——似乎俱不能享受。

在他十七歲生辰的那一天，他百般央求一套「燕尾禮服」以作適合的禮物，然而他的父親拒絕他——簡直諍而且虐的把他開玩笑，其碎心裂胆比嚴辭厲色爲尤甚。自是之後，——特別是自從潘小姐來了之後——白先生的脾氣一天比一天長得壞了。此即謂其受了威廉的社交活動之影響，常發脾氣。然而經過一度長久沈潛的思量，威廉決心再作一次的央求然後另

作良圖——爲絕望的情勢所迫而不能不出之臨時妙法。

他想發生特殊效果，因此不肯躁莽行事，所以先要把心裏想着向父親請願時所說的話，連同全身的姿勢一一練習純熟。在這苦心練習時，他也有點開心，從他時時回顧梳裝檯上的倩影可以見得。雖然他有以自慰，可是他的煩惱却大而且是真實的，因爲在練習這富於情感的一幕悲劇中，練習確是假而感情不幸仍是真的；是故「每一念及」，能勿「悲從中來」乎？

下了樓，他見雙親仍坐在前廊上。於是他在他倆面前立正，雙眼肅然鄭重起來，先微咳一聲作「前奏曲」，然後正正經經的開始：

「父親，」他朗聲說，「我來……」

「好傢伙！」白太太叫，並不知自己打斷了人家一篇演說辭也。「威兒！你的臉色真是蒼白，一點血色也沒有！坐下吧，可憐的孩子；在這酷熱暑氣當中你不應該上街走這麼多的路啊！」

「父親，」威廉又開首說道。「父……」

「我想你們卒之把她由禮拜堂安安全全的送回家裏吧！」白先生說，語含譏諷。「她必定被強盜綁票去了——如果你們三個孩子沒有在前後左右緊緊的保護她！」

然而威廉奮勇往前，兩折不回。「父親……父親，我來……」

「你究竟幹嗎？」白先生的脾氣發作了，停了扇風的帽子；白太太也停了搖椅子，兩人一齊愕視，因為這時才曉得有些非常之事將要開始。

好個不撓不屈的威廉，又從頭說道，「父親，我來……」他自動的先停了，吞一口氣，分明是先事預防人家來打斷話頭，但是父母兩人這回却默不作聲，蓋目觀其怪狀，大為駭異，中心踟躇也。「父親，」他第四次開首，「我來——我來把一件重大的重任，放在你肩膀上，我以為這是你爲人父者的天職而不能不努力擔起來的，而我也曾再三思量過這一步然後明明白白的對你說出來。」

「好傢伙！」白先生欲笑不得，欲怒不能，只暗自低聲的嗟嘆。「好傢伙！」

「在我這年紀，」威廉繼續說，吞一口氣，把眼睛翻高，仰視屋頂所以避免他父親令人淆亂的目光也——「在我這年紀，有些事情是應當做，又有些事情是不應做的。如果你問我什麼事是應當做的，只有一個答案：當人人到了我的年紀的出去和年紀相等的交朋友，他們都有了，至少一半已有了，朋友們的父親都是担起責任因爲他們都覺悟了天職所在，因爲在我的年紀和我所交的朋友們的年紀，這是惟一不二的所應當做的事，因爲在我這年紀這是無

人能夠否認的事……」到這里，威廉深深的吸一口氣，直貫丹田，氣滿胆壯了，即決放棄這句囉哩古魯翻來覆去的說話而另起一句：「我也曾仔細思量過這一步的了，因為一個青年人總有一個時間要把一宗大事明明白白的對父親說清楚，免致發生意外，而令父母後來担憂悔恨的。我也曾思量過好久然後敢來請求，我相信這是你的天職和責任……」

「好傢伙！」白先生喘息。「我以為我認識你好久了，但是你說話好像一個生客初次見了我一般。究竟幹嗎？你要什麼？」

「要一套燕尾禮服！」威廉出其不意的，直截了當，一語中的。

他本來還預備了好些話要說然後說到這一點的，雖然胆戰心驚，說話訥訥然而出諸口失了連貫性，但是一直說下去還覺順利而且注重點亦已提出來。迨至他父親半嘲半罵的高聲叫喊，他吃了一驚，中心似受了一創。

「我還有話說……」威廉續言。

然而白先生不讓其再說。「一套禮服嗎？」他叫。「哈，哈，我真喜歡你講有些事情，因為我以為你所講的是天氣太熱了！」

在這兒，那滿胸煩惱的威廉把雙眼由屋頂垂下來而完全忘却他所苦練成功的演說辭了。

他伸手苦苦的央求。「父親，我必得要一套！」

「必得要！」白先生忍俊不住，哈哈大笑——笑聲刺透那請求者之心肝五臟。「我在你的年紀的時候，如果我得一套稍合身材的衣服穿上，我已覺得十分有幸了。威兒，你年紀太輕。我不願意你的腦子整天整夜的想着這些東西，如果我是可以說話執主意的，你還要等四年然後可以有一套禮服。」

「父親，我必得要有一套。我必得要立刻有一套！」威廉的聲急迫之極，幾乎淚隨聲下。「我不是要你爲我特做一套，或是去找價錢太高的裁縫，但是有好些現成的很好的出賣，大約只費四十元；報紙上有廣告的。父親，請你給我四十塊錢，好嗎？我將出身做生意之時，連本帶利的還給你啊。我做工……」

白先生把這些話完全撥開。「並不是銀錢問題！我有我的主張，我不想……」

「父親，將就我一次，好嗎？」

「不，決不！」

威廉眼見判決書已下，再請求複審，概無效力。他氣息壅塞，不能再言，發足飛奔入屋。一齣短劇閉幕了。

「可憐的孩子啊！」他的母親說。

「什麼東西——可憐的孩子！」白先生怒氣沖沖的說。「爲着那個姓潘的女子他大概連心肝靈魂也丟了。試想想，他走到這裡對着父母說一篇在學校辯論會適用的演說辭——哼，我自有生以來也沒聽過這樣的怪事！我不願意傷他的感情，但凡于他有益的東西我無不盡力給他；然而他現在所要求的只不過是想要在這交際會中出風頭，對着那個黃髮女子誇耀一下罷了，我想別的孩子平常所穿的衣服他也可以穿——就是我從前赴交際會也不過穿常服，也沒想過穿甚麼燕尾鷄尾禮服啊。這世界將來不知道轉變到怎樣了！不過十七歲的年紀因爲不得到一套禮服便要發怒發狂！」

白太太默默若有所思。「但是——但是比方他真覺得不穿禮服便不能去赴會呢？可憐的孩子……」

「那更好了！」白先生很堅決地說。「令他離開那里，注意在別的事情上，那真是于他有益。」

「我再想想，」白太太戰戰兢兢的開口求情了，「四十塊錢也不算多，却有整套的燕尾大禮服，……」

老子人情世故的白先生不必待其辭畢即已知道母親舐犢之愛之作用及其趨向了。「四十塊錢當然不是一千塊，」他打斷她的話頭，「但是爲您甚麼要把它枉費了？十七歲的孩子不應當有一套禮服的第一大理由就是因爲他無論穿上什麼衣服都是行爲舉動荒唐乖張。四十塊錢！哼，就在這夏天一個星期之內他接連坐在貞兒的顏色盒子上兩次之多！」

白太太嘆一口氣再說，「須知潘小姐就要走了，這跳舞會是她在這里最後的一宵。我怕如果他不能去，真個傷他的感情了。我記得有一次，在我倆沒訂婚之前——在我父親借我遠遊的前一夜，您……」

「媽媽，再說也沒用的，」他說。「我倆那時都是過了二十歲的人——就是那時我比威兒現在也長了六歲。提起那事真是不能作比較的。我決定在他廿一歲生日那一天才叫他定做一套禮服，但是先一分鐘也決不幹。我不相信這個那個，而且我很願意他在身心上掃除一切這些東西。他要多得些常識啊。」

白太太碰了釘子，搖頭疑惑，但是不再發言了。也許她在悔恨把他丈夫的禮服改錯了——因爲面上露出後悔之容。在這長時間的靜默中，白太太的臉上也現出不可思議兼是神妙莫名的形容而白先生則繼續搖動座椅，並不覺得他的妻注視着他——這是最忠心的人有時所



做的。

那不可思議的容貌不久便消滅了；但是在那一天每一看見她的兒子，他後悔之容又出現于母親之雙眼了。然而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者；是日在餐桌上，威廉的舉動却是極其溫文爾雅——甚至對於他的沒心肝的父親也是如此。

伏在這溫文爾雅的下層，困惱的威廉對於一種萬不得已的計劃，不再自訟，蓋已決心執行了。結果，在次日的下午，貞兒即可為一種特殊行動作證。她走到母親跟前又有報告。

「媽媽，您以為威兒要地窖底下那兩隻舊筐子有什麼用處呢？」

「貞兒，什麼？」

「他把那隻舊東西一直拿到他臥房裏去，及至他見我看見，他就說『走開吧！』然後把門關上。他的樣子真奇怪啊！媽媽，他要那舊筐子有什麼用呀？」

「我不知道，也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哩，貞兒。」

然而威廉自己的確知道。他把兩筐子放在椅子上，然後以苦痛的決心把筐子都塞滿東西。及至他的工作告完，兩隻筐子所盛的有如下列：

冬衣一套

外大氅一襲

夏衣一套

內衣幾件

小帽一頂

軟領七條

草帽一頂

綢子領帶三條

白絨褲二條

線織領結一隻

布製襯衣二件

襪子八雙

絨襯衣二件

漆皮鞋一雙

絲襯衣二件

網球膠鞋一雙

數學教科書二本

此外另有二呎高的書架所藏各書籍，計有

沙士比亞戲曲集五本（學生用的）

政治經濟學入門一本

物理學教科書一本

韋氏學生大字典一本

社交規則一本

笑林廣記一本（註：外國的）

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

小聖經一本

另小說幾種

威廉再把幾條手帕遮蓋着那滿溢的貨物，免俾好奇者看見是什麼東西，然後在門縫靜聽了一會兒，見無人在外，乃把兩隻筐子一臂一隻攜着急步下樓去，出後門，經後園，入小巷——此時隨機應變，只好「舍正路而弗由」了。

……過了兩點鐘，他空手回來，面有焦灼之容。「母親，我有話對您說，」威廉說，態度殊爲緊張。「請您借給我三塊六毛錢。」

「有什麼用呀，威兒？」

「母親，我只是請您借給我三塊六毛錢。」

「但是究竟有什麼用呀？」

「母親，我不能同您討論；我簡簡單單的問您：您可以借給我三塊六毛錢不？」

白太太很溫柔地笑。「不成，不成，但是我必得要知道你要錢去幹什麼。」

「母親，我快到十八歲了；當我請求您給我一點小費，不過三塊六毛錢，我以為您總可以相信我是用在於自己有益之處，而不必要答復這些問話，好像一個孩……」

「威兒，」她叫喊，「你自己應該有不少的錢了！」

「那自然的，我應該有不少，如果您肯問父親每月給我一定的費……」

「不對，不對！我意思說你上個月賣了地窖底下的舊傢伙，現在應該還有不少呀。那時你得了九塊多錢哩！」

「那是五個星期以前的事了，」威廉很不耐煩地解釋。

「但是你總該留下一點呀。那是九塊多錢，差不多十塊大洋！你不至於花完……」

「老天爺啊！」威廉抱頭埋怨。「一個快到十八歲的男子漢在五個多星期之內自用九塊錢總可以不受別人干涉如同犯了罪一樣吧！母親，我只是問您一句簡單的話：請您開恩借給我三塊六毛錢！」

「好孩子，我以為我不該再給你錢了。我相信你父親也不願意我給你，除非你能夠明明白白地給我說清楚用途。再老實一點說，如果你不肯對我說明，我連商量也不和你商量一下

呢。」

這問題經過這樣完全的分析之後，威廉廢然失望。他再想繼續請求，口裏期期艾艾的嘯出幾隻字，但終之說不出來，況且傲氣難吞，只有垂頭喪氣的匆忙退出，忽然走到穿堂，把靜悄悄的站坐那裏的貞兒嚇了一跳，但是他沒想到她在那裏幹什麼。

那天晚上用過晚膳之後，他又向他父親請求三塊六毛錢；其辯辭之注重點乃是——如果他不能得一套燕尾禮服，至少也可以得三塊六毛（注重點是威廉的口氣）。他口如懸河，說得情辭異常懇摯，白先生聽了也爲之動容，幾乎答應了——但是不澈底。「我十分願意給你的，威兒，」他借得題目以作遁辭，「不過你母親覺得她不應該給你，除非你明白告訴她作甚麼用的；我想她一定不喜歡我就是這樣白給你吧。所以我也不能答應給你除非你得了她的許可。」

父訓如此，次日他只得又向母親央求，亦無大效果，只得又在是晚向他父親請求。如是如是，支離分裂受着兩重壓迫的威廉來往於雙親大人膝下者數次，蓋自世界創造以來，三塊六毛錢一條數目從未有在中外新舊古今各等人家，在同一空間和時間中，被人提出討論有如在這專制空氣至爲濃厚的一個星期中之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這幾天於白家之

內。

然而到了星期五，過了早餐，威廉便失了蹤，並不回來午膳。

## 廿四 人憑衣貴

白太太頗爲焦慮。下午時間，她坐在屋子裏做女紅，却不時張眼望出窗外，可是寧靜的街坊還是如常寧靜，威廉那討厭的步聲並不得聞。後來她看見老詹走到，（身穿日常便服）來家裏拔些莠草。貞兒立刻上前去迎接他——具有複雜的宗旨，半爲觀察，半爲談話。

「他倆說些什麼話呢？」白太太自思自問，眼見貞兒和老詹二人異常的親密。但爲時不久，這疑惑即打消了；緣過了焦灼的半小時，貞兒飛跑到她母親跟前，呼吸差不多也斷了。

「媽媽，」她叫，「我曉得威兒在那兒了！老詹告訴我的，因爲他見過他，而且他同他談過話——當他正做着。」

「做什麼？在那裏？」

「媽媽，聽啊！您猜猜威兒做什麼。恐怕您猜不……」

「貞兒！」白太太心急聲急的說。「快告訴我老詹說些什麼。」

「是呀。老詹走路到這裏之時，經過大馬路那些黑人居住的地方，那裏有一個木廠；他

看見威兒正在坐那裏數着木板上木節的小窟窿哩。」

「他做什麼？」

「是呀。老詹都曉得了，因為他自己也會想去做，不過嫌那些工作太慢罷。媽媽，聽啊！是這樣：這個木廠的東家買了百萬千萬塊的木板，即大起麻煩，因為板上木節小窟窿太多，那東家就不肯付款，但是那賣木板給他的一家又不肯收回原貨，所以他要證明有幾塊木板是壞的。媽媽，威兒就是幹那事了。每見到有一塊壞的木板，他便擱置在一邊。每擱起一千塊壞的木板，他們就給他六個銅板。這六個銅板是他自己賺得的，媽媽。這就是他整天工夫所做的事了。」

「哦，天啊！」

「媽，這還不算什麼——請您再聽完了。這些比起那些，真不算什麼。」貞兒又表演姿勢去，顯出剛才所說的所以不算什麼，和所以值得鄙視的道理。

「貞兒，我要全知道老詹說什麼話，我要你快說。」

「是呀，我正要告訴您知哩！」貞兒伸辯。「我正在開首說呀。大凡說話，必定要有一個開首，是不是呀？沒有開首，什麼事都不成功的呀！」



「是，是，是！貞兒，慢慢細細的說！」

「是呀。老詹說——媽媽！」貞兒嘆息一聲，自己斷了話頭。「哦，我想出來了，那兩隻筐子有什麼用處！是的，一點不錯！他一定是那樣辦！他需要其餘的款項，而您和爸爸又不給他，所以他今天便去數木板，因為今晚便開交際會了，所以他必得要那幾塊錢。」

白太太突然站起來，憶起那兩筐子的事，即又坐下。「老詹怎麼曉得威兒要四十塊錢呢？如果威兒拿衣服東西去當了，老詹又怎知道呢？是威廉告訴老——」

「媽媽，不是！威廉不要四十塊錢這麼多，只要十四塊就夠了！」

「但是十四塊錢總買不得一套最便宜的禮服呀！」

「媽媽，您都攪亂了！」貞兒很興奮地叫喊。「媽媽，聽我說啊！老詹知道大馬路上有一家賣舊衣服的舖子；什麼衣服都有得出賣，老詹說那是最好不過的舖子！那裏有僕人的制服——價錢最多不過十九元九毛九。老詹自己要買一套，所以他常到那裏去，同那東家講價，講了又講，因為，媽媽，老詹說那人是全世界最容易講價的人。媽媽，這人的名叫做

「獨眼龍畢雅」。這是老詹說的。老詹告訴我的那人，就是開舊衣服舖子的東家，——我說是

獨眼龍畢雅——後來獨眼龍畢雅就把威兒的姓名寫在一本書上，因為他知道老詹在各人家裏

做工的，那一家有孩子像威兒的他都知道。今天早晨，那獨眼龍畢雅把那書上寫下威兒的名給老詹看看，獨眼龍畢雅又問老詹認識這人不，又問這是什麼等樣的人。後來，老詹詐作記不清楚，因為他想查明威兒到那裏去幹什麼。媽媽，老詹沒有說謊，不過他裝做記不清楚；所以那獨眼龍畢雅便一五一十的細講給老詹知道，因此威兒的事老詹完全知道了。那獨眼龍畢雅說威兒到他舖子裏試穿一套僕人的制服……：……：……」

「不是吧！」白太太喘氣說。

「是呀，一點不含糊！那獨眼龍畢雅說只有那一套是合威兒的身材的。獨眼龍畢雅告訴威兒，那套制服值銀十四元，威兒說他沒有那麼多，但想交換一些東西作為價錢。那獨眼龍畢雅說那一套制服是頂呱呱好的，只有那一套原是白種人所有的。所以他們就講價，講了又講，講了再講！後來威兒卒之對他說回家去把自己所有的東西都拿出來，任那獨眼龍畢雅挑選合式的來交換那套禮服。所以威兒回家把他所有的一切東西都堆在筐子裏，拿去給獨眼龍畢雅了。媽媽，這就是威兒所做的事了。威兒要獨眼龍畢雅挑選，問他夠不夠。那獨眼龍畢雅問威兒還有一隻錶沒有。所以威兒又把身上的錶拿出來，但是那獨眼龍畢雅說那錶是非常的劣，只值得一元。他說，『我又把你的領帶針再算上四毛錢吧。』所以威兒又把領帶針除

下來。後來那獨眼龍畢雅說那兩筐子所有的東西一共值銀——我忘記多少了，媽媽，連同那錶多一元，又有那領帶針加多四毛，除此之外威兒還要給他三塊六毛錢然後可以拿走那套僕人的制服哩。」

白太太且聽，且氣，且羞，且怒，且恨，直弄到熱血上升，漲到滿臉通紅，可是她要盡地知道老詹的話，所以勉強按耐着，竭力遏制着感情之衝動；她告訴貞兒再講，盡講——這命令，貞兒深深的吸了兩口氣然後遵從。

「那其中最大的毛病就是——那套衣服是有鬼附上的。」

「什麼！」

「是呀，」貞兒很莊重地答；「老詹說那是有鬼附上的。老詹說大馬路上人人都知道那套制服的毛病，所以獨眼龍畢雅總賣不出去。老詹說有一次獨眼龍畢雅想賣給一個黑人，只要他三塊錢，但那黑人說就是你倒給他三百塊錢也不肯穿上。老詹說他也不肯穿，因為那制服原本是一個意大利僕人的，——那意大利人……」貞兒的聲音忽然低沈下去有如耳語，表示恐怖樣子。她口如懸河娓娓動人的說——真開心啦！「媽媽，那意大利僕人，住在大馬路上，他把一柄割牛肉的刀磨利了，把一個女人的頭割下來！」

白太太驚叫起來。

「媽媽，後來那意大利僕人問罪吊死了。如果您不信，可以問問獨眼龍畢雅——他都知道的。您又可以問問老……」

「別說吧！」

「媽媽，他在監牢之時把這套制服賣給那獨眼龍畢雅的。他賣了之後然後吊死的。」

「別說了，貞兒！」

然而貞兒不能不說。「而且他割下那女人的頭之時正穿着那制服，所以有鬼附上。他們把它洗刷過乾淨，只剩了幾點……」

「貞兒！」她母親喝止她。「你不要說這些事。老詹也不能給你說這些故事！」

「他是不能不說的呀，如果他要告訴我知威兒的事！」貞兒抗議，理由充分。

「別管了！那瘋狂的孩——後來威兒把那筐子都留在那僻地方嗎？」

「是呀——還有他的錶和領帶針哩，」貞兒據實報告。那獨眼龍畢雅問老詹認識威兒不，因為獨眼龍畢雅想知道威兒究竟可以付給那三塊六毛錢不，而且獨眼龍畢雅又想知道除此之外更可以敲威兒多些錢不。他對老詹說他沒有對威兒說過可以拿那制服走，不過說他以

爲或者可以，但沒有定實——要等到威兒給了三塊六毛錢之後再說。所以威兒留下一切的東西連同他的錶和……」

「夠了，夠了！」白太太又喝止她，發聲之厲爲貞兒所未曾聞過者。「我不要再聽了！——我也不願再聽了！」

貞兒深心抱憾抱怨——這也是很公道的。「但是，媽媽，這不是我的過錯呀！」

白太太張唇欲言，但又中止。卒之，她很嚴重地說一句，「過錯？我不知道這究竟是誰之過了！」

說完了她急步上樓到威廉的臥房大略檢查他的衣櫃和梳頭檯。貞兒在旁靜默地看着，見她走到窗門向外高聲叫喊：

「老詹！」

「是呀，太太！」窗下回聲。

「你到那木廠那裏叫大少爺立刻回來。如果他不肯來，你就……」她不能成聲；她氣息壅塞，但貞兒不能決定那是甚麼情感的衝動。「你告訴他，——告訴他我命你——如有必要可以用力捉他回家！快走！——」

「是呀！」

貞兒急跑到窗門，剛可看見老詹飛跑出後門。

「媽媽……」

「別跟我說話吧，貞兒，」白太太似怒非怒的說。「你走到園子裏去，等到威兒回來告訴他我在他臥房等候着他。你不要跟他上來！你聽見嗎？走吧！」

「是呀，媽媽！」她很喜歡接受這任命；她急於準先看看威兒回來是「怎樣子」。

……他的樣子，真難看！慌忙而狼狽，呼吸欲斷，兩掌上血色細泡個個如風起雲湧。他回來，站在母親跟前，口裏氣喘，心裏亂跳，「母親，什麼事？老詹說事情鬧的不對；他又說您告訴他如果我不回來您命他打我。」

「不是！」她叫。「我不過以為你不肯遵守平常的命令，……」

「那沒關係，可是有什麼事請快說吧；我要趕快回去做……」

「那不行！」白太太低聲說，「威兒，你不要再回去數木板了。你賺了多少錢呀？」

他吞一口氣，但狼勇敢的答，「三毛六分。但是這兩點鐘我數得很快了。在六點鐘以前我還有許多時間哩。母親……」

「不成！」她決絕的回答。「你去那可怕的髒舖子把你兩筐子的衣服和錢和其他一切東西立刻都拿回來。快去！」

「母親！」他氣顏胆喪的叫。「誰告訴您？」

「別管了！你不願意你父親知道，是嗎？那末，立刻去拿那些東西回來吧，愈快愈好！一切東西都要拿回來消過毒哩，——經過這長久的時間在那盜窟裏。」

「那些東西並沒有拿出筐子外，」他很熱烈的抗議，「不過拈起來看看罷了。那是我個人的東西。媽媽，我個人有權去施用自己的東西，是不是呀？」他措辭有點困難了。「您和父親總是不能了解——您倆也不願意幫助我……」

「威兒，你可以去赴那交際會的，」她柔聲說。「你可以不必穿那套可怕的髒制服啊。」

「我不能不穿的！」他叫。「我非得要！我不能穿常服去！您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我眞的不能！」

「怎不可以？你準可以去赴會，」她說。

「我死也不能去，除非您肯給我三元二毛四分錢，不然我就要再到那木廠裏做苦工賺夠

此數——在六點……」

「不成！」剛才在貞兒詳細報告時她臉所起的紅色現在又回來了——似乎回來報讎。她雙眼發光。「如果你願意我叫警察去取那兩隻筐子，我就立刻叫一個來。我真樂意這樣辦，要把那流氓強盜捉到官裏去。如果你不願意我叫警察你得立刻要去，自己拿回來，但是你要在十分鐘內動身。過了十分鐘，我就要打電話給警察署了。威兒，只得十分鐘！我說過就要辦的！」

他高聲叫喊，斤斤置辯。如果一報告警察，他便成爲絕大笑話，任人譏嘲，名譽掃地了。他情辭懇摯地解釋畢雅先生是怎地一個公平而誠實的商家，而且這宗生意不是他找威廉的。況乎那套制服雖不是全新的和最好材料的，也算很好，很合身材。這是燕尾禮服無疑，價錢只十四元——便宜萬分——威廉肯擔保穿了一晚之後即可轉賣二十塊錢。畢雅先生自己說十四塊錢不肯賣給別人，而且那兩筐子沒用的陳舊的東西，和那灣曲的領帶針，和那古老舊錢——原是舅公遺產——一共估計算值十元四角已是異常的慷慨，幾乎是半送半賣，差不多是一宗慈善事業了。除了這舖子之外，全村只有另一家舖子是有禮服出賃的，但那掌櫃狐疑太大，必要威廉的父親担保用了禮服必得完整送回方肯出賃給他。所以那是絕望的了。而



且穿這一套以前只有一個主人的衣服（如畢雅所賣的）豈不是比較穿一套千百人租賃穿過的好得多嗎？最後的論據必要思量的乃是：無論如何——威廉必得要穿一套燕尾禮服！

「六分鐘了，」白太太說，望望她的錶，毫不妥協。「一到十分鐘我便打電話了。」一場雄辯的結果，自然是勝利屬於婦人——道德上及身體上的勝利，兼而有之。過了三刻鐘，她便忙于整理兩筐子內的東西，一一放回原處，一面收拾，一面表示鄙屑之色，蓋以那畢雅先生曾拈過出來估價也。

……那天晚上，晚餐提前開，白太太不常望她的兒子，她的眼睛不看那蒼白的臉，只是屢次催促她丈夫快快換衣服——夫妻兩人同去俱樂部赴會。白先生見還有一點鐘才到時候，却屢被催促，不禁提出抗議。抗議完了，只好怨聲載道的上樓換上禮服，連晚報也不看了。

威廉也退席，走回自己黑沈沈的臥房中倒在床上。從這關上的房門隱約傳入家中各種聲音——由廚房出發之銅鐵器和磁器相撞聲，貞兒在穿堂上的笑聲，宅門開關聲，然後又有他父親埋怨之聲。威廉聽得他對母親發怨懟之言，雖不清楚，但其聲調確是原告起訴一樣。白太太笑笑說說，立意和緩他的麻煩。不久，他倆老夫妻下樓的步聲傳至；大門關上，他倆出

門到俱樂部打牌去了。

是時，全家寂靜無聲。窗戶洞開，長方形外天現微光。威廉預知在不久期間美妙的樂聲將從這靜窗送入。這一剎那正是他痛定思痛之候。他身在床上戰戰慄慄地躺着而心却如轆轤的想着——想着那燈光燦爛的屋子之內，其他男子個個衣鮮鞋亮，髮滑面光，人人心弦動響，在這最後的一宵迷迷醉醉的盡量享受「最後的跳舞」，最後的顰笑，和最後的贊嘆。

他一時間並未想到何不就老老實實地穿上日常「最好的那一套衣服」去呢？也不想及也許其他男子人人自顧快樂開心那有閑管時候特別注意他的服裝？在他心裏只牢牢地釘着一件不可磨滅的事實，即是他以為這個譏刺訕笑的世界人人人都知道他從前穿了父親的禮服去人家那裏。事實既不可掩，還有何面目去見人？在這具有保護力之沉沉黑暗和寂寂人影的臥房中，威廉靈慧的眼兒亂閃亂眨，藉以度此淒涼時間；這是大有可能的事。甚或枕上已有幾滴淚痕亦是可能。人雖十七歲，而在種種掩飾底下之小小的童心還是活潑潑地內在，爲十七歲所未能常常制治的。

他所預期的亦是他最痛苦的時期果然到了，跳舞的音樂在晦冥夜色中發動；——然而適在此時間有拍門聲和溫柔聲，傳入他的耳鼓。

「威——兒？」

威廉急叫一聲擺其雙腳至床邊，兀然坐起來。他所最不喜歡的事莫如同貞兒談話。可是他剛才忘記內扇其門——是時門忽洞開，小姑娘進來了。

「威兒，阿帶姐送我上來睡覺哩。」

「你快快滾開吧，」他粗聲說。「我沒工夫同你講話。我忙得很。」

「等一息問好嗎？」她很有理由的問。「我要告訴你知媽媽所鬧的笑話。」

「我不想聽什麼笑話！」

「無論如何，我要告訴你這一個，因為她要我告訴你的！噫唷！」貞兒急以手掩唇，一高一低的跳躍，在洞開的門內觀之有如半身的黑像狂舞。「噫唷！噫唷！噫唷！」

「幹——嗎？」

「她叫我不要說，不要說是她叫我說的！噫唷！我忘了！吃過晚餐之後，媽媽拉我到一邊，她叫我等候她和爸爸出門之後來告訴你她所鬧的笑話，可是她說『無論如何，最要緊的是別讓威兒知道是我叫你告訴他的。』噫唷，現在我還沒有說那笑話就先說了那不要說的話了。怎麼好？」

「要說就快說！」

貞兒靜默了半晌。她悔恨的悲哀已經沉沒在煽動感情之嗜好底下。她的聲音即沉低而成爲震蕩人心的耳語聲——這是她所最歡喜發出的。「你剛才聽到爸爸換衣服時的吵鬧聲嗎？」

「我不管……」

「他要穿常服去赴俱樂部的會啊！」貞兒面有得色的說。「這就是媽媽所鬧的笑話：你知嗎，那個把爸爸的禮服放得非常闊大的裁縫，媽媽說那裁縫必定以爲她是瘋了，因爲她在星期一把爸爸的禮服送去叫他熨好預備今晚穿的，誰想他弄錯了以爲媽媽又要他改做，所以又把那禮服改得非常的窄小；今天下午送來之時弄到比以前還要緊些，爸爸穿不上！所以現在都改好，熨好了。媽媽出門之前細聲告訴我她鬧的笑話把她鬧昏了，記不清楚把那禮服放在那裏，因爲爸爸試過穿不上之後她就拿了出來。哈哈！這真是最大的笑話！誰想那整套的禮服就是端端正正的擱在她自己的床上啊！」

威廉一躍而起，二躍出了房門，三躍到了他母親臥房內——啊！一套比皇帝卽位的龍袍還光亮，比約瑟所得的聖服還漂亮的燕尾晚禮服確是很乾淨齊整的橫放在床上。

## 廿五 青年人與梅先生

有一個執袴少年，穿上頂合身份的晚禮服，匆匆的出門上街去，急急的趨向那跳舞音樂所自來的一家，其時忽有一個小姑娘的甜蜜聲音從他背後黑沉沉的房子上一個不能認清的窗門內發出：

「威——兒，無論如何，試試盡情快活吧！」

威廉不答，也不停步。貞兒送別的話，雖無惡意，但近于鄙俗，苟輕自答覆，不難助長其自信心，將以爲他肯降格和她討論他自己的內部生活了。他仍前匆匆急急的走路，但滿具傲態。時，月亮高照，可是樹影憧憧，遮蔽路上；他的傲態爲人所不見，但他以爲是所萬不可少的。

貞兒「無論如何」的字眼雖是出于友善之心，但語含不祥之兆，已攪起他久懷于心的疑惑。他確知赴會已過了時候了——來得太遲深恐在那神聖美人的跳舞單上不能佔得一份。這交際會是爲她送別而開的，其他男子人人欲得親芳澤；他們自然先到先得，毫不客氣。落後

的他，疑心愈大。

然而他再走幾步，精神勃發，倔強性起，卒之要自行答覆貞兒剛才的說話——雖然相距已有百嗎之遙了。

「盡情快活——一定的。你敢同我打賭麼？」他喃喃自語，聲音自堅決的牙齒間流出。說了這堅決的話，令他的心志愈爲堅決，同時也振起他的精神。轉了街角，音樂之聲更揚揚盈耳，他一切的恐怖都已消散，而一種迷迷醉醉的神氣又興奮起來。蓋在前頭不遠，神仙境界，已宛然在望了。

有好些個好像受了鬼迷的人們——多數是黑種人，不請自到，圍着梅宅之前，來瞧熱鬧；威廉自其後邊遠處觀之宛似一羣黑影在那裏觀火。在宅前矮牆之內則有光亮的人形，上下左右，搖擺顫動，都在一個白色的木壇之上。在衆人頭上却見皓月初昇，銀光斜射，穿過楓葉，照見男男女女皆大歡喜。時則微風習習，吹來園裏，風聲與管弦樂聲相和。其在園中壇上，男女嘻笑戲謔之聲盈耳，與樂聲雜沓並奏。

在這夏季，威廉每次望見梅宅的矮牆，一顆赤心便爾亂跳，而在今回則心之暴動比前尤爲厲害。他迫得要張口喘氣；甚矣戀愛之醉人也！就在那裏，他的皇后和她的侍從人等正在

跳舞。皇后和侍從——這正是他的思想和感情。蓋十七歲只需幾隻紙燈，一個胡琴，和一位美女——而皇宮就在那裏了！

那一剎那間真是異常豐富，直使威廉過街之時步履放慢了。他的神氣全變了：他覺得意氣揚揚，如登仙境，——雖然自始即知在這繁華世界風月場中之下層却有一段悲劇。蓋是那神聖的探訪之最後一夜；明日，沒有她，全境即變作荒村，無異沙漠中之一個空洞而已。潘小姐明天便去了——不顧一切的去了一乘火車去了。然而今宵剛才開始，而在今宵他將和她跳舞；他要和她跳而又跳，跳了再跳，跳之不已——，他要跳到狀似瘋狂！他和她才子佳人——正是含有詩意的和天賜良緣的玉人一對，將必雙雙跳舞，歡娛達旦。他倆將受燈光，花香，和樂聲之陶醉。噫嘻，燈明燈滅，花開花謝，樂作樂止，而黎明將至——但是他倆跳舞不停——跳舞，跳舞——跳舞！

他的心裏突現種種美景——他自己的美景，遂致令他走路也走得有如名伶登場演劇，慢慢的穿過那些旁觀的人叢。這些人多有注視這位來遲的客人，而威廉並不覺得旁觀者身份之卑微，也不覺得自己是一個身穿了合式不過，漂亮不過的燕尾禮服之一位翩翩濁世佳公子。他嘴唇上只微微地冷笑一下，腦中忽然憶起從前所看過的某說部中有一段……：「穿過人叢

中，那天潘貴胃的少年施施然由王宮下來，藐視一切……」  
人叢中發生喃喃細語，傳到威廉耳邊。「喂，朋友，看啊！燕尾大禮服哩！那定是一位富家子弟了！」

「一點不錯！我想他袋子裏現在必定塞滿廿元一隻的金錢吧！」  
「當然啦，朋友！」

威廉把他的冷笑擴充了——成爲鄙視。哼，這些路邊的低等人民識得這「貴胃少年」懷中有什麼寶貝？他們又怎知道這是潘小姐最後的一宵而他要和她跳舞，跳舞，不停的跳舞？他很粗暴地衝過那些齷齪的諸色人等而直趨這交際會場的前門。

在那前門的一條柱上挨憑着一個沉思的人之手臂，那人大約是中年，或者更弊些。在園內各人之中，或享快樂，或有工作，惟有此人今晚是最不重要的份子，——只是在幕後支付賬單的父親一名而已。然而就是這無關輕重的老頭兒到這時節也和那剛剛進門的「貴胃少年」同具一感想：梅老先生剛才想出在他面前的情景確是有些「羅曼斯」。

然而一老一少感想雖同有，而意義則不一；原來梅老先生之所感到的羅曼斯，乃是：現在一班青年男女跳舞之地正是昔年他們的乃祖乃宗血戰紅種野蠻人之場，消魂蕩魄的美樂乃



是後代子孫的製品。而在房子後邊則有黑種僕人多名（臨時特雇的）正準備捧進茶水點心于來賓——這些黑人的先代本是奴隸也曾在此地跳舞。撫今追昔，感慨不禁油然而生；梅老先生之羅曼斯的觀念，不過如斯而已。

此外另有一題目同時都在梅老先生和威廉二人的腦中者，也是題目雖同而文章各異。這題目非它，即是潘小姐離別回家之期快到是也；——這題目，他們兩人耿耿於心時刻未忘。無論他們的注意力標浮面上現出那樣光怪陸離的現象，各人心裏常常自己對自己說，「哼，這就是最後的一宵——最後的一宵！潘小姐就要去——明天就去了！」

梅老先生的神氣是很和平的；自三個月以來從未有如今晚之和平。其實，看他的形容，宛似一個剛剛做完了長期苦工的苦力，而現正思量去享受休息身心和恢復健康的假期。因爲三月以來，隱忍種種苦衷，他對於人類的信仰差不多完全喪失了。在整個的夏季，一個十八歲的長舌女子來到家裏長期探視他的女兒，講的是卑卑話，甚至在早餐的桌上也滔絮不休，把追逐她的男子擺列成陣，填塞全間小房子——和家裏獨一的前廊，每晨由八時至深夜——直至他們的母親應當差遣他們父親來捉他們回家的時候。這樣便是青年的戀愛，無怪他公開的宣言並不想回復到青春期了。不特此也，他身體上的健康實在捱不住每天夜上在他臥房窗

門底下廊子上出現的四音，五音，甚或至八音合唱。因此他常常對他的老妻埋怨再不能恢復到在潘小姐到來之前春天時節的人一樣了。那個夏天真是雙料嚴酷的，他思疑再也捱不住了。如今呢，苦難快完了，災劫盡過了，對於這位貴客臨別之前之歡送大會，心裏真是樂觀其盛。其實，爲敦促她的快走計，他很願多花兩三倍的燈火，香花，音樂，三文治，咖啡，鷄沙律，牛油餅，檸檬水，冰淇淋……種種費用。

這同一的思想就是威廉和梅老先生的分界，各隱藏在兩人心裏的下層。「梅小姐快要去了！」威廉和梅先生同樣的思想。「明天，潘小姐便去了！」

威廉懷了這思想很淒慘的入園門時，梅老先生也懷了這思想很快樂的走開，因爲剛在那時他看見他的老妻很憔悴的在前廊石級上坐下，他上前去和她並肩而坐。

「休息一會兒嗎？」他問。「天啊！過了今晚我們應該有一個長期的休息了！如果能夠辦得到，我們應當走開到山上的療養院，或者……」他住了口，心裏一種深讎大恨忽然復萌，現諸顏色，因爲他的眼光正射在一個剛進前門的華貴青年身上。「看啊！」他低聲說。「瞧瞧他的樣子！」

「瞧瞧什麼？」他的老妻反問。

「那白家的小白臉！」梅老先生答，時威廉已趨向跳舞的人叢那裏。「哼，他以為是學效什麼人呀，唱戲的嗎？看看他走路的鬼樣！」

「我也見他近來走路常是這個樣子的，」梅太太答，聲音露出疲倦樣子。「他們都是這樣的走路，左布烈和……」

「哼，他也不來這裏向您請安，」梅老先生打斷她的話。「現代的後生小子，什麼規矩，什麼禮數！」

「他沒看見我們吧。」

梅老先生跟着說，「我們也慣了。他們沒有一個看見我們的。他們坐我們的椅子坐到穿了窟窿了，我們的家也被他們鬧翻了，三個月以來，我想在樓下坐下沒有一次不碰着那些壞小子的；可是他們甚至不曉得我們還活着哩！哼，真是多謝上帝，都完了——過了今晚！」他的聲音變為反想的。「那白家的小子是最壞的，後來他在白天等我出了門辦公才來，還好一點。如果他還是在晚上來這裏，我真捱不住了。如果我再要聽下去他的談話和歌唱，我不是要到殞殮所便要到瘋狂院裏去了！哼，我看見那小子今晚又穿上他爸爸的禮服了。」

「那是白老先生的禮服嗎？」梅太太問。「您怎曉得呢？」

梅老先生微笑。「我怎曉得呢——是一個祕密。我差不多忘了。他的小妹妹，貞兒，告訴我說白太太也會把它收藏起來好使威廉穿不得，但是我想貞兒也不怪我告訴您吧——尤其是今晚他們又准他穿上。哼，我想他自己必定以爲榮耀萬分，有如暹羅國王了！」

「不對！」梅太太很有思想的回答。「我想他現在並不覺得怎麼樣榮耀吧。」她雙目注視那跳舞壇，其時正當樂停舞止之候，大多數的男女青年已離壇走開。惟在壇之當中仍留着一個小團體，內有潘小姐和五位演說家，其中發言最潰激和姿勢最活動的就是威廉。

「他們人人都想常常同她跳舞哩，」梅太太說。「我在半點鐘以前聽得她對一個孩子說她只能給他第廿八個的正式跳舞，或是第十六個特別的。」

「第幾個？」梅老先生失聲驚問，轉臉向着她。「他們以爲這個會一直到後天才散嗎？」他的眼睛旋即回到跳舞壇上望着衆人。「那小子好似瘋狂了，」他意指威廉。「他幹嗎？」

「哦，沒有事，」他的老妻回答。「不過想得一個機會同潘小姐跳舞罷了。他好像是碰了釘子哩。」

## 廿六 卜小姐

威廉所碰之釘子最爲明顯不過。他一碰再碰，直至一場討論告終小團體解散之後，還是接連的碰；這也是明顯得很。彭君華理——那忙個不了而確具有辦事才的青年——似得勝凱旋的把潘小姐帶走，直到那盛檸檬水的盆子前面喝其冰水，而威廉却苦苦的與華左兩君糾纏不休。他倆現出很厭惡他之容，可是他在壇邊攔着不肯放過，甚至一手握着一個人的臂膀以挽留兩人。他們三人近日的好感情，攻守同盟的聯合戰綫已有破裂之虞了。今夕何夕！誰肯放鬆一分鐘！在這「潘小姐最後的一宵」，其標語當是「近水樓臺先得月」，而其口號則是「遲來不候」云。

「約翰，請您想想吧，」威廉很躁暴的說，「布烈老友您也聽我說啊！你們兩人和她都掛號得了七次跳舞，只因爲我不能早來一點，請大家通融……」

「並不是因爲這緣故，」華家少年抗議。「早在兩日之前我已請她給我九次的了」。

「那是不大公道的，」威廉叫喊。「只因我並沒想到早些偷去掛號，你便去……」

「那能怪誰！你老早應該想到這層了，」約翰反唇相稽，使勁兒把臂膀掙紮脫離了威廉的掌握。「我不能站坐這裏長夜同你拌嘴呀。」他匆匆的走開。

「布烈老友，」威廉又轉向左君，手握其臂更爲用力，「我一向幫過您的忙不少啊，而今……」

「對不住，我要去看一個人，」布烈打斷他的話。「讓我去吧，小傻子！我趕着在下次跳舞開首之前要看一個人。我必得要！真的！」

威廉雙手把他衣襟捉定，牢牢不放。「布烈老友，等，等一分鐘好嗎！請你格外通融，給我……」

「真的，威廉，他的老友翻過來央求他放手，同時竭力掙紮向後退步，「我真要找着今晚到此赴會的一位來賓，問他一宗很要緊的事……」

「天啊！等一分鐘不行嗎！」威廉叫喊，握着他的衣襟更緊些。「無論如何，請讓給我同她跳舞兩次！你聽得她說的了，她是答應的如果你或是約翰或是別人……」

「幹嗎找我呢？我不過得了五六次，另一兩次特別的罷了。約翰得了七次之多。你怎不去找他？我相信他必定肯幫你的忙的，如果你牢釘着他。幹嗎你只是纏着我呀，小傻子？」

這番說話充滿獸性的自私自利心和涼血無情的不誠實，直惹起威廉的暴怒，幾想揮拳亂打，伸掌亂攔。幸而他一綫的希望只在苦求，萬不容再發脾氣，他只得吞聲忍氣，再接再厲的一面緊握衣襟，一面靦顏哀求。

「布烈，」他很粗率的開首說，「如果在潘小姐最後的一宵我幸而得到六次正式的和兩次特別的，而你偶然來遲了——而並不是你自己之過錯，我萬不得已才遲到的，——無論如何，如果我調過來在你的地位，我必不至效你和約翰一樣的無情！我定必說，「呀哈，老朋友，你要我讓給你同潘小姐跳舞兩三次嗎？好肥，不成問題……」

「哼，不成問題？」這是左君譏諷的應聲。同時他的臉和肩都表現願意討論終結。「尤其是在今晚？」他又加了一句。

「喂，老友，」威廉一再哀求，差不多絕望了，「你知不知道今晚是潘小姐在這裏最後的一宵啊？」

「怎麼不知道？」這句話雖是粗暴得很但却不可聞；這是在左君喉舌間格格不能吐的，因為有些「外交上」的緣故不便由聲管發出。

威廉繼續懇求：「布烈，你和我兩人自小孩子到現在都是好朋友。」他感情動於中，現

諸言辭，不過左君心腸冷硬，充耳不聞，迄不爲動。威廉又說，「我每翻想一下，我也幫過你的忙多過幫別人……」

然而左君毫不客氣的打斷他的歷史追述。他忽然友善起來，勸慰威廉說：「喂，小傻子！這裏還有好些女子慫可同她們跳舞的呀！哪，那裏有一兩位閑坐在那邊。就是你來得晚一點，你也可以盡情快活的啊。」他很溫和地說這話好像是歡歡喜喜的解除了威廉所責備他的友誼上的任務。他續說，「威廉，這是我很老實的話啊！」

「布烈，無論如何，請您給我一次……」

「看啊！」布烈很誠懇的說。「看啊！那裏有一位頂漂亮的小姐，獨坐在樹下！她也是來這裏探訪人的，名叫卜小姐。她是來探她的母舅或是親戚，你準可以同她……」

「布烈，請你給……」

「哼，我相信卜小姐跳舞藝術必定非常的精哩。」布烈很熱誠的續說。「這是梅寶釵所說的。她還要我去同她跳舞哩；我十分願意，不過不能罷了。真的，威廉，我實在願意得很哩。如果我是你，我立刻趨前去問她，以免又落後了，而且我願意……」

「喂，老友！」威廉也很溫和地說，「你記得嗎——那一次我約定潘小姐去逛地方，但



是你因爲你的嬸娘在甘夏市死了，如果我不讓你同行，那時你便有一個星期不可以見潘小姐了。老朋友，如果你……」

這時，樂聲又作，第二次跳舞開始，左君覺得這不開心的談話必要終止。「威廉，對不住，我要走了，」他說。「我必要走了！」

「再等一分鐘，」威廉急求。「我再要說一句：如果……」

「真對不住！」左君叫喊。「我要走了！」

「我知道的，所以我要……」

不管他的嚙嚙，布烈竭力掙紮，得獲自由，因爲那時情勢已迫，非有大力士不能強留他。「喂，你當我是個什麼東西？」布烈怒形於色的質問。「這一次是我同潘小姐跳舞的。」他含憤帶氣的離開，還要格開一隻力想攀留的手。

……過了不久，梅老先生發出驚訝之聲，隨卽教他的老妻轉目再看看「那白家小子」。「看看他啊！」他說。「他的臉上傻氣騰騰，爲這裏別人所未有的。天知地知，我在這夏天真看見異蹟了！」

「他是不轉睛的望着潘露蘭啊！」梅太太說。

「我何嘗不見呢？」梅老先生回答，覺得有點兒焦躁。「這正是他的毛病。爲什麼他不停的只看着她？」

「那大概因爲她同別的男子跳舞所以心裏不安吧，」他的老妻慢聲答。

「那末，他爲什麼不去同別的女子跳舞啊？」梅老先生老老實實的問。「他却呆呆的站在那裏好像一條小牛看着那屠戶的運貨車一般。天啊，瞧他的樣子恐怕快要作牛鳴了！」

「自然他應當和別人跳舞，」白太太很有思想的說。「這裏的女子比男子多出一兩名，只有他一個男子不上場跳舞的。我不如去……」不待說完，她立刻起來，走過草地，直到威廉面前。「威廉，你好嗎？」她笑容滿臉的說。「你要跳舞嗎？」

「哦！梅太太，說什麼？」威廉心不在焉的說，雙眼轉過來，現出焦灼之容。他仍然決心同潘小姐跳舞，跳舞，不停的跳舞，可是他知道必要除去好大的障礙然後可以成功。他很焦急的等着下一次的休息時間……他便要在左布烈，華約翰，彭華理和其他做成這局面的人等之前一顯好身手，——要顯出他「絕對不能忍受這待遇！」

他不能忍受了，他對自己說，縱使他願意含忍，然而在今晚却不能！他自思自想幾日以來經過了那麼多的艱難困苦然後可以來赴會（因爲一套禮服之故），而今來了，一心只要同

潘小姐跳舞，跳舞，一次一次又一次。此外一無所思。

「你不想跳舞嗎？」梅太太再問。「你也曾看過還沒有伴侶同舞的女子嗎？」他仍然矚目注視，並不知她說些什麼。「女子嗎？」他順口回問，其聲脆弱。

她微笑而點頭，一手把他的臂膀。「跟我來吧！」她說。「我替你安排妥當！」

威廉不得不跟着她走過草場。他心裏仍在想着一等這次跳舞完後即大演手段，目前似覺昏花矇朧，然而及至他看見梅太太正帶引他趨向一位獨坐在一棵楓樹下的小姐，忽然一陣恐怖的感覺震動他全身器官。

「什麼——那裏——」他立刻駐足不前，想離開那主婦。

「什麼事？」她問。

「我要——哦——我要——」威廉喃喃然很不容易的說。「我——要……」

他那時的意思是想說要在下次跳舞之前去找一個人告訴他一宗要緊的事，因為在這紛亂之時，他霎時間想不到別的好題目，故只好隨便照着剛才左君布烈的話而說。然而那句話之最要緊的一部份，他卒之說不出來——即如千百年來男性的外交家一般，竟爲婦人之堅決的行動所打斷。

卜小姐形單影隻的獨坐在楓樹下很久了——爲時之久甚至令她憎惡一切的樹林和由楓樹取來的糖汁。其實，她心裏的態度也是絕望的，同威廉一般無異。大凡一個主婦帶引一位青年（穿上頂漂亮，頂合式的禮服的）來到一個長久時間獨坐無聊的女子跟前，那女子必預知那青年必要怎樣做法的。

須知：當梅太太起初對威廉講話之時，卜小姐便目不轉睛的看着他了。可是等到那兩人趨向她之時，她却轉目他顧，故意表示鎮靜和大方的樣子。然而迨至威廉中途停步還沒有等到他吶吶然說到第四個「我要——」之時，——這也許是潛意識作用吧——卜小姐即突然站起來半途迎着梅太太。

「哦，梅太太，」卜小姐嬌聲叫喚，「我真替您着急了！您頭頂上那個紙燈內的小蠟燭快要滅哩！」

「是嗎？我立刻去另找一枝來，」梅太太微笑的很慈祥的說，一手仍緊扯着威廉掙紮欲脫的臂膀。「我們剛要來找您哩。我帶了……」

「我要——我要去找一個——」威廉作最後的努力。

「卜小姐，這是白先生，」梅太太正式介紹兩人，而在威廉聽來覺得這是討厭刺耳的話。

「他和您都是來得晚一點，他還沒有掛號同人跳舞。好吧，你們倆可以跳舞去，盡情開心吧！」

說完了，這位不吉的主婦回到她丈夫那裏去了。她臉有喜色，心裏滿以為做了一宗好事！

卜小姐嫣然一笑——那一笑現出隱憂已解，自信力強，和得獲目標之種種成份，更令威廉的恐怖達到極峯。因為威廉自有生以來所恪守的倫理原則，沒有一條是教他怎樣臨陣退縮，遇險逃命的。尤為致命的乃是梅太太剛才的一句話——他還沒有掛號同人跳舞；在他氣餒神喪之時，他又不能否認；他不能不讓這句話成爲事實。自此之後，他便永久被縛在卜小姐的脚下——除非是有別人請求她跳舞，抑或威廉（就在她跟前）求得別個女子同舞。兩相比較，後者困難殊多，而且縱求得別個女子亦須陪她同舞以至另求得第三者，然而無論如何，威廉以爲這辦法的希望究是大些。

這時他不能不規規矩矩而勉勉強強的邀請卜小姐：「我可以同您跳舞嗎？」

「很好的！」卜小姐回答，由是他倆共走到跳舞壇上，抱着共舞。

他倆踏錯了一步。

他倆又踏錯了一步。

他倆停了；等着音樂節拍符合舉步再試——又錯一步。他們又試開步——幾乎跌了一交。

卜小姐笑了一笑，表示寬容大量，甚似不究威廉的錯處和醜態。威廉之心已焦急如火之熱，更遇此不公道，其熱更甚。原來這位小姐是一位胖大的女子，體重過於威廉，以健美論，允推全場冠軍。這夏季她住在一個湖濱的旅館避暑。在那裏她常與別的女子跳舞。而自居「男性地位」。至是，威廉大爲困厄，其苦處一言可蔽——現在他的跳舞伴侶是一位決心的跳舞家而非婀娜多姿的，而他倆之努力合舞和試求符合音樂節拍已惹起同場跳舞者之注意了。

威廉的耳已是通紅，更聽得微微的粗俗的笑聲，其紅愈甚；從他的眼角可見左布烈正在那裏活動，而穿過左布烈的肩上他又看見那唯一美人之可愛的杏圓粉臉，不由得滿面紅漲起來。

「豈有此理！」威廉心跳氣喘，禁不得嘆一聲。

「哦，不要緊！別怯了氣啊！」卜小姐很和藹的說。「我也曾見過好些男子開首的時候

有些困難，後來卒之變成爲十分純熟巧妙的跳舞者。我們好像是兩相衝突。我告訴您——請您讓我做領導的（男性之地位），我便會帶您順溜溜的做下去了。來吧！一，二，一，二！是嗎？

威廉停止了求得領導權的奮鬥，他們「開首」的努力登時成功。卜小姐男性的權力真可驚駭，不費多麼的力即便領導着他左右前後跟着舞圈的潮流一帆風順的動起來，把他旋轉如意，斜斜的過到壇之那邊，然後又左旋右轉，一推一拖，蹲蹲傴傴，翩宛婆娑，真好看啊！以女子而論，卜小姐之「領導」技術確乎甚精，然而在人多如鬪的壇上，各相衝撞是不可避免的。偶有所碰，卜小姐即把威廉旋轉起來作爲緩衝，威廉之背不知已受碰受撞多少次；尤難堪者他的臉頰迫得要緊挨着她的雲鬢——這樣的親密豈其私心所欲者哉？毋亦被動的不得已而已。情景如此，他已失去自主自動之力，只有如弱絮在空，隨風飄蕩而已。更有甚焉者，不久，他已覺得卜小姐之很有權力的「領導」已惹起舞衆的注意；因爲有一次又與人相碰——比前尤爲厲害的——之後，有一種低而尖的嘲笑聲傳到他的耳邊：

「小鬍子，她不大喜你的。她不過和你開玩笑罷！」

這刺耳戳心的聲音來自一位跳舞者，即是剛和他痛苦交涉的華約翰。迨威廉想施以報復

反唇譏罵之時，約翰又旋轉到他方去了。然而縱能反唇譏罵亦是不得力的！

「我願意你來同她跳舞幾次啊！她置你於死命哩！」這是他不可聞的喃喃自語，蓋心裏苦悶已極了。那時，他幾乎要跌下去壇邊，幸得他的舞侶之強有力的鐵臂力挽危局於將倒。

他未嘗不想竭力爭回領導權以恢復其男性原有地位，然而屢欲實行，屢次失敗——每試一次脚步即亂了，不是兩人膝蓋發生衝突，即是四隻腳行動不能一致，於是威廉逼不得已又要取消此項努力。

「我真喜歡跳舞了，」卜小姐心平氣和的說。「您喜歡嗎，白先生？」

「什麼？」他吞一口氣。「是呀！」

「這個壇真是合於跳舞啊，是不是呢？」

「是呀！」

「我真愛跳舞了，」卜小姐覺得應該再申前言。「您愛不愛呢，白先生？」

這一回，他自審點一點頭已足以表示他的熱情了。他所需要的是呼吸。

「真可愛啊，」她喁喁私語。「我希望這裏的交際會不奏『快樂的家庭』一曲（散會前所奏的）那末早。我隨便可以舞蹈到天亮的！」



對於那喘息不定的威廉，已覺得有「歌舞待旦」之景象了，他很老實的長嘆一聲，稍舒胸中鬱抑之氣。「那些音樂家怎麼不死精光了！」他一面說，一面抹抹額上的汗。忽然間，他發現梅寶釵適站在他身傍，他乘勢急問，「我可以在下次同您跳舞嗎？」可是梅小姐已很高興的鼓掌催音樂家「重奏」了。她搖搖頭，隨說，「不行，下次是第三個特別的！這一次不過是重奏。您可以得第廿二次啊，——如果是有時間留下來。」

威廉復張目四顧，想找着別的女子，可是那工作不倦的樂隊已開始重奏了。卜小姐剛才也是鼓掌之一人，至是立刻挨近威廉之前。「來吧！」她呼喊。「別廢了一秒鐘的工夫！真開心啊！」

重奏剛完，她執着威廉的臂膀，告訴他剛才留下扇子在楓樹下的椅子上，再說，「來吧！我們快去找找！」

在那楓樹底下她一面扇扇子，一面高談對於跳舞之嗜好，直迄樂聲又作。「來吧！」她又呼喊。「別廢了一秒鐘的工夫！真開心啊！」

她連牽帶拖的把威廉急急忙忙的拉到壇上。

如是如是，過了五次正式的跳舞。長久，長久的跳舞！

如是如是，又過了五次重奏的跳舞。長久的重奏！

卜  
小  
姐

二五三

## 廿八 棄我如遺

一有機會，威廉即與其他女子招呼，急問，「我可以下次同恣跳舞嗎？」，然而他真是桃花運不齊——來得太遲。

他所得的應許之最好的只有「第十九次——如果還有時間留下！」

每一次跳舞完了，卜小姐必帶他回到楓樹底下，離開衆人的鬧聲。威廉覺得在休息時所受之苦痛不減於在壇上跳舞之時。不過在一個休息時間稍勝一籌者即當卜小姐再要牽他舉行第六次跳舞之時，他抖擻經已破碎的精神要求停止入場一次，隨便說「剛才不慎屈了腳跟骨。」

這真有禮的女子立刻把他放在一張椅子之上，自己又另取一椅坐在其旁。在她望慮之中，她常看他的臉，而威廉則雖不能不時常摩擦其所謂已屈傷之腳跟骨，眼睛却全神注視壇上——如果有雕刻美術家在場，那是天字第一號神妙的模特兒了。威廉未嘗不覺得有一種聲音常在他身邊響着，可是並不知其說些什麼。原來卜小姐正在滔滔不絕的告訴他「在湖濱」

渡夏時跳舞之樂，惜威廉充耳不聞。在五色繽紛的壇上，他只看着一個妙不可說的美人淌來淌去，如隨波逐流，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她那滿頭黃髮，罩在金色髻網之內，其光閃閃，有如一種光茫四射的寶貝在萬紫千紅的花園裏隨風飄蕩。

及至那次跳舞和重奏都完了，她走到一棵樹下挨着休息，而彭華理則追隨左右，爲其扇扇。她全神應酬彭君，因此並不覺得威廉之近在咫尺——雖然她行近其側任其紫羅蘭香氣吹至他憔悴的鼻端。無何，一片嬌滴滴，脆瀝瀝似銀一樣的卑卑話又傳到他的耳鼓：

「哦，華理啊！你不能夠搶去左大哥的跳舞，除非他肯答應了。露蘭得要公平待人啊。華理不要……」

「那個就是潘小姐了，」卜小姐說，也見得威廉的睜視有些希奇。「您會過她嗎？」

「是呀，」威廉答。

「她來這裏探人家，足足住了整個的夏季，」卜小姐報告消息。「今天下午我赴一個小茶會，有些女朋友告訴我說這位潘小姐誇下大口自謂她並不夢想同那一個男子訂婚，除非他足有七十五萬元的身家財產。我不知道這是眞話不，但我想大概不假吧。無論如何，她們說親自聽她所說的。」

這真是晴天一個霹靂。威廉把摩擦脚跟骨的右手轉而抹其額上忽如雨下的汗，抹而又抹。然而他「與人爲善」，並不相信潘小姐是這樣拜金主義的人物；縱使她也曾說過，——他也有以自慰——英國歷史有一事實他在考試之後也不忘記的：就是，畢之廿一歲便爲英國的首相。

如果一個英國少年可以幹得來，那末，一個聰明有志能力豐富的美國少年當不必爲區區七十五萬元而憂慮！十七歲的威廉一生雖很少具有多過七十五萬個銅元，可是還有四個很長而大有作爲的年頭，方到畢之登台拜相的年齡哩——這湊巧正是成人和結婚之合法年齡。然而話又說過來，七十五萬元之代價確不容易得到，即便有四年工夫的努力；卜小姐這一句「小是非」真足以令威廉今晚憂上加憂，愁上添愁。額上之汗，有由來矣。

「在湖濱，」卜小姐絮絮不休的說下去，「我們要用旅館的餐廳作爲跳舞場。那裏的地板好像今晚這裏的——油得滑溜溜，光鮮合式。我們在湖濱真開心啊！那裏當然沒有今晚這麼多的男子；我不能不說我很歡喜可以再同一位男子跳舞！我早就告訴您，一經開首，您就可以順溜溜的跳舞下去的了，對不對呀？看看現在的成績啊！我們的步法真是適合極了！如果我不能不說出來，我從來沒有同一個男子跳舞像同您這樣合式的。哼，如果有人步法適合

我的，像今晚一般，我甯願整夜只同一個人跳舞而不換別人啊。」

威廉明知這半晚的跳舞生活已漸令卜小姐喜歡他。她口如懸河的一直說下去，愈說愈有情，雖然她談話的題目不外乎跳舞，跳舞場的地板，和「在湖濱」等等，但是愈講而感情愈似親密些。然而不幸在威廉五中所生之影響却「適得其反」。

他對於前途離開她的可能是絕望的了；當她表示她喜歡他的跳舞格式超過今晚到場的其  
他男子之上，這樣單獨提出他來贈以「高帽」一頂，在他心中却以為這正是他最爲痛苦之處。

「是的！」他回答。「一定是我！」在儕儕一場之中，梅太太單獨挑選他出來！其他人都得自由，同一位女子跳舞完了又趨向別一位——跳舞而具有女性的女子！人人——獨除了威廉——都可以同潘小姐跳舞！潘小姐所給他掛號的乃是第卅三次正式的，或是第廿一次特別的，任其擇一。這是他一綫的希望！梅太太亦惡作劇哉！

在其間，他却是牢牢的被縛在卜小姐的脚下。

他們兩人的湊合對於他的壓迫，有如一段惡姻緣，他坐在她身傍有如一個反目的丈夫。可是在整個伴侶時期當中，卜小姐並不知道他心裏的真實狀況；每當他臉上常常勃然變色之

際，她還以為是他的脚跟骨疼痛哩。過了兩次的跳舞，威廉決定放棄那痛脚跟骨，而詭言「好些」，卒之，甯願起身再行跳舞。

自是他倆又迴環起舞，一而再，再而三……」

直至第十四次跳舞開首之時，約有十一點半鐘了，他倆仍在跳舞。

在這第十四次完了之時，梅老先生對他的老妻承認他對於威廉的態度突變了。「我自始便留心看着他的了，」他說，「我從來沒有看見人類受苦有如那小子今晚之甚。他真是苦到不堪！天呀！我本來最恨他的，可是我現在倒替他表同情哩！您能夠試試替他另找一位女子好使他離開那肥女一下嗎？」

梅太太搖搖頭現出懊喪之色。「我試過，試過，又試過的了！」她回答。

「再試試。看看！」

「現在不行了。」她舉手向屋後揚了一揚。轉角之處即有一小隊黑種僕人魚貫而出，各捧餐盆。同時各跳舞者紛紛離壇在草地上各找座位，準備食「消夜」。

「想個辦法吧！」梅老先生，再來催促。「我們明天不願見他的屍首在水塘內發現

哩！」

梅太太默然蹙額沉思，忽然顏開色悅，大有「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之象。「我有辦法了，」她說。「我叫寶釵，和露蘭和她們的伴侶來坐在這小圈子之內，然後去邀威廉和卜小姐來和他們一塊兒同坐。我把威廉放在露蘭的左邊。您保留這座位啊！」

她坐而言，起而行，立刻去進行她的博愛慈祥的任務。果然馬到成功——成功真易而且快，蓋不須彈指之勞，且並無絲毫之阻，她即把威廉和他的長期伴侶帶到小圈子中和潘小姐、露蘭、梅小姐、寶釵，和她們的男伴侶左君布烈、華君約翰、彭君華理，與其他三位男子。同坐在一塊兒。梅太太決執行她的原定計劃，經過小小的指揮調度即見威廉開心滿意的果然坐在潘小姐左旁之椅子上。

卒之，卒之，否極泰來，雲開月見，他得坐在那月宮仙子身邊，把陣陣紫羅蘭香氣盡量塞入雙隻肺眼之內。不特此也：椅子還未坐暖，即有一個黃髮的美人頭斜斜的接近他的頭部；那金色髮網抓着他的臉頰使他似癡似醉。她囁囁私語：（仍是一口卑卑話）

「刁頑的白家小孩子！在露蘭最後的一宵，白家小孩子却去同別一女子調情！整夜的一個胖小姐調情啊！」

威廉不能成聲。



有時，即使一個未婚的男子被人指稱與女子調情，並不覺得是恭維的話。何況威廉與卜小姐的關係有那樣的背景，今竟被如此指責，他簡直以爲人視彼爲腦筋衰弱了。可是「人之多言」，曷能禁止？那胭脂色豔的嘴唇，一張一翕，又喃喃有辭了：

「露蘭都看見了！露蘭看見頑皮的白家小孩子坐在楓樹下同肥小姐調情。全晚的工夫都是同那胖大的小姐調情啊！」

她的話對於威廉本是酷虐得很，可是她出於無心，只是和他嘲笑取樂而已。然而十七歲對於這等事是最認真不過的，此時的威廉感覺十分敏銳。他聽了，一言不答。他只是正襟把白背心拉了一拉——危坐，屹然不動，莊嚴之極。如斯而已。

「你怒了嗎？」露蘭低聲說。

他仍啞口無言。

「關於跳舞掛號，不是我之過呀，」她又說。「壞小子！爲什麼來得那樣遲呀？」他仍然緘默不言，保持其冷靜的莊嚴。潘小姐覺着沒趣，撇撇嘴唇。

「你真怒了，」她再說一句，「好吧，露蘭要同那一邊的男子談話了！」

說完了她轉身把背朝着威廉，同她右邊的一個十六歲少年嘻嘻哈哈的談話。

威廉危坐在那裏，態度冷而且靜，任她歡天喜地的同右邊的男子講話，但威廉心知她時時仍感覺着在她左邊有一個男子之深深不悅。無論如何，因短期之靜默的和悲鬱的莊嚴却是他在今晚最得意的時間。因他沉默無言，嚴肅可畏的端坐在那裏，仍未開首吃東西（雖然有一盆雞沙律放在他膝上），他已覺得自己有一種神祕的優點——令他異於流俗而超越常人。這種優點，不可界說，巍巍崇高，在那一天晚上確已助他歷盡諸種劫磨災難；若在其他簡單的小子如左布烈或華約翰等等處此境地，恐畢生已遭毀滅了。這時，雖然潘小姐不斷的和右邊的男子取笑作樂，威廉深覺這究不過是外觀上的淘氣而已。他心裏自覺潘小姐已能夠認識和辨別他那種神祕的和與俗人不同的優點了。

嗚呼！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命運偏在此時又來惡作劇！

在男女來賓談話聲和嬉笑聲之上，突然有一很熟的聲音傳至。「小姐，要一點很香的牛舌三文治麼？不要嗎？很爽口的生菜三文治好嗎，小姐？」

老詹！

「先生，很香的牛舌三文治？小姐，爽口的生菜三文治？」他聲如洪鐘，遐邇可聞，發音過高，甚似在街上賣東西拚命叫喊的小販。「小姐，讓我把一些爽口的生菜三文治

放在心的盆子上，好嗎？」

他的闊大手掌心一大盆三文治高托，至頭部以上，因為他進餐待客的格局是有特殊花樣的。他行路的姿勢也與衆不同，趾高氣揚，有如名伶登場演劇，有如將軍上陣作戰，以作他內在的美術觀念之表示，使一一符合於華貴莊嚴的盛會之氣象。他的行為外貌也是文縷縷的非常慇懃有禮，——這分明是為職業上的需要而矯揉做作的，而裏面的老詹仍是一個粗鄙不文的下等脚色也。他只是故意裝成心所願做的侍役而已。

因為他是一名臨時雇用的入行未久的僕人，他特別的慇懃，加意的討好，着着要顯出他是熟識其職務——其實是要顯出自己無事不熟，無人不熟。這一點心理，本由自信不足而發生，復由多喝了兩杯燒酒而滋長，有此兩種「烟士披里純」於是遂至演出一段可哭可笑的活劇——當他行近那小圈子裏見着梅宅老夫婦，梅小姐，潘小姐，卜小姐，華君，左君，等人及威廉。

「很香的牛舌三文治嗎，小姐？」他手託銅盆，昂昂前行。「爽口的生菜三……」他突然駐了脚，望着那身穿白老先生的禮服而表現一種前所未有的莊嚴的威廉。「我的媽啊！」他失聲叫起來，其聲響亮震耳，使坐上各人舉頭仰視。「你怎能夠跑到這裏來呀？你的爹爹必

定說你不過至要任你穿上他的白背心，和褲子，和燕尾大禮服了——但是我敢同無論那一位賭五毛錢，你是等他上床睡覺然後偷這套禮服出來穿上的哩！哈，哈，哈！」

他忘了形骸發出一種無阻無禁的非州土人原裝的大笑。

十七歲遭逢這些境遇，不特是煩惱難堪，簡直是殺身奇禍。幸而謝天謝地，災禍每每造成一種麻木不仁不知痛癢之症在受害者之身心。當他的男女朋友捧腹大笑之時，他却失去知覺，神遊象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自從老詹鬧的活劇發生後之十五分鐘工夫，他們斷斷續續的嘲笑聲在他耳邊只是嗚嗚營營，如蚊之聚，如蜂之散而已。主人和主婦二人，梅老生和梅太太，更難爲情，而又忍俊不禁，惟有竭力支持，才得免至失禮於來賓。

……一時，靡蔓的樂聲又作。青年男女已逐對逐對上場跳舞。

那嚇死人的「消夜」完了。

那妙不可說的美人，全身粉紅豔色，在威廉之側起立，與左布烈雙雙攜手趨向舞壇。至是威廉才被這目前即景所驚醒（大概是醅素作用），一躍而起，大踏步向着他倆而走。然而這不過是孱弱無能的一步。

有一隻溫暖而肥大的手掌自動的插入他手肘與腰部之間。「來吧！快點開首，別讓人擠

擁壇上！」卜小姐說。

卜小姐同他跳舞——跳舞——跳舞——跳舞——

時已一點半鐘，那音樂隊奏「快樂的家庭」一曲。樂聲停時，有一羣熱烈的少年男子，包圍着那盛會的上賓，說話喧噪異常，忽然高聲狂叫，互相擁抱，在草地上距躍三百。梅老先生由較遠一處盡見諸般景象，尤爲駭異者則見那可哀可憐的威廉，向着他那裏奔來，面發喜光——而卜小姐獨留在後邊，傍徨四顧，若有所失。

「你們究竟鬧什麼？」梅老先生問。

「潘小姐！」威廉喘氣。「潘小姐！」

「她幹媽？」

一聽得威廉的回答，梅老先生當了然明白人間世事，冥冥中自有天數——老天有時「芻狗萬物」但是亦有時「大德曰生」，禍福循環，悲喜輪轉，取之於彼，施之於此。

「她不走了！」那大喜若狂的威廉大聲叫喊。「她已答應再多住一個星期了！」

然後，與衆青年歡喜快樂之聲雜作的乃有一個老頭兒悲痛欲絕之哀號，聲聞於天；他真

箇再受不了，一陣頭昏眼花，亂摸亂撞的走進屋子裏找他的老妻去。

寔我如遺

## 廿八 賀家小姑娘

人從觀察太陽之單調而有定規的行動所得，於是發現了時間。尤爲荒謬者，人說，「這麼多是一日；這麼多是一星期。個個星期長短相同。」可是，關於這點，每一個小娃娃知識比成人爲多！潘小姐這最後的一星期對於華約翰，對於左布烈，對於彭華理，——復對於白威廉，各人究有多長呢？無人能答。而這同一的星期對於梅老先生又有多長呢？腦中又踟躕莫決。

許多人自然以爲這一星期之長短，大小，久暫，不過是平平無足奇，與尋常無異的罷。貞兒就是此等人中之一。

在這七日間，白家內少不了多少緊張的時候，然而貞兒還是從容鎮靜。等到第八天的早晨，當她站在自己家中前園注目外望之時，他仍是保持鎮靜態度。她所嚴重注意的目標乃是對門的一家大房子，剛剛重新修葺過，外油白色，房間擴大。這大房子暗示貞兒可作可爲的頑皮新事業甚多，至令一向在那裏做工的工人們給她恭上徽號，（含有一點苦痛在內的）曰

在整個修葺期中，直至外牆上油之時，貞兒向以爲這房子是她所有的物產，即如其爲他人的物產一樣；因爲大凡小孩子均以爲一般空房子，或在建造中的房子，或大加改造的房子是沒主兒的。沒有傢具的房子，當然沒有人住；沒有人住，當然沒有主人。可是今天早晨，貞兒得見一種暗示，或警告，因爲有兩輛「運貨車」停在對門空房子門前，車之後身很無禮的向着大門；旋有粗聲厲氣的大漢多名出出入入，搬運肥大的坐椅，紅木桌子，拆開的大床，和一筐一筐的磁器和玻璃器具；又有一個忙個不了的婦人時常出現於大門，現出困惱和懇求的姿勢。在那行人路上——即在運貨車與前門之中間，有一塊水濕未乾之地，上有碎玻璃和死金魚。

觀此情形，貞兒不能不下一結論：這房子究竟是有主兒的。她仍留在自己園子中做一個旁觀者，同時把營養食品以時送進嘴裏去。

這動作好似一副自動機一般，很爲美觀：她的左右手各執麵包一塊，其上滿塗黃油，蘋果醬，和白糖粉。她從右手的一塊咬了一口，該手即慢慢的下降，同時左手又慢慢的上升，高至與嘴唇成一水面綫，那時恰可小頸上喉間有波紋微動顯出「此路通行」。她從左手咬了



一口，該手又下降，而右手即上升。一升一降，訓練純熟，宛似自動機器，貞兒簡直不須看着一雙美手和兩塊點心；由是她的眼睛可以自由無阻的注視着對門的大房子及其門前之種種動作。

過了一會兒，有些東西出現，致令她睜大的眼兒，睜的更大——大至盡量之大。這些東西，重要特甚，直使她一雙自動升降的手停止活動，右手在上升的半途，左手在下降的半途，好像貞兒內裏那副機器的摩托機發生毛病一樣。她的小嘴也大受影響——正在執行職務之時張開不閉。這就是她當時五中大受攪擾的種種象徵，而推其原，蓋因她忽見一座土偶人（孩子的玩物）的精緻小房子由一輛大車搬出來。這座小房子至少有五呎高，高闊相稱；這些小房子尋常都是沒有正面的，因此可明見其內部分爲四層，各有樓梯，壁爐，和裱牆的花紙，——五光十色，美輪美奐，奢華至極。這起馬是土偶人的公爵夫人所住的房子！

有一位小姑娘立刻從那大房子的大門走出來，現出精明強幹的樣子，親自指揮工人怎樣搬運她自己的物業——這不獨是那座土偶人的小房子，還有三隻土偶人的小箱子，另有一隻滿裝東西的大紙箱。她是一個瘦削的女孩，也許比貞兒年紀少半載。她也是通身污穢，尤其是雙手，額上，下頰，和膝蓋！這也是忙個不了的九歲十歲的小姑娘當她母親忙于搬家之時

所不可避免的。但是她具天賦的異品——（用比較有希望和甜蜜好聽的話來說！）她的天賦異品，乃是迥異尋常的，響亮，洪大，而尖銳的聲音。她呼喝之聲高出那些大聲的工人之上，其效果至使有一個暫負着那座小房子的工人走到大門之前停了步而當面對她表示意見，在他所曾見過，聽過，或聽人說過之好管事的小姑娘之中，她是最好管事的。

「也是最壞的！」他添上一句。

對門的女孩當然即已看見貞兒，可是她詐作沒有看見；她發號施令呼喝工人籍以自重者大概是要在那旁觀者眼中出出風頭，賣弄其身份和才幹而已。自那工人當面批評了她一下之後，她一時之間想不出反駁的說話。過了一會兒的靜默，她又仍前執行獨裁者之威權，指揮搬運事宜。她從房子里一進一出，無時或停，額蹙而肩聳，在在欲令她的旁觀者見得她是身負重責，心裏有千頭萬緒，而一到迫要時機立即動員，幹，幹，幹。

這強有力的表演也許有一弱點：她藝術上的真誠頗受懷疑，因為那藝術家願住她自己表演的成效太多一點。每當表演得最精彩之時，她神光煥發，即從她的眼角對着貞兒發出兩個問題：「哼，這一個怎麼樣？你還看着我嗎？」

在忙碌之中，她忽然不再管事了，走出街外，停了步兒，凝視貞兒。

貞兒吃點心的自動機器已繼續動作了。她一面照常左咬一口，右咬一口，一面回報她的新隣以同樣的凝視。這樣各自鎮靜和各不相犯的凝視約有幾分鐘工夫：卒之，貞兒吞了最後的一口點心之後即轉臉望着一棵樹。對門的小姑娘思慮很爲週到，也轉臉望着一棵樹。再過一會兒的靜默，她進前走到貞兒那邊的街邊石界上站着，輕搖其右脚，不住的踢那界石。

貞兒如響斯應，也走來站在門前行人路上，開首踢那藩籬的小柱。

「你看見那胖子嗎？」對門的小姑娘先開聲說話，一手指着那邊一個工人——驗明正身，指尖所向，確定罪人無訛。

「是呀。」

「那傢伙就是打破金魚缸的了，」那小姑娘又說。談話中止片刻，她仍在用鞋頭磨擦那界石，而貞兒也照樣對待那小柱。「我要叫爸爸把他捉到官裏去哩。」

「我的爸爸有一個時候捉過兩個人了，」貞兒很鎮靜的說。「兩個或者三個。」

那小姑娘的眼睛仰望，見着貞兒爸爸的房子，又見着樓上窗門之內有一位很兇猛的少年。他在那裏坐着，額頭上染了墨水，把一管紅筆桿細敲他的牙齒。

「那是誰？」她問。

「那是威兒。」

「他是你的爸爸嗎？」

「不……是！」貞兒喊一聲。「他是威兒，我的哥哥。」

「哦！」那小姑娘回答，分明認爲滿意。

兩人現在用鞋磨擦各自的對象，不如前之用力；脚兒慢起來；談話也同樣，兩人靜默無言，也許心心相印，神交開始，盡在不言中。有頃，那小姑娘忽然把兩腿撐開，至距離甚遠，徒手把身向後灣屈，前面腹部凸出而後面脊骨則凹入，直至從側面看來全身灣曲成半圓形。

貞兒聚精會神的注視着她的表演，可是不贊一辭。然而到這程度，她們兩位小姑娘的友誼確已又進一步無疑。

這回是貞兒先開聲說，「進來我們的園子吧！」

「那小姑娘急忙恢復原狀，氣息稍喘，即接受她的邀請。」由是兩人並肩進了前門，在草地上慢步同行，同時停足，似有預約。在那里，貞兒把兩腿撐開，徒手屈身向後，倣效那客人剛才之表演。

「看哪！」她很得意的說。「看看我哪！」

然而她沒有那客人的天才，失了平衡，一交跌在地上。她生來原有百折不屈的毅力的，立刻起來，又努力再幹。

「不對！看看我啊！」那小姑娘叫喊，全身又彎成半圓曲線。「這樣做法。要把肚子突出！你的肚子還突出不夠哩！」

貞兒喘氣答，「已經突出了。」

「你相做得成功，必要在走路之時行得這樣。你把肚子突出來之後，必定要行。看啊！好似這樣！」那小姑娘全身向後屈着，長髮後垂幾至地上，一步一步的行走，姿勢不變。

「我也行走呀，」貞兒不服，即起抗議，不過面部還未能完全上下倒置。「看哪！我也行成那樣了。我的肚子……」

那時，半空中忽然來了氣憤憤的呼喝聲，同時有一個兇得可怕而染上墨水的臉孔伸出窗外。

「貞兒！」

「幹麼？」

「不要那樣！不要把肚子突出前面！多麼可羞啊！」

兩位小姐覺得受了壓迫，不得不恢復直線原狀。「爲什麼他不喜歡這樣呢？」那客人質問，只是驚異而已。

「我不知道，」貞兒據實答復。「他差不多什麼事都不喜歡的。他是十七歲。」

她倆覺得受了樓上人的委屈，各含怨怒，憤憤不平，默默地看着地上好一會兒。然後貞兒想得出路，展顏而言。

「我知道了，」她叫喊，很舒暢似的。「我們玩拜客吧。就在這小樹林間便是我的房子。你來拜訪我。我們暢談我們的兒女，好嗎？你是陳太太；我是鍾太太。」說完了，她搖身一變，卽化爲一個很客氣的主婦。她禮貌彬彬雍容華貴地趨向她的客人。「哈，哈，陳太太，請進來吧！我以爲您今天早早過來的。我要告訴您我的小乖乖小閨女呀。她不過是十歲大，可是說話真是精乖伶俐得很！您必得……」

貞兒突然自己停了，跳到那臨時家庭——小叢林——之後，偷窺外邊，並不是要看陳太太，却是要看一個十歲或十一歲剛在街上走過的小童。她的面色表示十分高興和悅意；陳太太當下卽知道拜客之戲暫要停止進行了。

那小童且行且以口吹嘯，「我愛我的國家，」一曲。雖然他只識得這愛國歌之頭兩句，可是他的熱誠並不稍爲之減，吹完了他又從頭吹過，完了又吹，吹之不斷——他的愛國熱誠確能補足其歌曲之單調。他的吹嘯聲甚爲響亮；他高視闊步的走路似乎在前途有所企望的樣子；他的小耳朵却紅漲了。他不向左望，也不向右望。

此卽謂他不向左右望——直至經過白家藩籬之前。然而及至他走到藩籬盡頭之角上，他回頭而望——望着貞兒。他仍在吹嘯「我愛我的國家，」頭兩句，耳朵的紅色傳染到全臉；然後他仍前進行遠遠的去了。

「那孩子是誰？」她的客人問。

「那是華方，」貞兒很恬靜安閑的答復。「他是在我們的禮拜日聖經班。他愛上我哩。」

「貞兒——兒！」

樓上那個兇惡而染了墨水的臉又從窗門望下來。

「要什麼？」貞兒問。

「你剛才說那些話有什麼意思？」威廉質問。「我自生以來，沒有聽過這樣丟臉的

話！你羞不羞！」

那對門的小姑娘很有思想地舉頭仰望。「他是瘋了，」她表示意見，並不顧貞兒先前的答復，再問，「他是你的爸爸嗎？」

「不是！」貞兒有點厭煩的答。「我對你說過五次他是我的哥哥威兒了。」

「哦！」那小姑娘嘆一口氣，心裏方知威廉的地位和威權是大可置之不理的，因此她覺得可以安然仰望而示以鄙視的眼色。「他的行爲真像一名瘋漢啊，」她喃喃的說。

「他是愛上潘小姐，」貞兒說。「她今天要走了。她說過多少次要走的，但是今天是真走了！她住在梅宅探訪朋友，氣到梅伯伯要死，她住的太久了——足有三個月。她真是討厭鬼！」

威廉在樓上聽得清清楚楚，當下很粗暴地大喝一聲，「我要收拾你這傢伙！」隨即離窗而去。

「他要下來這裡嗎？」那小姑娘驚問，舉步向前門出去。

「不是！他只是去叫媽媽。媽媽只要我們到別的地方玩，別吵擾他罷了。那時，我們可以去同老詹談話啊。」



「誰？」

「老詹。他正在把一大推煤炭放在地窖底下哩。他真好！」

「幹嗎他把煤炭放在那里？」

「他是一個黑人。」

「我們現在就去同他談話嗎？」

「別忙，」貞兒很有思想地答復。「等到媽媽出來叫我們走開，那時才去。我們還是玩

拜客吧！你叫什麼名？」

「仁兒。」

「不是——！」

「是呀，仁兒。」那小姑娘堅執前說。「我姓賀，名叫仁道，但是人人都叫我做仁

兒。」

貞兒笑了。「真是希奇古怪的名字呀！」她說。「我不是問你的真名；我是問你剛才拜客的名呀。我們一個叫鍾太太，一個叫——」

「我要做鍾太太，」仁兒說。

「哦，親愛的鍾太太」貞兒立刻開始，「我要說給您聽我的小寶貝。我有兩個孩子，大的七歲，小的……」

「貞兒！」白太太從威廉的窗門叫。

「是呀。什麼事？」

「你到別的地方去玩吧！威廉要在這裏做點功課；她說你十分吵擾他。」

「是呀。」

那遵命惟謹的貞兒和她的朋友攜手而走。臨行時那賀仁道小姐再仰望一下——對於在窗內白太太身傍出現的威廉更露鄙視之色。

「我告訴你我們到那裏去吧，」仁兒——低聲提議。「他荒唐胡鬧到那模樣，要你的母親出頭叫我們走，我們——我們就——」

她停了聲。

「我們什麼呀？」貞兒也低聲催迫她說完其辭。

「我們就想一條妙計，想出他最不喜歡的事情——偏要幹下去！」  
她倆交頭接耳，轉瞬間轉過街角，蹤跡俱杳。

## 廿九 別忘了

在樓上，白太太移動到她兒子臥室的門，詐作不覺得他在望着她。她賈着勇氣閉口作歌聲，到差不多走過那門的時候忽聽得門內厲聲傳出：

「您對那女孩就說了這兩句嗎？」

「是呀，威兒。」

「就是我告訴您她說些什麼話也不算嗎？」他叫起來。「我告訴您，我親耳聽到她對那污面的女孩說那個天天走過前門四五次吹嘯着，回頭望的傻孩子是愛上她！天啊！這麼小的年紀便有這樣的壞思想，如果您不懲罰她將來長大了如何是好？」

白太太很溫和的對付他，並不置答，所以他又繼續控訴，怒愈盛而聲愈高：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羞家的事！那條小蟲故意經過這里每日五六次只圖看貞兒一面！而她又毫不害臊的站在那里對着那髒頭污臉的女孩說，『他愛上我哩！』哼，聽一聽就是令人生病了！老實不客氣的說，如果我有權在手，非要把她和那彭華方小子兩人都大鞭一頓不

可！」

「威兒，」白太太慢慢開解他說——「華方想向貞兒追逐求愛的方法是不大相干的，而您所說的懲罰豈不是太過酷虐嗎？」

「無論如何，她總要受些責罰啊！」他堅持原議。說完了這句，他又想起比這事更爲痛心的卽戰戰慄慄的再說，「這還不是至要的！尤甚者，恣常常容許她隨便誣蔑那全國最華貴的女子——這真是絕大的侮辱！不能不令人怒恨！在潘小姐這最後的一天，幾乎是最後的一點鐘——您竟然容許恣那獨一之女站在那裏公然誣蔑她，毀壞她的名譽——而恣不過叫她『走開到別的地方玩去！』我不明白您教育孩子的方法了，」他火氣冲天熱情過人的宣言。「我真不明白！」

「威兒，別生氣！」白太太又說。「你們倆都是一樣……」

「我和她不是一樣，」威廉拚命的大叫。「爲什麼將我和她一起……」

「別生氣，好孩子，別生氣！」她說。「明天你便舒服一點了。」

「您這話是什麼意思？」他質問，深深的呼吸。

她的答覆只是搖搖頭，閃閃眼。及臨離開他時，她見他滿現可憐亦復可笑之狀。

「你不久就舒舒服服的了，威兒，」她柔聲說，隨即自外關上室門。

獨留在臥室內，威廉伸拳向空亂擊，潰激不平之姿勢不一而足；卒之，以怨以艾的坐在一張書桌前的椅上，旋即用恭恭敬敬的手指從抽屜中拈出一盒一磅裝的糖果，盒子是用精緻白紙包裹加上一條藍色絲帶網着的。他戰戰兢兢的把盒子放在桌上身旁；然後從桌上黃色的大印水紙底下抽出幾張草草寫就的稿紙。他把稿紙放在身前。然後提筆埋頭伏案一行一行的謄正：

### 所愛的露蘭：

您展開這封信細讀之時，大概是下午時候，您已乘車離開這地方之一切而愈去愈遠了。當我坐在這裏書桌之前寫這離別的信給您而回想過去的一切，我希望您讀這信之時也回想過去的一切而念念您所愛叫的白家小孩子。當今日早晨我坐在這裏想着您卒要離別，我回想過去的一切，我不能記憶我自有生以來所過的夏季有一個夏季是像這個夏季的，因為在這個夏季我已經大起變化。如您要知道這是什麼意思，這就彷彿是我昨日下午在那裏所說而剛被突來的華約翰所打斷的。願您喜歡這糖果微禮而念及那餽送者。我又把一件東西同這封信一塊兒給您。您或者喜歡那東西。我願意犧牲一切而得獲您一件

交換品；如不嫌鄙陋，請于到家之後寄來給我。請您千萬俯允，因為現在我的心碎了。

您的真誠愛慕者白威廉

（即所謂）白家小孩子

威廉輕輕地把那糖果盒開了，又把那封信放在第一層巧格立糖塊之上。復在信之上他放一張自己的照像（用精緻白紙包好的）。然後他拿了一把剪子，將一張厚硬的白紙剪成長方形，使適合放在盒子之內。再在這長方厚硬的白紙上他又從身前一張塗鴉滿紙的稿紙辛辛苦苦的謄錄：

夢中

白威廉作

夕陽往西沉

黑夜已到臨

我永不忘記

笑聲入我心

前途有四載

望卿情似海

灑淚勿忘余

兩心永不改

我負笈求學

爲蛇或爲龍

天涯千里路

相見在夢中

別  
忘  
了

他把這詩箋放在信封和相片之間，蓋上盒子，再用那藍絲帶細好。在行這些大禮之時（在精神和外貌兩方面真是皇皇大禮），他不禁微微喘氣，細細嘆息。大禮行完，痛苦的紀念品已準備了，他把手肘放在桌上，兩手托腮，雙眼出神而雲遊天外。

悲劇已閉幕，柔情又上場；——他心中得有些慰藉無疑。雖在這別離之前之一點鐘，大概他已得到詩人吟得新句之奇妙的滋味和驕態了。

也許，他幻想到潘小姐是日下午在車上細讀他的「夢中」佳作之時將作何感想，因而更得安慰。他又洋洋然自得和自滿，以為並無情敵可以送她離別的情詩（這純是由直覺的想像而毫無事實根據的），因此也許這「夢中」一首詩卒能挽回命運而令潘小姐感覺到他——白威廉——究竟是不同那些善心好意而庸俗平凡的男子如左布烈，彭華理，華約翰等等的。是的，當她細讀「夢中」佳作，而「回想過去之一切」之時，她便知所分辨于一旦了！

迨至「前途有四載」（負笈求學）之期既過，他就要去訪她，而她將握着他的手，一直帶他往見其父，說，「父親，這就是威廉。」

但是威廉那時將轉過來，眼中閃出舊時跳舞的光而對她說，「露蘭，不是威廉，還是白家的小孩子！永遠，永遠，那當是您的；哦，我的愛人啊！」

然後，好似在小說，和電影，和喜劇之中，她的父親，半是滑稽，半是譏諷地將對他說，你倆談話完了，可到書房見我；少年人，我在那裏有一個生意問題和你商量哩！」

等到那老頭兒含笑走了之後，威廉就慢慢地高舉雙手；可是露蘭即避開退後一步！只是把一隻手指輕輕地放在嘴唇上止住他說話，但自己却問他說，「等等！我有一宗事要問問您呀。」

「露蘭，什麼問題啊？」

「是這問題，」她答。「在許久之前那一個夏季，爲什麼您不早對我說您那時是什麼呢，直等到我臨別之時才對我說明，但已是爲時太晚至不能表示我的感情了。哦，白家小孩子，我一向都不了解您的心事。直至我回想過去之一切，及至那一天我在車上讀您的大作『夢中』一首詩之後，然後曉得！」

「露蘭，現在呢？」威廉說。「您現在了解我的心事嗎？」

含羞帶澀地她將趨前半步，縮小他倆中間之距離空間。而彼則高舉兩隻渴慕之手，這一回必不至失意了……」

在這最緊要的關頭，白太太敲他的臥室門，神遊太虛恰到好處的夢竟然驚散了。他從玫



瑰豔色的天空跌下來，俄頃千里，撞倒在地上。他急站立，把糖果盒子收藏起來很晦氣的說話。

「要什麼？」

「威兒，我不是要進來。」他母親說。「我只想知道——我以為也許你在窗門可望見她倆女孩那裏去了。」

「那兩個女孩？」

「貞兒和對門那小姑娘——必定是姓賀的。」

「我沒看見。」

「我覺得有些奇怪了，」白太太有些胆怯的說。老詹說他聽得那賀家女孩告訴貞兒她有好些錢可以坐電軍。他以為她倆坐了電車去一個地方哩。我想也許你看見……」

「我早告訴你我沒有看見。」

「不要緊，」她溫和地說。「我不是故意來吵擾你的。」

門外寂靜無聞，亦無脚步之聲，可知白太太仍未走開。

「您還要什麼？」

「沒有事，沒有什麼要緊的事，」那慈祥同情的聲音說。「不過我想今天的午餐比平常晚開一點；到一點半鐘才開。如果……我剛才想起大概你要去車站送潘小姐；她是乘下午一點鐘的火車走，是不是呀？」

就是這樣友誼的態度和和藹的語言，在那顫震的威廉耳中必定似乎是干涉他個人的私事，因為他即嚴詞質問：

「您怎曉得她是乘一點鐘的火車走的？」

「這個……這個……是貞兒提起的，」白太太很膽怯地答復。「貞兒說……」

聽到這裏，威廉怒不可遏，揮拳盡力把桌面打了一下，澎然一聲遂把他母親未完的一句話中斷了。「這真是再難容忍下去了！別人什麼事那女孩都要管！」他在室內叫喊。

「威兒，我想也不大要緊縱然是……」

他又怒叫，「哼，不大要緊！什麼都不要緊！請您想想我喜歡那女孩隨意侮辱潘小姐，更隨便亂說她什麼時候走或不走嗎？您知道嗎，世上有些事情是不能任張三李四隨便亂說亂談的？」

「對了，對了，好孩子，」她說。「你說的一點不錯；我都了解。不過貞兒告訴我她在街

上碰着梅老先生；他偶然提起潘小姐今天下午乘一點鐘的火車走。就是這點小事……」

「您說您都了解，」室內人仍是怒氣騰騰迎頭駁覆，「可是即使在這樣的一天，您還是不停口的說了又說！您知道嗎，有時一個人不能再忍受……」

「對了，對了，威兒，」白太太急忙插入一句。「自然不錯！我下樓去了。反正我要去找着那兩個女孩。你試試一點半鐘趕回來用午膳罷！別憂慮啊！你不久就好了！」

她離開了，還未到樓下即有一聲嘆氣跟着傳至。原來她安慰親兒的話並未能取悅于他；他反覺得她的樂觀是越軌的，非法的，和不知機的。他並無「就好」之想，而且他又不欲任何人干涉他的痛苦。

他走到鏡子之前，定睛的看了甚久——甚久，看着鏡中的威廉扮相，表演，幾乎是不知不覺地演出離別一齣短劇。鏡中人之悲哀痛苦的臉孔已漸轉移；另有一副憂愁而却是已有涵養，姑息寬容的顏容。他伸開一隻手，好像是把它放在一個高與共肩齊的頭上。

「是的，也許這一去將成永別了！」他低聲說，其聲顫動。「小姑娘啊，我們必得要勇敢啊！」

定睛細望，他仍見着一個究竟是憂心忡忡的容貌。

然後他看見額上的墨水痕。卽出去洗淨了。回來時，他幹了一件非常的事——特地脫了上衣，拿毛刷細細的刷了一番。其後，他很懇切地梳而且刷滑他的頭髮，再結過他的領帶。復次，他從抽屜內抽出兩條乾淨的手巾。他把一條放在外衣上胸前的袋中，手巾有顏色之花邊露出袋口以作裝飾。另一條，他用來抹鞋。末了，他伸一口氣，把這巾棄在地板上。

回到鏡前，他又刷頭髮一番——這回他甚至連眉毛也刷過，不過事前與事後之眉毛樣子並沒什麼分別而已。忽然間，鏡子上現出一些東西把他嚇了一跳。

「天啊！」他失聲叫喊。

急取了一個小鏡放在右眼傍稍斜一點對着大鏡，于是他從大鏡上可以看見他左邊的側影。然後他又轉手同樣細察右邊，爲時頗久。

「天啊！」他再叫喊。「天啊！」

他已有新發現。原來他的上唇外邊有幾條細似絨毛的黑小東西，由側面卽可看見這小東西突出唇外。

「天啊！」威廉一叫再叫，不知如何是好。

在他仍然忙于照鏡叫天之時，他的母親又來敲門，把他似乎由夢中驚醒。

「怒又要什麼！」

白太太說，「我不要進來。我不過來看看。」

「看什麼？」

「我想起……我以為你要找些東西。我知道你的錶是停了不走的。」

「停不停又有什麼關係呀？請別再來囑囑我罷！」

她以低聲一笑作爲道歉，但隨即本着爲母的慈心老老實實的說，「威廉，爲時不早了；如果你真是要去車站，得要快動身，別趕到那里又過了鐘點呀！我把你的帽子拿來，刷得乾乾淨淨了。現在已是十二點四十分鐘了，你知嗎？」

「什麼？」

「一點不錯！要去快去！不然，……」

她也住口不說了。

威廉這一嚇，非同小可，呼吸爲之斷了，當下急開室門，一手把帽子搶過來，三步兩步跳下樓去，衝出大門外（沒有工夫復關上）。過八秒鐘他又跳回來，上樓，入室，取了一件東西，密藏在衣內。在含糊答覆他母親的詢問之際，他急忙過甚，失足跌下直至樓梯頭之平

臺，但他却利用這一跌以增加其下樓之速度——轉瞬間，形影聲三者俱杳。

白太太長嘆一聲，走進她自己的臥室憑窗外望。

威廉是時已跑到街角之半路了；就在那街角上可乘電車直到火車站。距離仍未遠，白太太仍可看見那時他在手上拿着一包白色的東西。當她注視那瘦人奔跑如飛之時她的容貌立現沈思之像：——她在腦中憶起當她少年時到別處探友，也有一個十七歲的男子拿了一盒糖果（小盒子正如威廉的）來送別，情狀歷歷如在目前。就在那一息間，她想起她那位舊相識的少年，不禁展眉微笑。她心裏自問，他後來卒之結婚了沒有，養了幾個孩子，——現在是否鰥夫……」

這樣像曇花一現的回憶瞬即消散了；她從窗門轉臉過來，心事湧至，暗自驚異。

「究竟貞兒和那賀家女孩往那兒去了呀？」他皺眉喃喃自語。

……到了火車站，威廉跳下電車之時，方知還只有六分鐘工夫。緣車站屋頂有鐘塔，塔上大鐘，報時準確；他得此保證，乃勉作鎮靜之狀，從容不迫地尊嚴高傲地大踏步走進車站之候車室；雖然膝部有些顫震，和臉部有些緋紅，可是外人不容易看出其心理，所以他的高視闊步的樣子分明擺出負了重要任務的架子。

進了候車室，他四圍一望即知所欲見的人不在那裏。于是他即走出那邊的門趨赴站台上，可是正要出去之時，他停了一停，又碰見一宗小小的不如意事，真是無往而不倒霉！原來門之側有一公衆電話的小房間，這房間之內藏了一個約有九歲十歲大的小姑娘目不轉睛的偷窺着威廉，她的眼剛剛高出那小房間門上的玻璃。

即使隔了一層玻璃也可顯出那是一個滿臉黑斑污穢不堪的女孩；分明是她母親在那一天忙于家務無暇照顧閨女之衣服容貌。可是在威廉看來却是毫無關係。當他的眼光正與那女孩的眼睛兇光對射之時，那在玻璃內的雙眸突然興奮起來；她立刻暴露整個的頭部而向着他做一個形容醜怪的鬼臉。

威廉絕不記得也曾見過她。

他只是很嚴厲地望她一望即向前走；可是他心理覺着這種無禮舉動也應在禁止之列。他以爲女孩之對人做鬼臉並非對他個人而發；在他看來，這不過是一個在火車站上自由嬉戲的女孩子而無論對着那一位經過那電話房間的人都做鬼臉以開玩笑的——但是當局者也不應該容許這樣做法。人到車站不是來被侮辱的呀！

過了三秒鐘，那污面的女孩和她的鬼臉都離開威廉的心。因爲他一出到站台上即看見潘

小姐。那裏並無木門或鐵欄等物障礙視線；又無頂棚遮蔽光綫。她是在站台上軌道之側距離約有二百呎之譜——那裏正是火車到時臥車所停的地點。她在那里玉立亭亭，再不能看錯她是世界上第三個人！

她站在那裏！在九月陽光之下，離魂倩影，閃閃發光；她的金黃髮髮在一頂可愛的小帽底下隱約可見；有一束紫蘭羅鮮花在她腰際；她右手上拿着一大束鮮豔清香而價值稍廉的甜豆花；左手又提着半打粉紅色的玫瑰；她的小狗飛立在她一邊肘灣之上；而另有一個一磅裝的糖果盒在其他的一邊，——妙不可言地，光芒四射地，閃爍如明星地，她站在那里！

伴着她的有居停少主人，彭華理，華約翰，和左布烈——三位少年君子都是在肅穆的張緊的狀態中。梅小姐是第一個看見威廉從那站門走出來的；她即把小傘子高揚以示歡迎，因此惹起其他諸人之注意而轉過臉來望着他。

有時十七歲在衆目睽睽之下一直要走二百呎的路，縱在情感衝動狀態中，也不免羞人答答之感覺。當那睽睽眼目中有一雙是屬於全世惟一的美人爲他所欲取悅者，其餘則屬於幾個雖有善心的情敵者，在此機會之下，他們自不免竊竊嘲笑此遲來之人——不，威廉並不是不覺得這危險。



他疇昔在幻想中所預見關於離別時之情狀完全錯了。他原是只見他和她兩人宛似乘着彩雲依依不捨的分袂。他又想見他把那盒糖果珍重放在她手裏——指頭輕輕的接觸着她的纖纖玉筍直至最後的一秒鐘。他又想見自己腰微彎，頭稍低的靠着那些金黃頭髮而喁喁然說幾句道別的情話，而她的盈盈雙眼汪汪含淚仰視情人，對於他的眼睛，現出一種神祕的呼籲——而他沒有把其他一切的男女朋友——甚至連梅小姐——放在那訣別圖中。

離別是少年戀愛史中最有劇情的一幕；如果愛人有欲表現其最高崇，最可愛，和最嫵媚的容貌于所愛者之前者，那就是在最後之見面之時了。在所愛者的心中留下一幅最後的在傷別中而却滿具男性的尊嚴之影像以備其時時回憶勿忘——這正是愛人超過一切的理想。然而即在威廉那二百呎路程開始時，他已覺得雙耳熱度驟增；及至他以手脫帽原想把它高揚藉以回答梅小姐之歡迎，可是他的手勢模糊，未易得人家領略其禮貌，他即悔有此舉。而且在脫帽揚手間他已走過三分一的路程，他即時看見那里全體男女都目不轉睛的集中視線于他一身，人人面上露出一種不可說的奇情，口中吃吃作笑。

威廉自信衣服打扮並無失禮于人之處；且深覺衣裝並不是他們竊笑之原；——他的衣服如像今日所穿的是他們所見慣見熟素來不以爲異的。然自信不足，他又把帽子脫下來自己檢視

一下看看那里究有沒有可取笑之道；誰想檢驗未完，而笑聲更甚。不特此也，嬉哈笑聲已傳染至其他候車所不相識的人；有些竟至把手提的小行李放下好得縱目暢觀以多得快樂。

威廉心裏霎時間竟似天翻地復，坤轉乾旋。

他想勉強微笑以示滿不在乎的大方態度，無如他已失却指揮其器官機能之權。他竟不知自己的容貌如何，只有心裏過不去而已。在絕望之中他又退縮到他的最後一重防綫——高傲；他勉強蹙額，高視闊步毫不畏縮的前進。目觀此狀，他們更笑不可仰，彭華理尤爲無禮居然屢以手指着威廉；直至這受害者走到距離那班皆大歡喜的男女約有二十呎之點，他才覺得華理那無禮的手指之意義。即在那時他還是不過聽得與手指並揚的一種呼喝聲而已：

「在你後邊！回頭看啊！」

那大受刺激的青年果然回頭一看。

剛剛在他身後，他看見兩個女孩。一前一後單行而走，有如在大軍進行中，在前的那位臉上染有搬家的污痕，而在後的則臉上有蘋果醬的遺蹟。

她倆格外小心，把鞋子通通脫了，只赤足隨行；各自行時，一手各攜一隻鞋子按着步伐前後搖擺。而兩位小姑娘，無論染了污塵的抑那染了蘋果醬的，一致行動，做出種種鬼怪行

爲和姿勢以惹人笑。

她倆都把肚子向前突出而行。

一見威廉回頭而望，她們嘩然一聲，回頭飛遁而去，轉瞬間影兒也不見了。

同時空氣間似有雷聲震蕩耳鼓，而華麗的列車已到。嗚呼！慘矣哉！這就是要把那黃金美人劫去而刻不容情者！

車上有一個侍役下來提取她的行李。

無情的天！不肯做美的天！做一個車上的侍役——甚至是黑種的——豔福多好！那便能夠與她一路同車旅行直到她所自來之處了！

那個很有禮貌的侍役向她鞠躬，請她登車。她先把飛立交給梅寶釵，然後她在彭華理耳邊囁囁唧唧的說一句話；然後又向左布烈耳邊照樣說一句；然後又向華約翰耳邊照樣說一句；——然後她跑到威廉身前。

她執着他的手。

「別忘了！」她囁囁細語。「別忘了露蘭啊！」

他屹立在那裏，不能走。他的臉毫無生氣，毫無知覺，毫無顏色。他的手竟然麻木了軟

癱了，不能動。他一言不發。

她擁抱着梅寶釵，很熱誠，很親愛地吻她；然後再把飛立抱過來在臂下，她走到車門，一躍而登，恰可在火車開動之時。她站在車門之最低的那一級上，慢慢地離開送別的朋友們。她仍站在那裏眼眨眨的望着諸人——眼中猶帶淚痕——那淚也許是由剛才看見威廉和兩個赤足髒女孩大巡行時所流的——也許不是。

她不能舉手揚巾以回答她的送別諸友之款款多情，因為他雙手連臂已滿載飛立，玫瑰，糖果，和甜豆花等等雜貨；可是她利用空間的頭部，頻頻向他們亂點以示她怎樣多謝他們捨不得她離別之高誼隆情，——又明白表示她也捨不得他們，而且很愛他們。

「再會！」她意思說。

愈行愈速，愈去愈遠，那機器瞬即出站轉灣，在最後的幾秒鐘他們還可看見她的情影在車門上——復在最後的一望中，那小小的黃金色的美人頭仍在點着「再會！」卒之，那車門也轉灣了，他們再也不見她了。

潘露蘭走了！

她的居停少主人淚痕滿面的轉身回家，偶然失足，撞在威廉身上。「哼，原來是白威

廉！」她閃眼看着他而叫喊。

那列車之最末後的一輛已過了轉角，而威廉仍在那裏舉手言別——但其所高揚者不是手巾，却是一個一磅裝的紙盒，用精緻白紙包好復用藍色絲帶綑好的。

「不要緊！」梅寶釵說。「我們一齊走路回去吧！沿路也可以談論她一下！經過郵政局之時，威兒，你可把你的糖果打包裏寄去給她。」

### 卅 將來的新娘

在那小小的房子——整個的夏季，由早晨以至深夜，青年男女喧嘩嘈雜，高唱歌曲，辯論戀愛學理，或歡喜至狂，乘勢起舞，震動屋瓦之那一所房子，現在比較似乎是空了；那房宅的主人站在屋里深深呼吸。

「嘎！」他深深的吸氣，吸了又吸。

他的老妻坐在門外廊子上做活。一時，萬籟俱寂。他彷彿是傾聽着那靜默——滋滋有味地聽着；他的臉慢慢地放闊了，紅壯顏色復現，他的鬆軟的兩腮也緊縮起來，現出開心的微笑。

「嘎！」他呼吸似鼾聲。他伸手拍了胸膛幾下，拍拍有聲，然後走出前廊坐在一張搖椅上傍着老妻。他手足伸展。「嘎，舒服啊！」他說。「我脫了外衣歇歇吧！在這整個的夏天，除了臥室里，我都沒有脫過外衣哩。嘎，我相信我可以得一個假期了！哼，這下半年我不如在家裏歇歇吧！」

「那真好了！」梅太太說。

「嘎！」他說。「不如索性連鞋子也脫了，舒服舒服！」

他見不遭反對，當即實行計劃。

「嘎——嘎！」他說，把兩隻只有襪而無鞋的脚踏上廊子的欄杆上。欄杆外鐵絲條條，有籐蔓延，枝葉成網，遮蔽街景。他點着一枝肥大的雪茄煙。「真好！」他說，「煙味不錯！如果天天是這樣子舒服，我不久便恢復到春天的康健和精神了。」他全身往後傾斜，高舉兩臂把兩手交叉在腦後，一口一口的噴那濃煙；忽然間他一躍而起，足證其神經系還沒有恢復常態。他雙腳下垂，頓了一頓，一手把雪茄煙拿着，轉過一個恐怖的臉來向着老妻。

「幹嗎？」

「比方，」梅太太很粗率不經意地說，——「比方他誤了車期呢？」

梅老先生搖頭。

「不至于吧！」他開懷的答。「我預早就叫那馬車房提前把車駛來送客了；斷不至誤期的。」

「馬車果然早來了，」梅太太說很嚴重地說。「大約要破費五塊錢吧。」

「五塊錢算得什麼一回事！樂于花了！」他回答之後，又放心把雙腳仍前撐起。「究竟她是一個好閨女，算是不錯！不過那幾個小子實在討厭，天天聽着他們談話差不多把我氣死！我相信如果她再多留一天不走，我非變成瘋子不可！在那些王八壞小子之中，那……」他停聲而聽。

「梅伯伯！」有一小女孩叫喚之聲。

他站起來，撥開廊前兩條籐而望出去。有兩個小姑娘站在門前人行路上，由藩籬窺進園裏。

貞兒一望見梅老先生的頭伸出來，即叫，「梅伯伯，潘小姐走了。她真乘火車走了。」

「你以為是嗎？」他很嚴重地問。

「我們看見她走的，」貞兒答。「仁兒和我都在火車站。威兒要追我們，但是我們走到行李房躲在槓箱之後，所以親眼看着她走的。她登上火車，火車載着她一同走了。真的，她走了，梅伯伯。」

還沒有回答之先，梅老先生定眼看了這消息靈通而快捷且翔實的女情報員。在他看到出神的眼中，她確是一個女神童，一件活寶貝！



「真的嗎？謝謝你啊，貞兒！」他說。

「啊——噫——噫！」她驚惶失措的叫起來。

「什麼事呀，貞兒。」

「威兒來了！」她答。威兒，和那左布烈，和華約翰，和彭華理先生，（注意：這是華方之兄也）他們和梅小姐一塊兒走。他們向這裏來。」

梅老先生又低低聲埋怨一回，苦着臉望了他的老妻一望，但是她却回報以一笑，藉以安慰他，鼓舞他。

「他們送了火車不過和寶釵走路回來，」她說。「他們並不進來的。放心吧！」真箇放了心，他卻又回頭對貞兒繼續談話——可是她已是無蹤無跡了。他遠望，只見她在街上與她的伴侶攜着手飛奔而去。

「跑呀，仁兒，快跑呀！」貞兒志志喘氣而說。「我得要比威兒先回家告訴媽媽。我想我可以趕到回家見見那唱歌的，——如果他到那裏去！」

關於這後一點，她一些沒錯；她真箇趕到見一見那唱歌的。一個下午也就平安而滿意的過去了。

晚餐以後，門外屢有尖銳的呼喊聲傳入白宅屋內。「貞——兒！哦，貞——兒！」被喚者即在樓下外窗一外，在黃昏之下她望見賀仁兒站在草地上。

「出來吧，貞兒！媽媽說我可以出來玩到八點半鐘。」

貞兒搖頭。「不成！我到明天才能出門了。因為我們剛才跟着威兒走，把肚子突出來。」

「算啦吧！」仁兒輕輕地叫聲。「我母親並沒有爲那事責罰我呀。」

「因爲沒有人告訴她，」貞兒駁覆，理由充分。

「你可以出來嗎？」仁兒堅問。「去問問你母親吧！告訴她……」

「那又不成，」貞兒稍爲焦急的答。「她不在家，我問誰？她跟爸爸打牌去了。」

仁兒搖動她的脚而說，「那末，我只好另去找點事做做吧！請了！」

她垂頭默想，在夜色晦冥中走了。貞兒也離開窗門而走到大門那裏。她受良心限制，不敢出門一步，只是在門內外望而已。她却望見威廉獨自坐在前廊的石級上，背着房屋。

「威兒！」貞兒柔聲說；他一言不答，她又稍揚其聲。「威——兒！」

「幹嗎？」他悻悻而問，身體不動。

「威兒，我告訴媽媽了；我令你這樣不安樂，真是十分抱歉。」  
「算了吧！」他很爽直簡單的答覆。

「威兒，媽媽說因爲我令你這樣不安樂，我今晚要獨自到樓上上床睡覺哩。」  
她停了聲，似乎希望他說些話，可是他一言不發。

「威兒，我還有一會兒才去睡，但是等我去之時——大約半點鐘光景，——我想你進來站在樓梯下邊等到我上了去，好嗎？樓上的燈是着了，可是下邊這裏是黑得可怕呀。」

他不答。

「成不成呀，威兒？」

「哦，好吧！」他卒要說。

這答覆令她很爲滿意，她即靜默默的坐在門內地板上；他以爲她走開了。黑沈沈的夜色突如其來，正是新秋九月的天氣，他獨自坐在那裏，望着玄玄的空間。他把兩肘橫放在膝上，將身向前斜傾，若有所思，若無所思，他正在孤獨淒涼的態度中。

今晚，全村都是荒涼空洞，隱約可聞的小聲似乎向他嘲笑。他似乎不能相信如此空洞的一個村鎮晚上仍如平常有什麼活動。那時，有一男一女同行而過；嘻哈大笑；那笑聲令威廉

可怖。再由遠處——由野外村落——傳到火車機器軋軋之聲。

在威廉耳中，這是最憂悶的聲音。他孤獨淒涼的心，只想着東方；經過田野，森林，江河，山岳，有很長的一列火車機聲軋軋的趨向黑沈沈的空間而走——愈走愈遠。威廉嘆一口氣——其聲甚咄而長，致令門內橫躺着休息之貞兒忽從地板上突然坐起來。

可是她很聰慧，一言不發。

現在，明月東昇，其始月光樹影，並射於草地上，繼則月漸高而影漸疏，終則只見一個銀盆，當空高掛。這又是滑稽之至：現在明月有什麼用處？

答覆：其用大矣，立刻可見。

在明月高昇之際，在街上稍遠之處，有一很年輕的男子聲音，正在那裏唱歌。那並不是音樂之聲，可是其爲聲也高而響，不特此也，那高響之聲只識得所欲唱之歌之一兩句；尤其甚者，唱完了那所識的一兩句，那高而響之聲又從頭再唱過——也是那所識的一兩句——唱了又唱——唱之不已。語其毅力，真是佩服！如是，那聲音趨向着白宅而來，愈來愈近，愈近愈響。蓋晦冥的夜色真足以加增人之勇敢，使其在白天時則含羞帶怯的用口吹嘯而在晚上則放膽高歌。

如此：

「我愛我的國家，  
民有民享民治，

我愛我的國家，  
民有民享民治，

我愛我的國家，  
民有民享民治，

我愛我的國家，  
民有民享民治，

我愛我……」

貞兒聽了，不自覺地自言自語。「那是華方！」

威廉一躍而起；這是他所不能忍的！他發足狂奔直趨前門，如血戰衝鋒然；其時恰可那唱歌者正要經過門外。

「你滾蛋吧！」他聲似雷霆的吆喝。

歌聲立停。彭華方急急逃命，有如狂風中之飛絮。

……現在有一宗怪事。

古代的先知，預言應驗不爽，他們「未卜先知」之術由來失之久矣，幸而哲人梅德令……

Maesterlinok 尋獲一部份之所失，因而可以對我們證明將來同時與現在並存。如他的證據是真的，那末，就在這一俄頃間當威廉恫喝威嚇那小子彭華方之時，有一個在六月中之快樂的晚上——由現在憂苦的今晚起算屈指計之尚有十年，九個月，另廿一日——那一個在六月中之快樂的一晚已經實實在在的在那裏那時出現而有禮拜堂的大風琴高奏結婚進行曲；而且這同一的華方，衣襟上插一朵白花，身當結婚大典的招待員——是威廉婚禮的招待員，可是如今（以我們通用的時間計算）威廉正要追逐恫嚇同此一人。

更有些奇事：

當威廉由前門回到石級上繼續其幻想之時，他那雙不肯輕信的眼睛忽見着一齣可驚可駭的小把戲——那是特別在他目前表演來氣他，激他的。在廊子不到十呎遠之處——還在明月亮照的石路之上（由前廊石級到前門之路）——賀仁道小姐正一步一步的行走——灣身作半圓形而行。這是她的拿手好戲，今則用作淘氣，激人，侮辱之工具。

「你滾蛋吧！」仁兒學效威廉剛才似雷霆的聲而拚命的發高聲吆喝。「你滾蛋吧！」她的用意如皓月之明亮，不言可喻。她利用自身來表演威廉，藉此以表示其個人對於威廉之意見，兼以爲貞兒復仇。

「你滾蛋吧！」她喉間咯咯作聲——其聲又與前異。

她那驚人的勇敢把威廉氣到幾乎連呼吸也爲之斷了。他喘氣；他思索用甚麼字眼來對付她。

「你……你……你……」他未言先喝。「你——你……你……你……這臉孔骯髒的小女子！」威廉第一次直接對賀仁道小姐說話就是這樣。

那就是這可怪的一晚之最可怪的一宗事。最可怪的，因爲，卽如生命一樣，表面上絕無一些可注意之處。可是梅德令仍然說得不錯。如果那在幾乎在十年後六月中之快樂的一夜，現在已經實現，則威廉那時正與華約翰並立於禮拜堂之當中路上之盡頭處，靠着無數鮮花綠葉，全路均以白綢帶子圍着兩邊；而威廉與約翰正在那裏等候着一些重大事情發生。然後「新娘來了」之曲慢奏，悠揚悅耳——有一位尊嚴，肅穆，香豔如玫瑰，溫靜如白鴿的年輕新娘，緩步前行，光亮的眼睛望透皎潔的白頭紗而與威廉的眼光交接。

是的，如果梅德令所言非虛，則威廉在這快到十八歲之九月中月光如鏡，夜涼如水的天氣中，自應該提前得聞其結婚進行曲之音樂——至少至少也可隱約得聞其怪異動情的回響

就在那裏，命運所不能干涉，或者對於潘小姐之痛苦的回憶也不能損害，他的無限的將來就在那裏花間月下。

他氣憤憤地要開步追逐，大聲吆喝，「你——你——你這臉……」

然而他止步停聲，不肯白費了氣于空洞的空氣中。

他的將來的新娘已走了。

（完了）



650

---

101040750

中華民國捌拾捌年肆月廿貳日

購

301

國家圖書館



001673909

音